



只有少數人能一眼看出這是國寶級的葉王交趾燒

——葉王 交趾燒——

青年間發展於嘉義，集塑造、雕刻、繪畫、燒陶等於一體。其中葉王的作品更被譽為「台灣絕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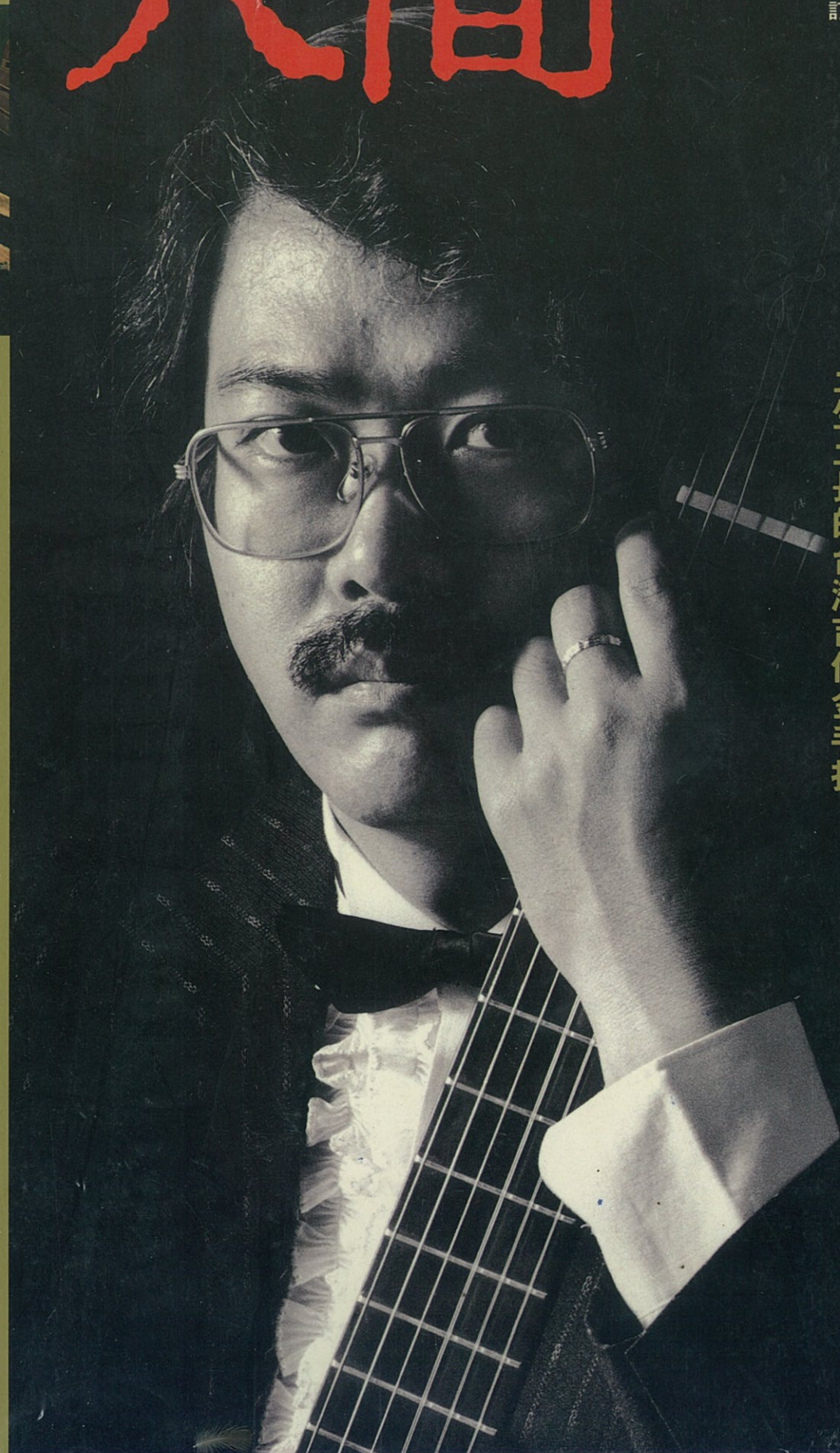
海尼根

專門為少數人釀就的啤酒

台灣錢淹頭殼

人間

47
9月號
訂價：178元



莊維仁：人民音樂家
土生土長的台灣吉他金手指

府上的 新三共胃腸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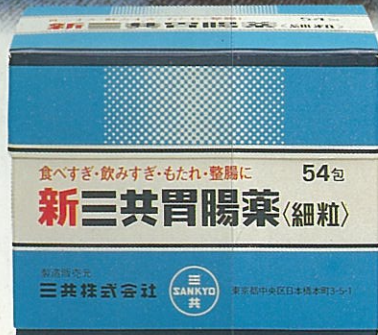
新處方！



日本原裝進口

有效解決因肉食等
脂肪攝取量增多的
現代飲食生活問題。
新製劑(細粒)容易服用，
迅速吸收，氣味清爽。

- 有效抑制因肉食而引起的「胃脹」
……脂肪消化酵素Lipase AP6
- 減輕反胃、胃痛，並保護胃粘膜
……持續有效的制酸劑
- 恢復食慾不振或胃弱的功能
……氣味清爽的健胃生藥



衛署藥輸字第016273號
衛署藥輸字第016272號

胃脹、過食、過飲、食慾不振
三共胃腸藥〈細粒/錠劑〉



三共株式會社

台北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4F
電話：(02)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襄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有孢子性乳酸菌製劑

Lacbon
酪可胖錠

腹瀉、便秘、腸喀答兒、消化不良

衛署藥輸字第12056號



傾國傾城的秘密 蜂花檀香皂禮盒

遵循古法煉造，檀香幽雅，
又能保持肌膚光滑嬌嫩，
佳節送禮最適宜。



八塊裝滿意禮盒
(8+蜂花檀香水)
定價：39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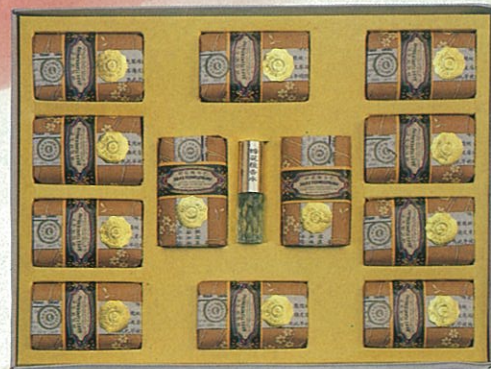


送者大方，
受者實惠

八塊裝富貴禮盒
(8+美膚皂)
定價：427元



半打裝禮盒
定價：216元



一打裝吉祥禮盒
(12+蜂花檀香水)
定價：539元



定價：2500元



台灣總代理：

鉅統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7F-5 Fax：(02)702-0589

台北：(02)702-8316 • 台中：(046)872848 • 屏東：(08)736-9062

人間系列演講之二

《環境篇》

留給我們子孫 一片美好的樂土

第一場

9月2日〈星期六〉19:00~21:00

主講者／林俊義〈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

講題／自然、環保、政治

第二場

9月16日〈星期六〉19:00~21:00

主講者／夏鑄九〈台大土木研究所教授〉

講題／都市與住宅問題

演講地點

台大校友聯誼社，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辦單位

人間雜誌社

參加辦法

●現在訂閱或續訂人間一年，
可免費享有入場券一張，請在劃撥單上註明場次。

●每場名額有限〈60位〉。

查詢電話／(02)708-1779 張惠雯小姐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一樓
TEL／(02)7091920-3

把心情的釣竿，甩出去
日月潭，上午8:10
捷安特登山越野休閒全能車



無限延伸您的視野

捷安特
GIANT

你的衣服，最愛搖滾



這裏所說的搖滾，不是搖滾樂，也不是搖滾舞步，而是飛利浦滾筒洗衣機的搖滾洗衣方式。市面上的洗衣機有轉盤、攪拌及滾筒系統三種型式。為什麼你的衣服最喜歡搖滾的滾筒洗衣方式呢？只要走進任何一家專業洗衣店，你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滾筒洗衣系統早已被證實為最能達到洗淨效果、同時又不傷衣服質料。飛利浦滾筒洗衣機所採用的，就是這種公認最完美的洗衣方式。

搖滾洗衣，洗淨效果面面俱到

滾筒系統，就是將衣服放在密封的不銹鋼滾筒中，藉著滾筒的左右轉動，讓衣服不停地被帶離水面再落入水中，像傳統手洗的動作，衣服一遍又一遍在水中拍打，將所有的污垢去除。

在洗衣過程中，滾筒內的水平面僅達到滾筒三分之一的部位。當滾筒轉動的時候，衣服不會因漂浮於水中而相互糾纏，所以完全沒有打結的煩惱。也因為衣服不完全浸泡在水裏，滾筒也多了一道其他型式洗衣機所沒有的搓洗效果，讓衣服面面俱到的翻

滾，所以它的洗淨力最強也最徹底。

溫水洗衣，最能徹底去除污垢

也許你不知道，水溫對洗淨力也有直接的關係，尤其是油漬，水溫愈高愈能洗淨。

飛利浦滾筒洗衣機具有自動調溫和周延完備的全自動洗衣功能。從冷水到60℃水溫，配合著13種不同的洗衣程式，你可以為你心愛的衣服找到最適當的清洗方式。不論是一般棉料、易褪色衣料、高貴的絲質毛料，不同的髒污程度，飛利浦滾筒洗衣機都能恢復其乾淨本色。

程式洗衣，電腦操控完全自動

從供水、加溫、洗滌、洗清到脫水，飛利浦滾筒洗衣機完全自動，根本不需要你隨侍左右，只要設定好洗衣程式，接下來的工作飛利浦自動會料理妥當。

此外，飛利浦滾筒洗衣機還有延遲脫水及不脫水控制功能，衣服可在最適當的狀態下，等待著你來晾曬。

眼見為實，歡迎現場參觀比較

飛利浦滾筒洗衣機，經國際羊毛局測試，確實認定可以洗純羊毛及絲質品等精緻衣料，所以你可以安心地將你的寶貝衣服放進飛利浦的滾筒中，讓它們在溫柔的搖滾中，得到最完全的呵護。

為你的衣服找一個最溫暖的家，你何不親臨飛利浦各地的經銷處，實地體會飛利浦滾筒洗衣機不勝枚舉的優點。有關產品之詳細資料，請洽：

台灣億利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建國北路二段33號
10F之8(02)509-3251

AWG-176



人間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真)
社長／張志賢
總編輯／楊憲宏

人間

47

編輯部

採訪組長／鍾喬
執行編輯／曾伯堯
圖片編輯／李文吉
美術構成／李男
執編助理／鄭一青
文字記者／陸傳傑
吳懷義

簡慧蓉 林育德

攝影記者／李文吉
特約採訪／陳列
林柏樑
蔡明德
蔡雅琴
曾淑美

張詠捷 何叔娟
王墨林 藍博洲
賴春標 吳仁麟
鍾俊陞 李翠瑩
顏新珠 廖嘉展

業務部

廣告部經理／陳映三
廣告部主任／邱思齊
廣告部／鄭守謙 王菊櫻
發行部經理／許靜芳
發行企劃／孫國樑 張惠雯
訂戶服務／林惠美 陸承偉
財務部／吳文娜
資料室／廖乾偉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零售每本：178元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之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人間 47



- 18 **《陳映真專欄》**
老是缺席總不是辦法
- 20 **《特別企劃》**
莊維仁：人民音樂家
台灣土生土長的吉他金手指
撰文／林育德 攝影／張詠捷
- 28 **《人間評論》**
一個難以產生人民藝術的社會
撰文／呂正惠 攝影／何叔娟
- 32 **《人間評論》**
搶救黑暗角落的藝術家
撰文／楊憲宏 攝影／何叔娟
- 42 **《人間生態》**
600萬元買斷烏世界
撰文／簡慧蓉 攝影／何叔娟
- 48 **《人間媒體》**
媒體批判媒體
——「歷史如何成為傷口」的製作過程
撰文／迷走 攝影／王俊傑
- 54 **《人間生態》**
貨櫃裏的獅羣
撰文／攝影／沈英
- 54 **《人間生態》**
它會是另一個關渡嗎？
救救蘭陽平原最後的沼澤地
撰文／攝影／吳永華
- 62 **《大陸台胞系列之一》**
草原上的蕃薯藤
撰文／黃樹人 照片提供／葉芸芸
- 66 **《大陸台胞系列之二》**
台灣人，你終於熬過來了
撰文／黃樹人 照片提供／葉芸芸
- 70 **《大陸台胞系列之三》**
望鄉老兵
撰文／林叔品 照片提供／葉芸芸
- 72 **《大陸台胞系列之四》**
海南島台灣兵
涂雕梁 40年說從頭
採訪／攝影／何文德 撰文／鄭一青
- 74 **《大陸台胞系列之五》**
嚴殺盡兮棄原野
為中國同胞之生命傲骨悲悼——
撰文／戴國輝 翻譯／陳映真

《台灣錢淹頭殼》專輯

- 78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一》：總論**
賭國春秋
撰文／趙定一 攝影／張詠捷
- 82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二》**
揭開賭博社會的邪惡面紗
撰文／洪湖 攝影／張詠捷
- 86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三》**
台灣錢史
撰文／洪湖 攝影／張詠捷
- 94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四》**
他老了國家不會養他
撰文／編輯部
- 94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五》**
紅龍擺尾·錢翻財滾
地下投資公司事件暴露的社會鬥爭
撰文／豐潤 攝影／資料照片
- 104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六》**
股夫票妻
「台灣奇蹟」漲停板
撰文／洪湖 攝影／張詠捷
- 108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七》**
錢獸傳奇錄
撰文／劉源 攝影／何叔娟
- 112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八》：人間放談**
台灣錢淹到那裏？
清算金融四十年
整理／鄭一青／吳懷義／邱美嬌
攝影／許村旭 素描／莊維仁
- 136 **《人間芳草》**
山頂囚仔
撰文／吳晨 攝影／何叔娟
- 126 **《人間歐洲》**
荷蘭中國人
撰文／攝影／Lambert 翻譯／曾伯堯



《封面圖說》

(一)
莊維仁——
一個在喧鬧台北街頭踽踽獨行的吉普賽，
屬於貧窮人民的「佛拉門哥」，
是他終身的信仰，
在琴弦的顫動與共鳴之間，
唱著流浪與貧窮的佛拉門哥人，
深藏在喉嚨中的悲傷，
(攝影／張詠捷)

(二)
這個史瓦濟蘭的獅子家族，
在全面禁獵下「奇貨可居」，
價值近千萬台幣却有行無市，
但是台灣商人總是
魔高一丈的弄得到手，
因為台灣的大富翁們要買回家擺闊。
(攝影／李文吉)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電腦打字：龍虎電腦打字 電話：(02) 3223332
照相打字：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零售每本：178元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人間雜誌社

錢湧金湧沒台灣



(攝影/張詠捷)

「台灣錢淹頭殼」封面故事，是《人間》對台灣金融的人文批判。在考慮這個題目時，《人間》編輯會議上，大家提出「錢坑台灣」「金錢潮」「熱錢如火」……總覺得無法表達出我們既面對事實又有諷刺、幽默的感受。「台灣錢淹頭殼」幾乎馬上博得大家「豁然而癒」的欣快感。

台灣諺語是「台灣錢淹腳目」，這是昔時古人說台灣是個好賺錢的地方，錢浪已淹沒腳盤。今天的台灣對投機者來說，錢豈只是淹到腳目，簡直是淹到頭頂上來了。吃不消，快窒息了。

從投資公司、股票市場回顧 40 年來金融的歷史謎題。《人間》雜誌所想提出的是：錢能載，錢也能覆。今天，我們所見的應該是「錢也能覆」，風水輪流轉的周期吧？

在如此錢湧金湧的時代，我們特別關注的是，那些被資本社會視為沒有生產力，沒有社會經濟價值，甚至「一文不值」的藝術文化工作者，他們的處境艱辛。

「人民音樂家」這是個崇高的、美麗的、人性的最終極讚詞。台灣有人民音樂家嗎？有不屬於商業過度包裝的藝術工作者嗎？這是值得紙醉金迷時代的這一代反省的問題，雖然，《人間》雜誌很明白，這一代大多數人是不會接受反省的指責。

莊維仁是國內少數精於彈奏吉普賽吉他與南美吉他的金手指，他的吉他演奏技法土生土長於台灣，却有世界性的水準，他能夠彈奏許多原始的佛拉門哥、森巴節奏音樂，他的演奏有魔幻感，音樂在他手中有不可思議的立體感與速度感。

《人間》選擇莊維仁做為我們關心本土藝術家的開始，一方面有感於錢火迷漫中，搶救藝術家的使命，《人間》沒有理由不挑起重擔。一方面認為莊維仁的藝術，不能消失於這個時代，這是時代重要的文化標準，我們不能不奮力穩住。

在截稿前，《人間》獲知有商人走私進口大量的象牙與獸皮，被五堵海關清查攔截。11 張連着獅頭的獅子皮，在粗糠堆中被取出。本期刊出 10 張獅子皮（一張已被採樣送檢）的感人合照。這是南非港口來的，產地是史瓦濟蘭，台灣是進口港。台灣如此之富，富在這樣沒有文化，不文明的路向上。拍照時，《人間》工作者感到無比可恥。

人民論壇



場景錯了
致人間雜誌：

看完 45 期人間《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專輯之後，頗有深感。其中「現場二」題名為「矛盾與矛盾的對話」一欄曾提及台北學生支援大陸民主運動，我當時也在所謂「歷史的傷口募款活動演唱會」現場，只覺得這個由台北市高中班聯會聯合主辦的活動，就像一場鬧劇，毫無意義。但是在此希望能告知貴刊，在 45 期第 63 頁的圖片乃我上面所提及的活動，從 6 月 7 日（端午節前夕）晚上 9：00 開始至 6 月 8 日清晨 5：00，而圖片文字說明所提一位北一女高三學生的投書所言救國團主辦「手牽手心連心」活動配 500 名額給北一女之活動，乃是在 5 月 31 日中午在中正紀念堂舉行，與圖片所攝場景不是同一次活動，且 6 月 7 日晚上的活動，儘管「玩通宵」帶動唱」，第二天是端午節休假一天。並不會「在上課時間打瞌睡」，特此

一個北一女高一學生

我支持無住屋運動

對最近，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爭取權益的行動，個人表示無限的支持，希望他們能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我是台南人，最近幾個月家裏才剛買下一間房子，以前則受盡搬家之苦，所以很能了解這組織裡的成員所受的苦。

前幾天看了報導，知道組織成員們赴執政黨中央黨部時，受到冷落，一個國家的執政者竟如此不重視人民的痛苦，實在令人痛心，然而民進黨似乎也沒有良好的方案。年底選舉將至，設若朝野兩黨都不重視小市民的痛苦，鄙人建議：用投廢票表示不滿。或許這不是個好方法，卻是實際的站在選民立場，發出的肺腑之言！

當我知道無住屋團結組織成立時，感到非常興奮；終於有人起來宣告「住者有其屋」的理想了。我聽說法國的社會政策中，十分保障「現住者」的權益，或許該組織可以去尋找有關資料，做為訴求的目標之一。

總之，我非常支持這項的行動，希望該項活動持續下去，能令今後的小市民，都能有「立錐之地」，而不是無殼蝸牛。

祝大安

民衆潘翰聲上

官逼民反——加油站的問題

人間雜誌編輯部：

本人為高雄市七賢二路 276 號豪門大廈之住戶，本大廈 46 戶之住戶近來一直為了政府開放民營加油站所訂定的法規未考慮百姓生命財產安全，而與有關單位協調、抗爭。令我們傷心的是，當我們希望和平、合理、合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時，政府官員給我們的答覆竟是「惡法亦法」。這個事件讓我們對「官逼民反」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無奈。

我們這棟 12 層大廈右邊緊臨著一塊空地，空地地面寬 21.5 公尺，縱深 28.5 公

總編輯的話

8

楊憲宏

9

人間 (1989年・9月)



尺，再過去為 15 層高之私人診所。最近這塊空地突然大興土木，要建加油站。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怪事。在這麼窄的空間建造加油站，緊臨兩旁建築物，完全沒有安全距離（連防火巷都沒有），政府怎麼會允許？經我們大樓住戶合力奔波詢問的結果，隔壁民營加油站取得的是「合法」的執照。政府對民營加油站的管理規則中，並未明訂加油站與住宅或建築物間的關係，僅限定加油站的地下油槽需離地界 30「公分」以上，加油機需離臨地建築物 4 公尺以上。根據這個規定，比鄰的加油站真的將油槽設於離診所 30 公分的地下。

我們研究有關加油站的相關法令，發現法令對油庫的規定比對加油站的規定嚴得多；令我們不解的是，油庫必需與建築物保持安全距離，加油站就不需要了嗎？加油站下面的地下油槽難道不是小型油庫？就算油槽不會爆炸，加油站所造成的空氣污染難道不需要一個相當的空間來散發？

當我們將疑點詢問高雄市工務局，該局謝副局長坦承「30 公分」是有點可笑，

他也感到懷疑。但他說法令不是他定的，我們應該去找經濟部。隨後他又強調「惡法亦法」，就算法令有錯，大家還是得照現行法規行事，沒有理由阻撓加油站施工。

經我們多方奔走、請教，得出了一個結論，即大多數人都承認「加油站管理規則」訂定的太草率、有漏洞；但大家都以「惡法亦法」為護身符，要我們遵守惡法；不論如何，政府都得保護「合法」的業者。致於為何一個攸關大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法規會制定的如此草率，則是我們這羣市井小民所無法探究的內幕了。

我們不禁要慨嘆，我們合情、合理，却不「合法」；加油站業者不合情、不合理，却「合法」！

有人說我們是全國第一件對民營加油站發難的案子，我們何其有幸成為第一個抗爭者，又何其不幸因為是第一個，而可能成為「惡法亦法」及「既往不咎」下的犧牲者。不管如何，我們決心繼續抗爭下去，因為加油站一旦開始營運，它所造成的安全顧慮及空氣污染等問題，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我們。我們不願意等問題發生了再來談賠償，更担心屆時沒有多餘的性命來享受賠償。

更重要的是，即使這項抗爭在「既往不咎」下，未來只能替他人鋪路，我們也要讓政府儘快修改掉這錯誤得足以致命的惡法。

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向你們揭發這個由政府核准通過，正在全國各地埋下不定時炸彈的可怕事實，希望貴社能秉著一貫追求真理與人道之精神，重視此一問題之嚴重性，並喚起其他可能成為受害者的無辜百姓重視自身權益，否則亡羊補牢，為時晚矣！

讀者
豪門大廈 8-4 住戶敬上
豪門大廈管理委員會聯絡電話 (07)3151933

替阿兵哥申冤

在過去解嚴前軍中的事，總是個黑盒子，外人無法窺測。但提到服兵役又是官方所宣稱國民義務，真的是去他媽義務。人生黃金歲月從 20 開始，而在開始前就得服兵役，為國保戰，但卻没人去關心那些服兵役間喪失最寶貴生命的阿兵哥，從兵訓中心至下部隊而至演習中，一年中喪失多少人從未聽到輿論間有任何報導。很希望人間雜誌替那些喪失生命，失去親人家屬申冤，畢竟軍中有著太多黑幕，需要有正義感輿論去揭幕，讓社會去了解，不要再讓下一代踏著上代錯誤步伐！

一讀者敬上

軍人的心聲

感謝刊出軍人的腐化、特權，請繼續做更深入的報導。

於 72，73 年間（不知正確時間），立法院逕行通過將 63-66 年班軍官延長服役 5 年。現今已確證該項作業完全錯誤，人事管道已遭堵塞，且有更為嚴重之趨勢。因 15 年服役期滿，與社會長期隔絕，該批軍官轉而恐懼退伍，紛紛要求再延長 5 年而達到可吃 20 年終身俸的目的。

升遷管道堵塞而致士氣低落非同小可。請加強這方面的報導。

一軍中讀者上

請善心人士幫忙

各位人間雜誌社的叔叔阿姨：

你們好，我們是一個非常清貧的家庭，有一個年邁的老祖母，她老人家帶著我們小孩子在內湖幫傭。還有一個出世就患先天性腦膜炎的舅舅，他現年三十歲，連累祖母 30 年，從他一出世發現患病後，我那祖母天天背負他求名醫，只希望他趕緊好起來，可是天不從天願，人不從人願，病情不但不見好轉，反而更嚴重。一拖就

30 年到現在真的沒有辦法了。所以想請貴雜誌社為我們登一則報導，請求一些各界的善心人士，給我們一點幫助謝謝。（無理的請求請原諒）。78 年 7 月 27 日

鄭安如敬上

電：796-5362 找鄭媽媽

天安門事件的省思

讀《人間》6 月號《悲傷中的悲傷》，對文內有關中國知識分子現況的分析深表贊同，但對文章結語，卻頗感到意外。

從學生悼胡耀邦開始，我一直注意他們的意見和要求。第一個反應是當前的民主運動思想倒退了，遠遠不及 79 年北京之春的思想深度和尖銳度；第二反應是運動的思潮逆轉了，雖然那時（以至 6 月 4 日之間）還未見到理論文章，但可以強烈感覺運動主體對「西方民主」的幼稚認許和主張。即使在那個時期，就可以看到，一直走在運動最前列的北高聯，實際上只求當一個反對派——爭取有如歐美議會、議會內的反對黨派的出路。這個要求，其實正是 10 年開放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結果：不顧一切的市場化，壯大了以資本為首的階層，給了能跨入知識特權領域的「大學生」、「知識分子」「發揮所長」的利益和空間。運動的主導意向，是讓他們能進入權力架構，以技術官僚的身分來改造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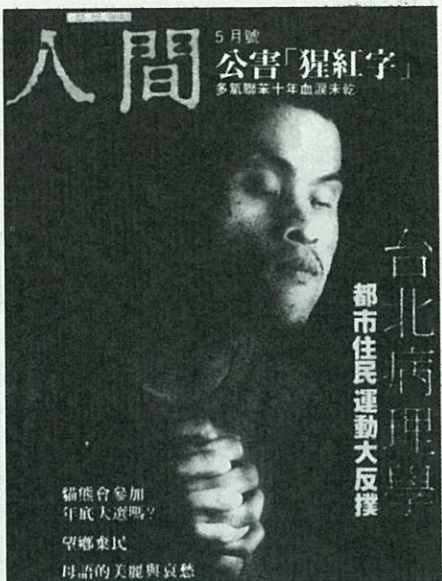
運動的主導思想如此，「主體」如此，註定了 5 月 20 日戒嚴令頒佈後，學生和知識分子「無所適從」，而只是一味坐在廣場束手待斃。20 日以後最初緊張的兩三天，他們沒有在組織上準備任何開鼎政權的重新部署，正是反映了他們在思想上毫無準備——一般而言當然由於學生和民衆們缺乏經驗，而深刻原因是學生和知識分子沒有革命的意思。

自然，事態的往後發展，其實毋須因而把過責推諉在他們身上。他們從來沒有準備過歡迎民衆，也沒有真正歡迎過工人那熱情的來求取政權。至於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無所適從」，則更難於理解。他們在思想上的「無所適從」，其實毋須因而把過責推諉在他們身上。他們從來沒有準備過歡迎民衆，也沒有真正歡迎過工人那熱情的來求取政權。至於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無所適從」，則更難於理解。

（工人有了自治組織，但始終被拒在廣場指揮部之外），而是，他們一向就沒有邀請過民衆，反之，是不歇地劃清界限，強調他們的「純粹性」及「學運」性質。然而運動之能迅速發展及夠發展，學生能一直安穩地坐在廣場，正由於民衆以血肉之軀讓坦克從他們身上輾過，而民衆要出來不單由於學生，更重要是 40 年來官僚制度的驅使結果。

但坦克如此屠城能讓全國人民，從此就安穩就範嗎？當工人已經跑了出來，還會停止嗎？我想決不會。是社會的深刻危機讓他們跑了出來，而不是學生和知識分子（雖然甚至民衆和工人也以爲如此）！不管中國的開放政策在這一兩年內是否能夠如前全速開動，過去 10 年以至過去幾個月，種下的深刻經濟危機無可避免地讓工人和農民嚐到苦楚！就正爲了這個原因，工人也是要走自己的路。憂只是憂，中間不知要走幾多迂迴。2 月中我去了一趟大陸。這次旅行是漫無目的的，也沒有事先計劃的路線；我只是想看一看中國的老百姓，隨便那處，什麼人都可以。旅行從 2 月中到 3 月底，從雲南開始到北京馬路。給我最深印象的，是雲南一個長途貨車司機在一頓飯間的一席話：「六、七十年代我們讀到攻擊香港社會腐敗的宣傳，我們都不相信，一心羨慕香港。開放十年，我們終於明白什麼是兩極化，我們不再羨慕香港，知道什麼是貧富懸殊。」而他是住在雲南和緬甸一個窮鄉，知識水準不高的司機！我問像他這種思想的人多不多？他說他和村裏幾個朋友都是這樣想，大家經常坐在一起談這論那。

及後我在四川遇到一個國營推銷員，在長途汽車的顛簸中給我上了農村真相的一課！他教我這個生長於城市的人怎樣看透農村富饒作物的表面，看到農民的貧困生活，看穿農村的所謂富戶和官倒的關係和真相！而他不像多數我遇到的人那樣帶著艷羨的目光和耳朵，貪婪地詢問香港的繁榮。他教我這個生長於城市的人怎樣看透農村富饒作物的表面，看到農民的貧困生活，看穿農村的所謂富戶和官倒的關係和真相！而他不像多數我遇到的人那樣帶著艷羨的目光和耳朵，貪婪地詢問香港的繁榮。



榮。當我想告訴他香港多數家庭實際處在富裕社會裏的赤貧狀態，他打岔說：「香港啊！我知道，我遇過從那裏回來的新移民同鄉，她在那邊生活、工作可苦呢！香港是有錢，但貧富懸殊厲害，多數人都是辛苦啊！」然後他繼續向我解釋去年底的所謂反通貨膨脹，怎樣損害更多人，肥了更多人。

在西安我遇到一個主動和我傾談的年輕女子，她是大飯店的服務員。在飯店她或許有那著名的晚娘臉孔，我不知道，但這時她向我介紹西安工人的生活怎樣困苦，老百姓多麼不滿……因此當 4 月 22 日我知道西安暴動，感到那是當然的，因為我已經有過切身體驗，隱隱有了預感。

這些偶然的交談當然全然沒有統計學家所謂的抽樣調查的代表性，但有著強烈的脈搏跳動。而所謂開放政策所造成的階級分化是真確的。所以我的短暫聽聞也並非道聽途說。因此我對這次民運雖然悲慘失敗，然而所起的效果卻是樂觀的。因為我在旅行途中已經看見過希望。這次旅行給我的好處無窮無盡……。

香港 李鳳 2/7/89

〈人間追蹤之一〉

等國宅，真不如等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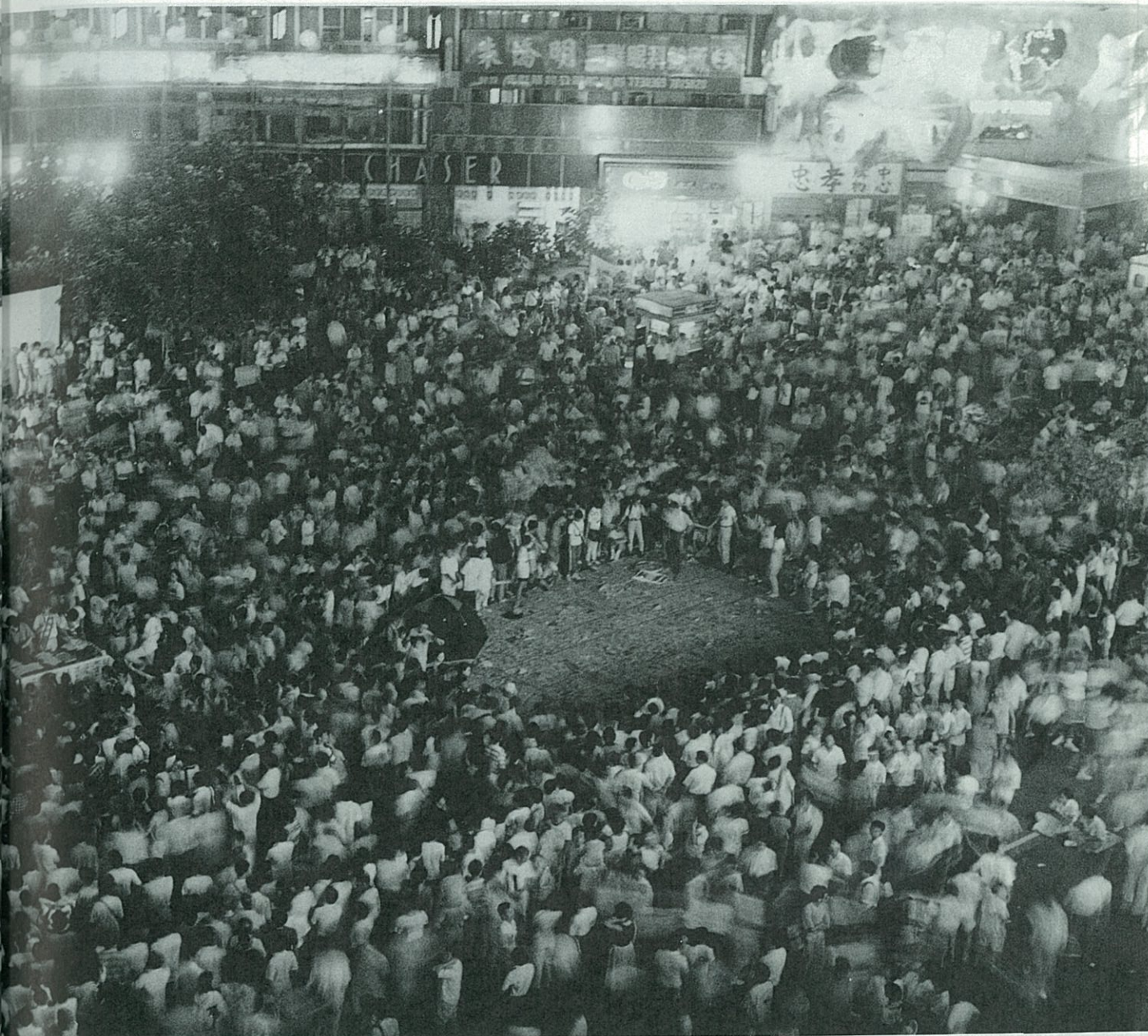
近

幾個月來，住宅短缺以及交通紊亂的問題，不斷成為坊間熱烈討論的話題。特別是前些時日民間的「無住屋者團結組織」宣告正式成立之後，由於這羣積極關懷社會公益的教師們，在面對嚴重的住宅匱乏問題時，以理性的訴求、和平的手段不斷針對房地產炒作以及不當的住宅政策，提出具體和迫切的訴求，因而普遍受到民意和媒體的鼓舞與聲援。

5月17日，無住屋團結組織推派3名代表，前往新聞局欲進入會場，旁聽由內政部長許水德召開的記者會，卻遭致新聞局官員攔阻於門廊之外……。由於，這項記者會是由行政院長李煥指示許水德召開的，一時之間，顯得狀況格外嚴肅。

然而，儘管執政當局動用了國家行政最高首長，對這日愈嚴重的住宅短缺問題，傳達了關切的意見。但因為許水德在答覆現場記者的詢問時，仍然祭出舊符咒來解決新難題，是以讓人深感光是口頭上喊喊「誠意」，提出來的辦法卻空洞無憑，終究無法稍稍解決住宅匱乏的空前緊急現象。

許水德在這國民黨剛完成提名手續的隔夕，便主動表示國家對住宅問題的關切，無疑地，立刻會讓人聯想起這是一次為年底選戰鋪路的談話。當然，在強調選舉是公平競爭的社會裡，選前就算做了譁天下之眾的「秀」，似乎在全球的所謂「自由陣營」的國家裡，都是稀鬆平常的事，彷彿也是理所當然。問題就在於，即使是作秀以獲取選民之寵，也應該掌握免落人口實的原則，否則一但問題的真相被揭穿，說謊話的人，就只有夾著虛偽的尾巴連跑帶撞，盡遭各方抨擊的份了。



1989年8月26日晚
萬人夜宿台北街頭
攝影/張詠捷

許水德在記者會上表示，為興建合理價位住宅，該部正積極推動中低收入住宅方案。持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廉價土地興建每戶20至40坪，房價在180萬至250萬左右的住宅。至於落實這項方案的辦法，許水德說：初步先行解決台北、台中、高雄三地都會區的住宅需求，同時已經勘選適合的都市周邊土地484公頃，約可興建1萬零70戶的公共住宅。

許水德的這項計劃方案可謂天真，眾所

皆知在都市化人口快速集中，大眾運輸系統又配合不上的狀況下，大量聚集於都會中上班或工作的市民，如何能忍受漫長的通勤時間，又如何能保證受薪階級每個月那份得自大老板的薪資，不被難以稍忍遲到的現代企業化管理制度所苛扣呢？

從1970年代，國內房價狂飆猛漲的現象出現以來，國家對住宅政策一直未扮演絕對性的角色，任由自由市場來取決住宅的市價，當國家有關部門對社區規劃不盡

合一般標準時，通常便任由惡劣狀況持續惡化下去，稍知國宅政策發展歷史的人，都不難明白如此的事實。許水德身為內政部長若對住宅政策知悉多些，他應該徹底檢討過去國宅規劃缺乏的弊端，再來談未來的公共住宅方案，相信這才足以取信於民。

不面對政府內部的公共住宅不當政策，盡開出如何又如何的治病藥方，恐怕難能醫治沈痾經年的住宅問題罷！

撰文■吳鏽鳥



然而，許水德部長的第二項實施方案，更是讓人深深陷入困惑中。他說：積極開闢淡海新市鎮：淡海新市鎮位於淡水以北，面積約 1,700 公頃，配合捷運系統，應予積極開發，以分散台北盆地過度集中的人口，並解決中低收入戶住宅問題。

住宅成爲一種商品，是全部住宅政策中最引人非議的話題。許水德認爲開闢配合捷運系統的淡海市鎮，足以解決並疏散過度集中的住宅問題。這項提法恰恰犯了致命的錯誤。因爲，在台灣，住宅非只是一種商品，且已演變成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價商品，這背後原因就連剛進國的少年都說得出來。那麼，難道許部長不知道目前只要捷運系統接駁上的地區，就算再遠也已經橫遭房地產業者炒作殆盡了嗎？又如何配合捷運系統廣建公共住宅，以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屋困境呢？

台灣的住宅問題必須放在國際分工關係下來看待。1960 年代由於中心國家將大

邊陲國家，以解決中心國家勞動生產力無法提高的難題，台灣在當時便以本土資本和跨國資本相互結合的模式，展開加工出口型的經濟發展。結果便是國家有關發展部門對農業地區展開高度擠壓政策，讓壓低糧價後爲數廣大的農村人口，密集地補給進工業部門。跟隨著農村人口的大舉集中到都市邊陲加工出口地域，都市住宅、交通問題在有關當局毫無準備的前提下，措手不及。等到事情嚴重到都市危機產生時，似乎一切已經太遲了！

也就是在都市弊端叢生的時刻，大約在 1970 年代中期，房地產炒作依附著日漸碩大的民間壟斷資本，變本加厲。面對這種狀況，僵硬的官僚體制向來束手無策，直到今天仍由有支持房地產業者的經濟專家，認爲應該讓房價成爲自由市場的一部份。試問廣大的都市中、低收入戶，在這樣聲稱經濟發展朝向「國際化、自由化」量的技術性低和勞動剝削嚴重的產業移往

「無住屋團結組織」
既前衛又溫和諷刺
的抗議

攝影／張詠捷

的官方說法面前，如何相信國家有誠信和能力來解決諸多住宅難題呢？

因而，解決目前日益危機化、嚴重化的住宅短缺問題，唯一的途徑便是：發動更龐大的民間、草根性力量，強制扼止官僚，民間壟斷資本罔顧中、低階層民衆基本民生需求的房地產炒作。若果這項行動不在短期內獲致立即性制裁功能，中、低收入戶的住宅問題，勢將演變爲影響力廣泛的都市社會運動。「無住屋團體組織」的抗議：「等國宅，不如等棺材」，也將成爲揮之不去的噩夢！

《人間追蹤之二》

八二三， 金馬人上街頭



「戰」地政務實驗千古、金馬民主自由萬歲」偌大醒目的標語，八二三當天出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近百名金馬旅台人士聚在大孝門左側，進行「還我金馬憲政」遊行。

「爭人權」、「爭自由」、「廢除戰地政務」、「反對軍管」、「要民選縣長」、「成立縣議會」、「馬祖要飛機」、「發揮八二三

8 月 23 日近百名金馬旅台人士在立法院前請願。下午又至新店市「福建省政府」抗議，高呼

「福建省政府擺在新店，難看！丟臉！」「福建省政府立即遷回金門」等口號。

撰文／攝影■何叔娟



在冷戰結構，兩極對立之下長大的青年。

精神」、「不民主寧願死」等口號，沿途不斷此起彼落徹響在遊行隊伍裡頭，隊伍經杭州南路，濟南路到立法院，監察院，國防部請願。下午續至新店市「福建省政府」所在地，要求福建省政府結束「流亡政府」生涯，立即遷回

金門。

「在我們16歲時，村公所分配給村內男孩一人一枝接收二次大戰後接收到日軍的七九步槍，說要擦拭保養，以應戰地非常情況，協助軍方捍衛家園。在課餘甚至課堂上還必須出操，從事戰地建設的勞動。軍中的上級單位表示，這是保鄉衛國，戰地青年應盡義務。」民國43年出生，從戰地金門遷台多年的董羣耀這麼說。

「我媽媽53歲時，被軍方的流彈傷及左耳上方的交錯神經，右半身癱瘓。今年5月1日過世。她受傷時，我才讀高中，哥哥把母親送往東沙軍事醫院，竟遭院方拒收。後來由於病況緊急轉至尚義醫院（後改為花岡石醫院）。軍醫當時也建議轉到台灣治療，但民國61年，那時那來飛機運送。就這樣，一顆流彈，讓我母親臥病床榻，苦捱17年。一家人的生活就這樣陷入困境中。像這樣被軍方流彈所傷的實例，在我們村裡，不被人知曉的還有許多。

「公務人員不能參加遊行，我們今天來關心自己的故鄉，總不犯法吧！」一位來自馬祖，擔任警察職務的林先生激動地說。

任職新聞局，一位馬祖同鄉也有同樣看法。「法令規定，不能明目張膽參加遊行，在幕後幫忙，為自己的故鄉做事，爭應有的權利，總可以吧！」「金馬在台的人有很多擔任公職，苦在心裏難言，不敢出面，要不然來的人會更多，今天是請假來參加的。」他說。

現場也有一些為了這次遊行，特別自金馬來參加的青年，不約而同的表示自己的權利要自己爭取，對台灣和金馬百姓人民的差別待遇，有著忿忿不平的難解。

今年要代表金馬地區出來競選立委的翁明志說，「今天的請願，立法院如果沒有給我們確切的答覆，往後還將有無數個八二三遊行抗議。」活動的發言人卓至臻也表示在台灣解嚴和開放大陸政策下，若不還我們金馬民主憲政，將聯合金馬民衆以投廢票方式來抵制。而今天的遊行只是整個活動的一個序幕而已。✚

清新的民間力量



楊達 (1905—1985)

一千株蘭花・一千名蘭花戰士！

■楊達「和平宣言」

1949年，作家楊達因為發表一篇「和平宣言」，主張人民民主、社會平等、反對台灣托管和獨立，因而繫獄綠島12年。出獄後，楊達以「壓不扁的玫瑰」，象徵著他抵死不肯向法西斯政治屈服的抗爭精神，繼續為民主政治做出偉大的貢獻。

■「蘭花戰士」的募款運動

楊資崩，作家楊達的兒子，繼承父志在大溪鄉下種植蘭花為生。他說：「這一千株蘭花，就作為王津平參加立委選舉的基金吧！」

楊達這一家，代表著為台灣民主做出貢獻的歷史見證。從「壓不扁的玫瑰」到「一千株蘭花」，我們深感金權政治下一股清新的民間力量是正在崛起。

■以下是我們的募款辦法

1. 每盆蘭花義賣一千元
2. 電話登記贊助，專人送花
3. 「一千名蘭花戰士」募款運動，自即日起展開，至12月2日投票日止。

王津平

選舉後援會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93號3F

TEL: 7010090・7010309

FAX: 7000208

老是缺席總不是辦法

八月中旬，在日本橫濱，開了這樣一個國際性的會議。

這個會議，除了日本本地各式各樣民間的和平主義、進步主義、女性和環保運動的團體和個人，還邀請了來自亞洲太平洋地區，為和平、民主解放、進步、環境保護、勞動者和農民以及婦女而工作的個人和團體的代表，共聚一堂。

這個會議，是由日本革新系「非民間組織」(N.G.O.)、草根運動家、宗教家、學者和理論學家共同推動。在七月中下旬就在日本廣泛的地帶展開的「二十一世紀人民的計劃」的一個組織部份，以「希望一個和平與正義的亞洲·太平洋」為總綱、探討亞太地區民衆水平上的「另一個亞太地區」的(Alternative Asia-Pacific)的會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人類被分割在兩大陣營中，依照陣營的價值和意識型態生活起居。而在陣營的邏輯和修辭中，世界充滿了區域戰爭、壓迫、逮捕、監禁、刑殺和放逐。這一切的悲劇，又被陣營化的國家和國際權力，以「科學」、「技術」、「經濟開發」、「富裕」、甚至「自由」和「民主」這些堂皇的簾幕遮蔽，却實際上在遼闊的亞洲·太平洋地帶，在廣泛的第三世界各國、各民族中、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著兵災、掠奪、周邊化、支配、飢餓、夭折、文盲和大自然的廣闊而迅速的破滅這些陰暗的部份。

然而，當 20 世紀接近了尾聲，人們悄悄地注意到一些巨大的變化。

白人中心和白人強大暴力下的南非黑種人民，半世紀來前仆後繼的反抗下，已經引起人類的公憤，南非白人政權，已經無法肆無忌憚地續行對黑種人民駭人的壓迫。在美國霸權猶太種族主義縱容下，以色列對

巴勒斯坦人民的殘虐壓迫，受到聯合國大多數國家的強烈譴責，並且公開予尚未建國的巴勒斯坦以國家的承認，打破了只知霸權、領土、主權，而不知有人民的傳統「國家」概念。

貧窮國家的會員國，佔壓倒多數的聯合國，公開譴責了國際大企業對人類、民族、資源和環境的掠奪。人民革命打敗了美蘇分別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帝國主義干涉。傾耳凝聽，人們可以清楚地聽見全世界弱小者一被壓迫民衆、婦女、原住民甚至兒童反叛蜂起的吶喊。既使連美國也無法控制的，自己的跨國產業對外無窮擴張，已使美國的資本主義產業空洞化，國力日竭。1988 年戈巴契夫的「改造」主義，表現霸權蘇聯從軍備競賽、干涉、和支配的重軛下抽身的創意。

人們在說，瞧，世界在變，而且已經變了。畢竟，變化才是世界基本的本質啊……

善良的人們或者謹慎、或者充滿信心地說，驕蠻地誇言管理、技術、效率、科學、發展、計畫、武力和權力的世紀，已經向著溫柔却堅定地講生命、生活的信念、母性、兒童、食物、飲水、自然環境、反核、反戰、和平和愛的世紀轉變著……

然而，這些善良的人們可沒有忽視「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取代赤裸的新殖民主義所進行的罪惡。他們批判富國偽善的援助計劃。來自亞太地區的朋友當著日本市民，控訴日本「官方開發援助」(O.D.A.)強化受援法西斯政權、強化受援國的從屬化、強化受援國人和自然的被害。

「人民對人民」的「團結」(Solidarity)、人民對人民的「聯繫結構」(network)、超克了國家和國際權力的、民衆水平的、「草根的」(grass root)、「另一種」(alternative)亞洲·太平洋…成了會議的關

鍵辭 (Key words)。事實上，我好幾次被身軀瘦小、思路清晰的亞洲朋友的演講真切地感動。一種接近宗教性的喜樂、善意、祝福和決意，充滿了會議的每一個過程。不能否認，這是當今生活中罕有的思維和靈魂的淨浴。

然而，「團結」、「聯繫構造」、「另一種」選擇這些話，過去在國外的善意而勇於鬥爭的人們的遇合中也常聽見過。但一旦分開，却又重歸於無力和孤獨。

世界是在變化，而且已經變化了。但同樣的事實是，國際獨佔資本的規律所造成的暴力和深重的壓迫與掠奪的各種國家和國際權力，也依然強大地存在著。沒有人民堅強艱苦的鬥爭以求這構造的根本變革，「另一種」的、人民水平的構造是不可能的。戰略上有世界人民團結取勝的決意和信念，與戰術上充分、具體地認識世界規模的資本與國家／國際的巨大力量，似乎應該分別對待吧。

會議中對強國「發展」和「富裕」所加於世界人民和環境的加害，提出了深入具體的控訴，對附帶險惡條件的大國的「援助開發」的偽善，提出了動人心魄的批判。善良的人民祈求著「帶著人的臉孔」的發展方策，討論著尊重生命、母性、自然，有和平與愛的共存共生的未來。

南非的朋友向我訴說台灣的資本如何支持和延長殘酷的種族隔離主義；尼加拉瓜的神父告訴我台灣為法西斯政權開軍火廠、為恐怖肅清貢獻計謀。菲律賓的朋友告訴我台灣男人在他的國家羞辱他的姊妹同胞……

想到四月在美國加州波麗那斯的「中國討論會」上、那些醉心於「現代化」、「發展」、和美式「民主」、「自由」，却對「開發」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內

容，一無所知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和學生；想到悲傷的「天安門」事件。

啊，中國大陸的朋友應該來的。不論是官方的「現代化」派「智囊」應該來；哭喊著祖國的自由和民主的知識份子應該來；以「台灣經驗」威世驕人的台灣知識份子也應該來一趟的。

1950 年以後，有過一段時間，中國（大陸）人民有過人民的國際關係視野；有過第三世界窮人的團結互助觀點；有過重構「另一種」世界經濟秩序的志氣；有過以人的解放為中心的發展概念。世界的窮人、飢餓的人、被掠奪的人們，曾經一度把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性，寄希望和條件於中國人民自立更生的事業。

會議的執行部告訴我，他們邀請過中國大陸的人來。中國的學者缺席了。理由是「避免在會中談論天安門事件的尷尬」。

對於「天安門」事件，亞洲的窮人朋友，是痛心、扼腕多於譴責。有一位窮人朋友說，當天安門內傳來槍聲，悲傷之餘，只能找魯迅的譯本尋找安慰和力量。有幾個朋友告訴我，50 年代末，「當毛主席還在的時候」，他們如何在中國召開的窮人的會議上，受到畢生難忘的鼓舞。他們說，為了「沒有人的面孔的開發，引進外國人的技術、資本、商如和思想，它的後果，沒有一個窮人的「國家」力量可以控制。」

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應該重新回到國際「窮人」的社會來。因為橫濱的會議，又一次生動地表現了一個永久的真實：只有物質上貧窮，又不以這貧窮為貧窮的人，才有最富裕、最有創意的心靈，才能對生命、自然、和平的愛，保有永不遲鈍的反應和夢想。

是的，為了共生、團結的人類，世界的窮人是如何熱切而溫柔、真摯地呼喚著中國啊……

撰文■陳映真

莊維仁用「來自貧窮人民」的
佛拉門哥音樂詮釋着台北的文化貧薄，
像每個安達魯西的吉普賽人，
他用辛勞之後的粗糙指尖
彈奏激動、悲傷的佛拉門哥……

「流浪」不是浪漫、「貧窮」不是浪漫，貧窮人民與生活搏戰的艱苦肢體不是浪漫、廣大無產羣衆的勞動身軀更不是浪漫，當然也存在不了任何唯心的美感。而所有關於「流浪的浪漫」和「一無所有的浪漫」大抵只是有錢有閒階級排遣生活的昂貴而虛無的奢侈品罷了，吉普賽人和所有在流浪的貧窮人民並不懂得這些豪奢的浪漫和美感。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流浪的吉普賽人」即等同於極盡「浪漫」的小資情調，和充斥着文藝氣質的美感，一種昂貴的情調商品，一種典雅高貴的浪漫。

貧窮人民的佛拉門哥

經過好幾個世紀的流離失所，和來自各強勢民族的迫害之後，大約在 14 世紀初葉，一羣來自印度北部、膚色淺黑的類高加索人——吉普賽人(Gypsy)，終於到達了東南歐，15 世紀他們到達西歐。他們按照在歐洲固定遊動區域的形成先後，分成了幾個居民團體，在巴爾幹半島和中歐的，叫卡爾德拉什人(Kalderash)；而活動於伊比利半島，北非和法國南部的，叫吉塔諾人(Gitanos)，西班牙境內的吉塔諾人又以活動的領域進一步加以區分，住在安達魯西亞(Andalucia)的吉普賽人，他們被叫作「Flamenco」——佛拉門哥人。「Flamenco」原本是當時對「傲慢自大而又

裝模作樣的人」的戲稱，但是，慢慢的「Flamenco」却又代表着居住在安達魯西亞的人們，以及他們所融合各民族特色的一種舞蹈與音樂形式，到現在，「Flamenco」所象徵的，已然不是「傲慢自大而又裝模作樣的人」，而是一種發源自貧窮人民的即興而節奏明朗的「嘶啞之音」，他們用「在喉嚨中的悲痛」敘述着生活的悲劇與不公、憂傷與喜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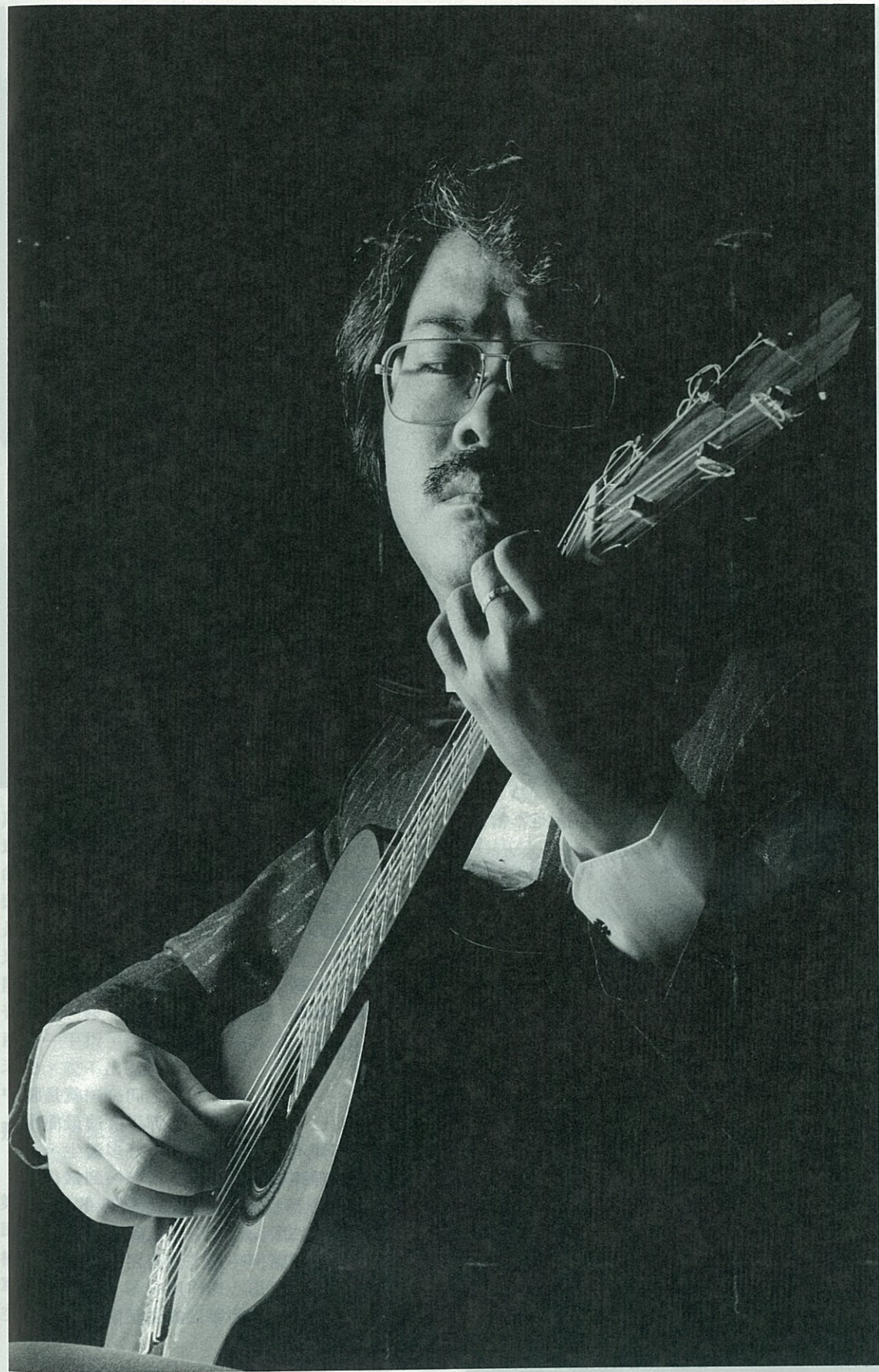
安達魯西亞的深沈之聲

安達魯西亞自羅馬時代開始即負歌唱與舞蹈盛名，在這個包括伊比洛民族、腓尼基人、希臘人、卡達克人、羅馬人、日耳曼人、摩耳人、莫札拉鼻克人、希伯來人、印度人、波斯人及吉普賽人的多民族交錯之地，融合了拜占庭及印度、希臘的宗教禮拜儀式，自 14 世紀起，演變成爲吉普賽人、阿拉伯人、猶太人等各民族，以及被社會遺棄、混居於上流社會邊緣的基督徒的歌舞，而將各民族音樂特色結合成「Flamenco」的，乃是吉普賽人。這種音樂和舞蹈大致可分爲三類「深沈的、嚴肅的、非常憂鬱，描寫死亡、痛苦、絕望和宗教信仰的題材」。第二類是「介於中間的，不很深沈但同樣令人感動的，往往帶有配合音樂的東方色彩的角色。」另一類是「輕鬆的、描寫愛情、鄉村生活和歡樂的題材」。

莊維仁： 人民音樂家

台灣土生土長的吉他金手指

撰文■林育德
攝影■張詠捷



從人生的黑暗時期中
敗部復活，
人民音樂家莊維仁
只有在弦樂中
才得以尋回
真正的自我。

莊維仁
。嘉東藝文
。讀者服務部
。親自以
。世界日報
。長沙時報
。雜誌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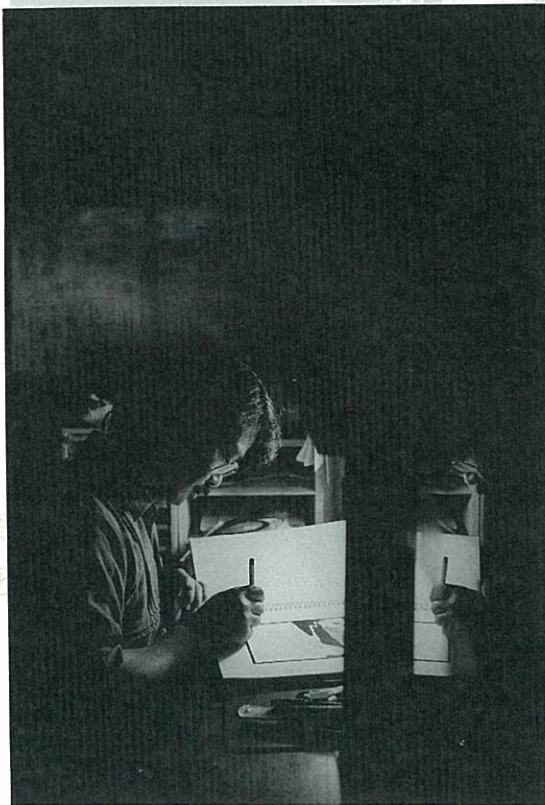
「龍門吉他室內樂」
組員按例在
。星期 6 晚上排練。
莊維仁在家中客廳
指導團員們
演奏樂曲，
即便是生活壓力
再沈重，
他依然致力
推廣吉他藝術。
。意圖擺脫日常商
品化的音樂世界。
。鮮魚頭開和開
。人必敬然深謝
。謝吉維德
。謝維德不日
。去主門口 2 號一
。謝維德
。願維德是既不
。願維德實向不



莊錫三 13 歲
負笈東瀛。
留日期間學吉他以自娛。
沒想到日後背地學吉他的么兒
莊維仁竟青出於藍。

沒有國籍的國寶

從 19 世紀起，「佛拉門哥人」開始在咖啡館、酒館裡唱歌、跳舞為生，大約在 1842 年前後，一種有表演佛拉門哥歌唱和舞蹈的酒店——Cafe Cantante 誕生，也就在這個時候，吉他才成為 Flamenco 的伴奏樂器，在這之前，佛拉門哥歌舞是無伴奏的，僅有擊掌、彈指和頓足的節奏。自此，吉他成了佛拉門哥整體的一部份，到現在，在安達魯西亞以外的地區，佛拉門哥幾乎就代表着吉他演奏的一門極具民族特色的樂派，而佛拉門哥音樂已然是西班牙的民族瑰寶，儘管大多數吉普賽人依舊居住在貧窮落後的山洞裡，並且沒有「國籍」，有的淪為乞丐、竊賊，有的成了搶匪，當酒



閒暇時偶爾兼繪
插畫獲取微薄收入。
教授吉他
已不能保障
一家 5 口的生活。
他堅持
不到最後關頭，
不向現實低頭。

精、大麻或古柯鹼麻醉了他們的腦神經，他們卻瑟縮在陰暗的牆角，用顫抖卻敏銳的手指撥動琴弦，唱出「在喉嚨中的悲痛」，和民族歷史的巨大無奈與悲哀。

吉普賽在台北

1979 年底，台北羅斯福路台灣大學斜對角的一家舊店面立起一塊招牌，上頭寫着「吉普賽」三個大字和「吉他研究中心」、「影印裝訂」兩行小字。和招牌的區格方式一樣，這家小店的左半邊陳列着幾把吉他、右手邊擺着兩部影印機和一部裁紙機。右邊的牆壁上貼了幾張「影印價目表」和一些「影印成品」，而左邊的牆壁上則貼了幾張「教授吉他」的海報和各級教學的價目。和預期的情況相當，這家「吉普賽」果然是生意興隆而人聲鼎沸，只不過，人潮僅集中在店面的右半邊影印機忙碌地轉動聲彷彿在嘲諷著「左半邊」門可羅雀的清靜。不過，總地算起來，吉普賽還是賺錢的，「右邊」的盈餘，支付「左邊」的虧損，也還能剩下一點。

整個吉普賽的「資本型態」是這樣的，吉他部份全部和影印部份一半是莊維仁的，也就是說，他是四分之三個老闆，另外四分之一個老闆則是莊維仁的好朋友葉進財。吉普賽的經營方針和營造結果真是出人意料。原本預期看好的「吉他部」經營不善，而作為點綴的「影印部」却是出奇地興旺，但是，好景不常，當附近的影印機不斷以低價號召顧客，吉普賽終於漸趨蕭條而黯然歇業，而這時候，正是莊維仁吉他生命中的第一重煩瑣，他用「來自貧窮人民」的佛拉門哥音樂，詮釋着自身的貧窮，像每一個安達魯西亞的吉普賽藝人一樣，他用辛勤勞動之後的粗糙的指頭，彈奏着激動的、悲傷的佛拉門哥，沒有舞蹈、沒有歌唱、沒有羣眾環繞的「噢咧！」之聲和「札帕迭阿多」的頓足踏響與擊掌、彈指之聲。

在喉嚨中的悲痛

「真的……一夜之間，一夜之間……就是睡個覺起來而已，就什麼都不會彈了，連最簡單的練習曲都彈不起來……去找了好多醫生，什麼接骨師、神經科、內科、外科……到最後連北極玄天大帝都找了，那個乩童說我的手被『東西』冲到，就用木劍在我手上砍來砍去，我很怕真的被他砍斷……還是沒有用，怎麼醫都醫不好，人家都說是心理作用……」。

吉普賽停業之後，莊維仁的生活陷入難局，



莊太太的肚子一天天長大，眼看着孩子就要落地，房東又催着要房租，生活壓力把原本木訥的莊維仁壓迫得更形焦慮，和他「口吃」的舌頭一樣，更焦慮，他的手指頭就愈是遲頓，愈是不聽使喚，看着自己的學生一個個到西班牙去，朋友們一個個從西班牙拿着馬德里音樂院的學位回來，而莊維仁正像大多數貧窮的吉普賽人一樣，四處流離遷徙着，連最寶貝的資產——手指，都被沈重的生活擔子壓迫得幾近乏力，說不出壓抑「在喉嚨中的悲痛」和生命中的重重無奈。

那個「日本婆仔的囡仔！」

莊維仁，1951 年 10 月生於台南新營，排行第三。父親莊錫三先生在 1934 年小學畢業後即前往日本學習，1943 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機械科，當時，正值大戰末期，戰事吃緊，聯軍空軍頻頻空襲日本本土，莊錫三先生為躲避空襲即由東京向北逃至富山縣，寄宿在當地一

戶人家家裡。青年莊錫三當時尚且單身，且畢業於日本一流學府，而且又彈得一手好吉他，自為當地日本少女所愛，屋主的女兒井上小姐於是四處為莊錫三說媒，但是，最後成為莊太太的，却是這位多事的媒婆——井上小姐。

井上小姐的高祖母是北京人，她高祖母交代，「子」在中國是對聖人的尊稱，所以她的後世子孫不能娶姓名中有「子」的女人為妻，女孩不能以「子」為名。但在當時的日本，一百個女人當中大概有 99 個半名字中有「子」的，井上小姐的父親井上先生到 70 歲才娶到她母親，而且是找遍了富山縣才找到的名字中没有「子」的女人。

1946 年 2 月 1 日，陳儀政府在台接收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而台灣人民慶祝光復的熱情也未嘗稍減的時候，莊錫三先生帶着他的夫人自基隆登岸，日漸升高的通貨膨脹，莊錫三身上的現款已不夠他買兩張到新營的火車票，只得變賣井上小姐的嫁粧才換得車票兩

升和主編玄關書夫
「龍門吉他室內樂」
組員按例在
星期 6 晚上排練。
莊維仁在家中客廳
指導團員們
彈奏樂曲。
即便是生活壓力
再沈重，
他依然致力
推廣吉他藝術。
意圖擺脫日益商
品化的音樂世界。

張。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在台日本軍民紛紛被遣返日本，但是，莊錫三却娶了個日本老婆風塵僕僕地從日本趕回台灣，於是，有人懷疑他是「日本特務」，據說，有關單位因此派了名「安全人員」監視了他們一家人長達10年之久，莊太太所有寄回娘家的信都被中途攔截，以至和娘家失去聯絡。

莊先生返台後即進入台糖工作，莊維仁和姐姐三人自小生活在新營台糖總廠中與世隔絕的員工宿舍裡，連小學、中學都在台糖子弟學校就讀。由於母親是日本人，所以鄰人都是稱他們是「那個日本婆仔的囡仔」。

五線譜到六線指板表

莊維仁自小患有嚴重的口吃，生性膽怯，而他的口吃其實也包含着一些時代因素，他說「家裡講的都是台語、日語……一到外面去，都是鄉音很重的國語……我會怕」。

從小聽父親彈琴，一直到初中三年級的時候，他終於「手癢」偷偷地彈了起來，從此，每次父親彈琴的時候總是在一旁偷偷地學，然後背着父親偷偷練。「上國文課的時候老師知道我口吃不會叫我起來背課文，我就安心的記譜，我那時候不會看譜，就把五線譜翻成簡譜，再把簡譜翻成六線指板表」。莊維仁就這麼苦練了二年，當他父親發現他會彈吉他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因為「我爸爸會彈的曲子我都會了……他是叫我以學業為重」。

不久，莊錫三看到兒子頗有幾分天份，就帶着莊維仁到台北找他的老朋友吳晉淮，吳晉淮當時在台北有一家音樂研究中心。莊維仁在吳

一週裏
有2天的時間，
他必須騎車往返
松山、士林教學。
他致力於傳授
古典吉他並推廣
「佛拉門哥」藝術。
吉他成了
換取麵包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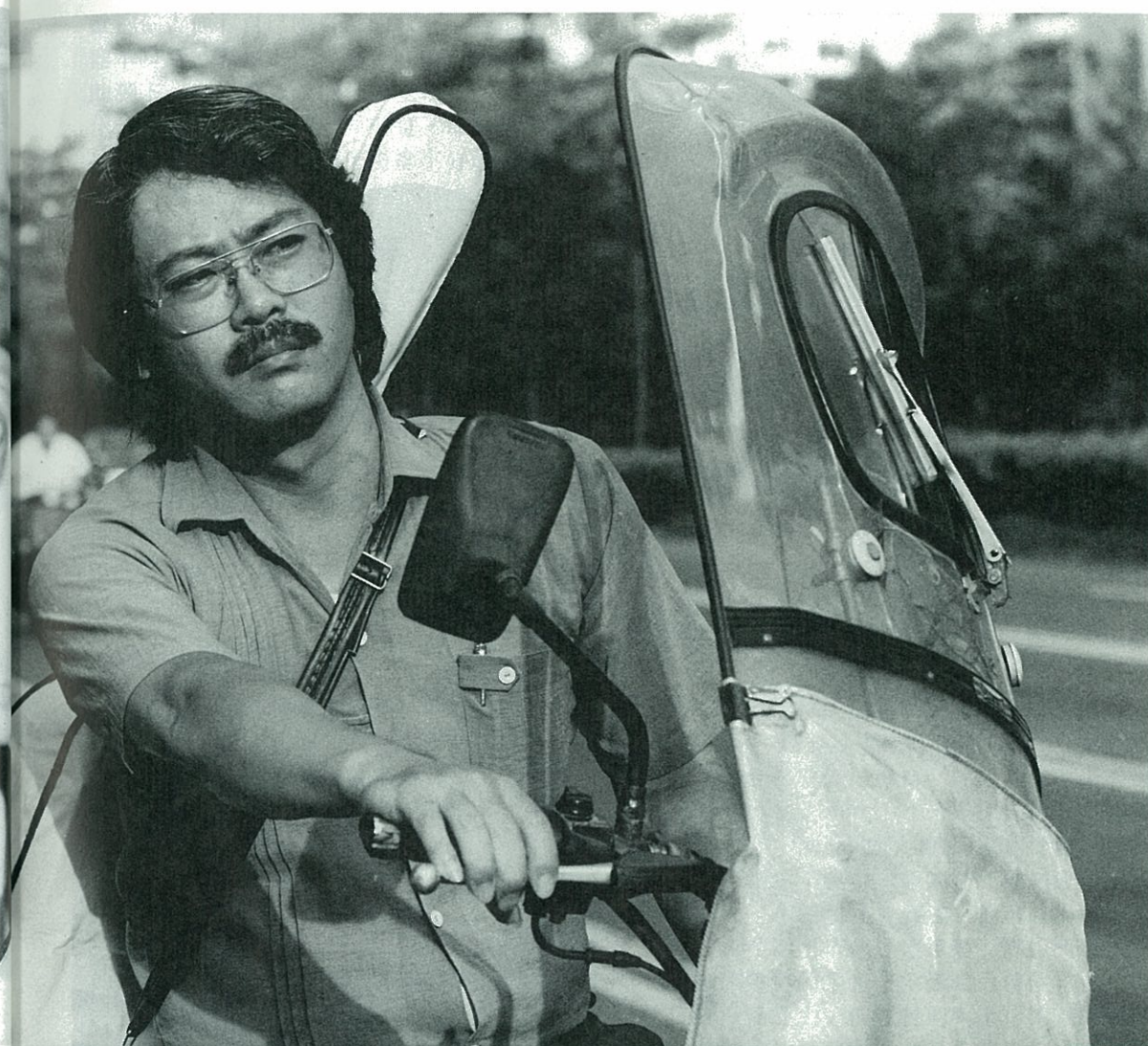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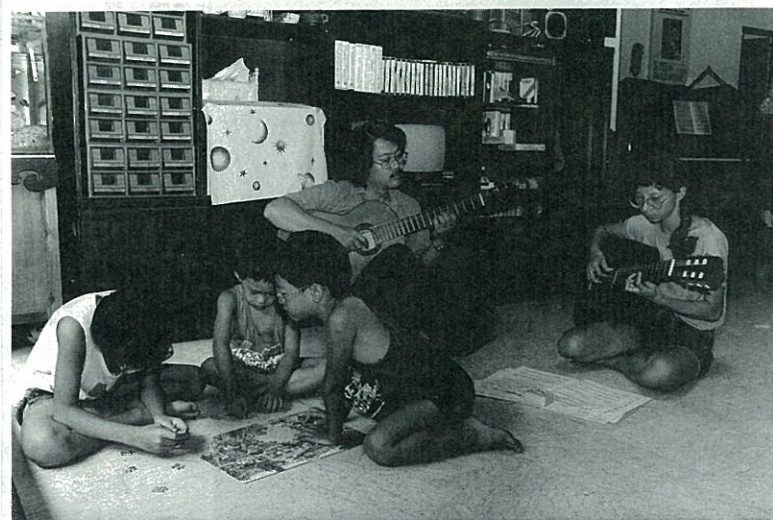


晉淮面前露了兩手，吳先生沒有什麼話說，只是微笑地丟了兩本佛拉門哥教本給他，他終於第一次接觸到「佛拉門哥」。然後，在堂哥莊思遠及莊勝重那裡學會了「視譜」、調整「姿勢」和「留指甲」及一些有關吉他的「常識」。

高中畢業後，他並沒有考上大學，於是父親一氣之下「封琴」，禁止他再接觸吉他。但是，當他在成大附近補習班上課時，看着無憂無慮的大學生唱歌彈琴，不禁「手癢」，於是自己釘了一把吉他，只有一條弦，用一根指頭彈顫音，食指指甲磨平了換中指、中指換姆指，姆指換無名指，想不到，長此下來卻練就了一手「怪招」，至今仍無人能及。

那個彈吉他的「女孩」

音樂是這個家庭的
共同興趣。
夫妻倆在學生時代
經常合奏。
孩子們自幼
即生活在弦樂中。



1971年莊維仁經二年補習班歲月，總算考上大學美術系。上大學後的第一個心願，就是進吉他社，但又因為「口吃」不敢問人。其實，以他當時的程度，台灣已經沒有什麼人能教他了，這一點，當時他並不知道。

大二時，那年美術節的化粧晚會上，他被化粧成女人，在同學再三催促下，心想「反正也沒人認得我」，便上台彈了3首。「當時吉他社在樓上，發現下面有個『女孩子』在彈吉他，很新鮮……」。一年後，他終於參加吉他社，他在社裡露了幾手之後，立刻被聘為總教練，葉進財是教練。於是有人問他「你……你不是去年在樓下彈吉他的女孩嗎……」。

服役期間，莊維仁極盡所能地治療他的口吃，退伍前幾個月，一個文工團說相聲的老藝人邀他一起說相聲，於是，每天清晨到太武山

「喊嗓」。挨了幾天罵之後，總算喊出一點名堂，終於可以上台演戲了。「還好退伍了，不然的話，真的要拉我去說相聲」。

喊了3個月嗓，最大的成效總算敢在人前講話了，但是，退伍之後，到淡江吉他社上課，社團負責人說「現在請莊老師自我介紹一下」，他却上台面紅耳赤地足足站了3分鐘，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直到一個女學生問「莊老師，你是哪一國人」，全場爆笑，他才笑了出來。

吉普賽——貧窮與流浪

1978年前後，正是台灣重大興革的時代，不管在政治上、思想上，甚至人民內部的生活型態上都有着巨幅的轉變。就在這個時候，台灣突然刮起一陣「吉他風」，青年男女們總喜

從木訥口吃的少年時期到能夠登台演講面對羣衆。莊維仁的轉變令親朋好友刮目相看。在這段艱澀的漫漫歲月中，吉他是他唯一知心伴侶。



歡抱個吉他「自己唱自己的歌」，吉他這個樂器本身所特有的平民性格，在流行風潮的推波助瀾下，充份地被庸俗化而呈現出它的民間文化體質上的失血與重創。但是，却有許多音樂補習班在這個流行浪頭上撈盡了好處，當時的台北街頭，出現了許多「吉他速成」、「吉他包會班」的巨型看板，使得這個樂器本身特有的民間性格，被商業矮化成輕賤、淺薄的庸俗之物。

莊維仁的「佛拉門哥」，並沒有在這個流行風潮中佔到什麼風頭，倒是蒙受了這股浪潮消褪之後的蕭條和稀索。1979年底，當他在台大斜對面立上了「吉普賽」招牌，似乎就注定了他往後10年的「吉普賽」命運——流浪和貧窮。有人說是「吉普賽」這3個字不好，用台灣話唸起來好像……大便。也有人說……真正的音樂家哪一個不窮，有錢的音樂家都是樂匠。

我們爲人民服務

事實上，所有藝術作品都不能夠被作為「商品」處理，當「藝術」為商業服務，或者藝術全盤商品化之後，藝術就不是藝術了，而是商品，而是可以以貨幣計量的有價物，而是毫無精神價值與文化價值的消費品或工具。因此，當「藝術家」在商業上獲益而致富時，同時也代表着他在創作上的貧窮。

藝術的根植於土地和人民的，是反映着土地的力量與人民的感情的。艾森斯坦在他的《熱忱是創作的基礎》一文中提到：「我們的藝術產生自人民，人民善於在藝術中把自己的過去跟比過去更偉大的現在結合起來。羣衆的受孕育和滋養着藝術。而藝術也以自己的愛來回報羣衆。它不僅爲人民服務，同時還力求徹底地體現出人民的思想感情。」

在資本主義體制裡，真正的藝術家是注定要貧窮的，尤其是來自貧窮人民的佛拉門哥，那種真正為貧窮人民服務的佛拉門哥。也許，流浪和貧窮正是佛拉門哥人豐富創造的泉源，但是最主要的，佛拉門哥真正來自人民羣衆當中，唱自人民羣衆的口。他們完全即興的自娛與傾吐，不需要記譜，也不需要錄音和任何記錄，因為，每一首即興的歌舞創作都適時地反映出一羣人，在一定時間內的喜樂與哀愁，他

們交換着彼此的滄桑和彼此的喜怒哀樂，這一切，都不需要灌成唱片或錄音帶，也不需要被邀請到華麗的舞台上演出，因為，佛拉門哥人的感情並未被商業沾污，他們只是為人民服務。

做為一個熱忱的藝術家，莊維仁貧窮但熱烈的生活著，他不需要像其他 40 歲的男人一樣必須用錢和名望來尺度自己的成就。那天，他看報紙到一家公司找工作，人家告訴他「回去等候通知」，他真的乖乖的回家「等候」了一個多月，當然不會有「通知」。他知道，三個孩子漸大了，需要錢。要錢，他可以用勞力賺錢，但佛拉門哥依舊是他鍾愛的佛拉門哥，正如他永不妥協的手指，生活壓力曾使它在一夜之間虛軟而乏力，但在長期與生活搏戰的經驗中，它依舊沈穩而靈活，没人能相信，這一雙能釘出一屋子的傢俱、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擔的手，一樣能靈敏而激動地歌唱著它的「佛拉門哥」，歌唱著安達魯西亞的吉普賽民族和所有在流浪途中的貧窮人民的憂傷與喜樂。莊維仁的永不妥協的手指，依舊在琴弦上熱烈地跳動著，每一個聲響都是生命……

「我國（按：蘇聯）的藝術家不受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威脅。在他面前，不可能出現這樣一種駭人的幽靈：到明天，他的勞動不再爲任何人所需要，他本人不得不爲了一塊麵包而改行，去幹那與他的志向和才能格格不入的工作」

——艾森斯坦《我們為人民服務》

莊維仁的學生
曾獲2屆全國
吉他賽冠軍，
他自己卻徘徊於
理想與現實生活間
如今必須面臨
關鑑性的抉擇；
浪漫的樂曲
將因現實壓力
而譜下休止符。



夾雜在台北東區高級服飾店之間的六、七家「畫廊」——藝術品的商場。

撰文■呂正惠
攝影■何叔娟

一個難以產生人民

在每一個社會裡，基於那個社會的特殊性質，藝術家在那個社會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能盡到的功能，也就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從「人民的藝術」的立場來反省，而問：在那個社會裡，藝術家到底能創作多少真正屬於人民的藝術？如果我們針對台灣社會來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所能得到的答案可能是相當令人失望的。換一句話，也就是說，「人民的藝術家」在台灣現在這個社會是相當不容易產生，也相當不容易生存下去的。

所謂「人民的藝術」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不論從歷史的層面，還是從理論的層面，都很難加以釐清。粗略來講，這個問題在工業革命之前和之後的表現形態有截然的差異。為了簡化問題起見，我們只從近代談起。

人民藝術在台灣的不可能性

近代的社會變遷，有兩方面對「人民的藝術」的理念產生深遠的影響。第一方面是，識字率的增加和文盲的減少，這使得許多人民可以透過文字來欣賞藝術。這雖然促進了近代通俗文學的發展，但也因此讓藝術家在創作時，必須重新思考讀者羣的問題。第二方面是，近代都市無產階級的產生，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運動的發展。這種「社會事實」迫使部份藝術家反省到，藝術的功能與藝術的本質的關係，而改變了他們對於藝術的看法。

作為近代無產階級社會運動的高峯，當然就是社會主義運動。我們可以說，近代「人民的藝術」的理念是和社會主義密切相關的，沒有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就不會產生一羣人民的藝術家，不會產生真正的屬於人民的藝術。這就是人民的藝術家和人民的藝術在台灣難局的根源，因為在台灣根本還說不上有所謂社會主義運動。

「人民藝術家」這個頭銜，在台灣社會不容易出現……。在社會主義運動全面丟失的環境中，藝術家難以走向民衆社會，寫出由民衆觀點出發的作品，這同時，個人主義式的囈語，充斥在一片後現代的聲浪中。

從社會進程來講，台灣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工業化，台灣的工人，已經成為台灣人口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部份。（這從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敢忽視工人選票這一點上，可以看得出來），而這個為數龐大的工人階級也不是沒有許多問題等待解決的；然而，台灣都還沒有一個最起碼的社會主義運動，連具有濃厚保守性格的社會民主理念都沒有，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事實上，在1949年以前，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本土，都不缺乏社會主義運動。正是因為這一運動太過強大了，才使得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本土無法維持下去，而不得不撤退到台灣來。這樣的政權，以一種佔少數的「外來者」的身份，憑藉著它殘餘的軍事武力，也憑藉著強大的美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力支持。在台灣，徹徹底底的掃除一切社會主義的根苗，而使得台灣社會在一種最「乾淨」的條件下，發展它的經濟，走上它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歷程。

在從封建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世界上一切的國家或者地區，不論程度的強弱，總會產生一些跟社會主義有關的運動或是理念。像1949年至1970年左右的台灣這樣，幾乎是在一種絕對「無菌」的狀態下進行「現代化」的，近代世界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追究基於人民的政治理念

到了1970年左右，台灣的社會正因經濟的發展到了質變的階段，台灣的民間力量也開始有了某種自主性，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的政治控制，也不得不被迫鬆動了。這是各種社會運動興起的大好時機，包括社會主義運動在裡面。然而，不論台灣在70年代以後產生多少社會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總是不成氣候。如果要探討原因，我覺得有兩點值得提出來談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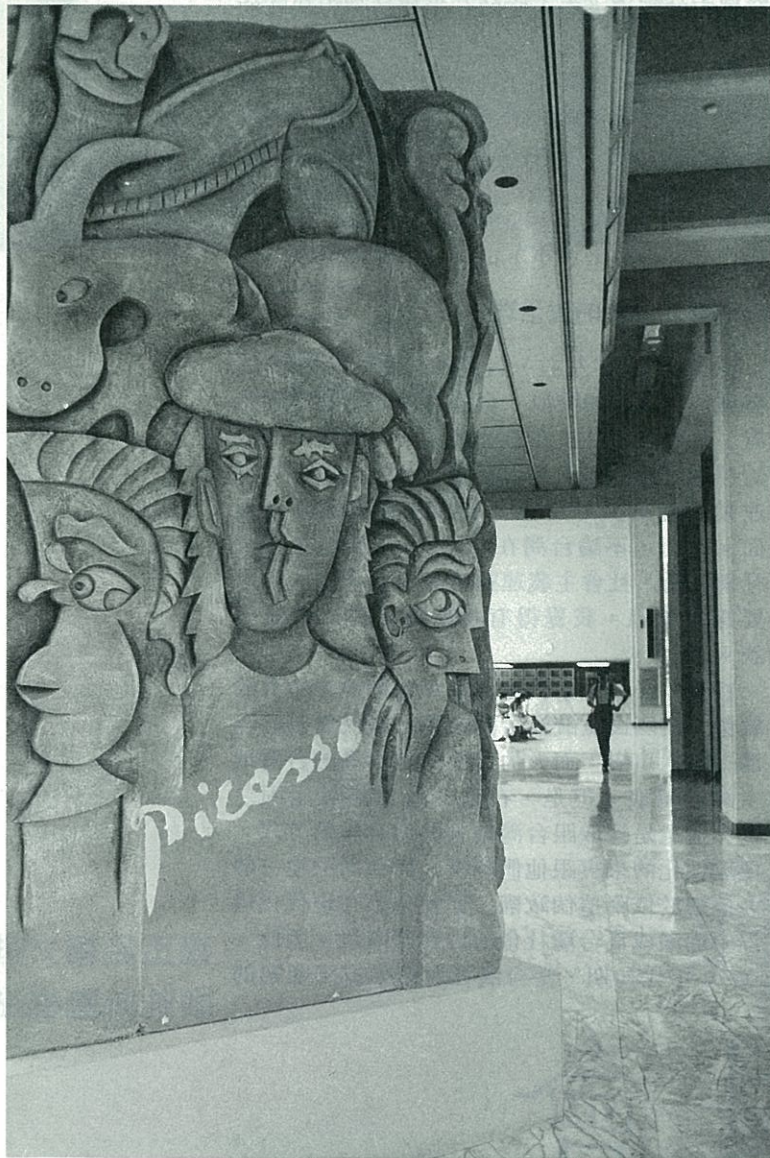
首先，必須注意到國民黨跟台灣地方勢力的關係。在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國民黨曾經因為二二八事變，而大力清除對他不滿的台灣地主紳士階級。但是，在他的統治趨於穩固之後，他還是採取跟台灣地方勢力合作的方式，把現代化的果實跟他們分享，而台灣的地方勢力也樂於依附這個政權，而使自己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大資產階級。因此，在70年代初期，當台灣社會開始有了明顯的

藝術的社會

轉變時，我們看到一個由國民黨黨、政、軍官僚體系和台灣大資產階級，組成的堅固的上層羣體，成為台灣社會抵抗改革，最強大的堡壘。

這也就是說，70年代以後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註定要由沒有受到國民黨照顧的小資產階級來領導。所以，70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運動不是一個古典式的資產階級對抗封建社會的方式。由於小資產階級經濟基礎的脆弱，這個政治運動也就註定會有一種極為短視的現實利益的性格。也就是說，台灣根本沒有產生完全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在這一革命過程中真正的獲得一些理想層次的理念，如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所經歷的一般。在西方資產階級因取得政權而開始墮落的時候，部份知識份子正是因為堅持這些理念，才進一步發展出社會主

連官方美術館
也是急功好名的
「大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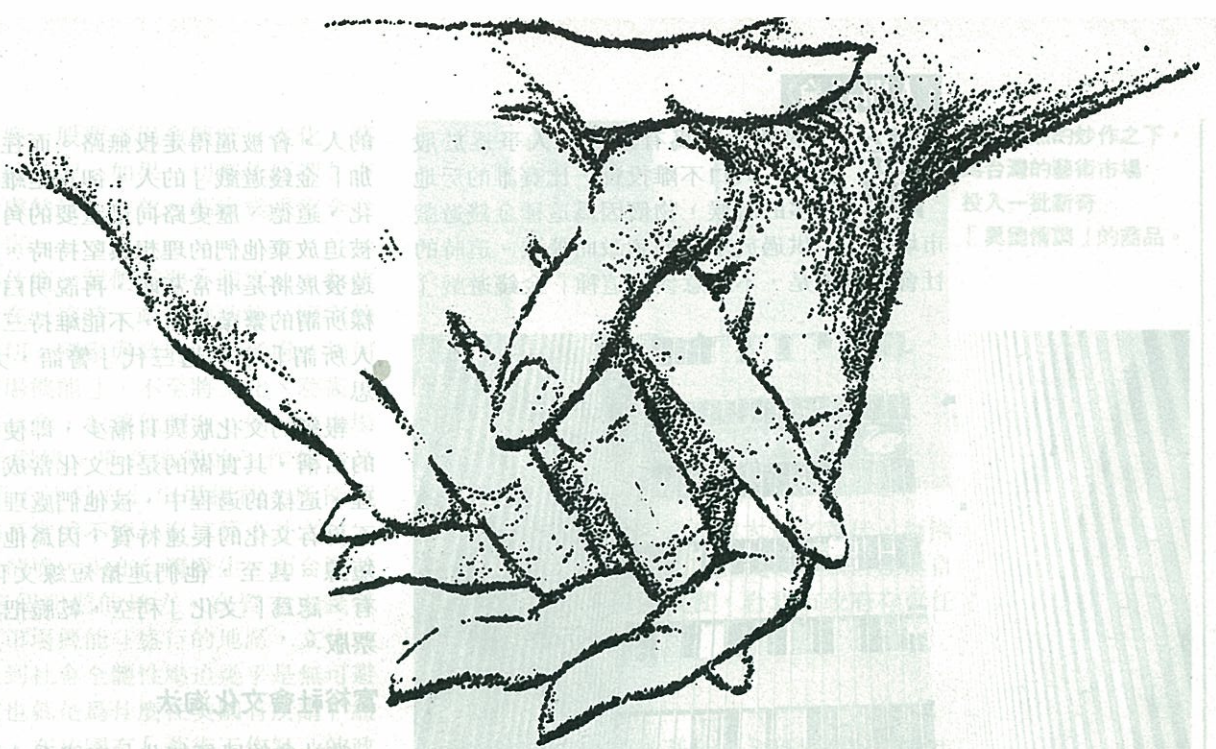


義的想法來的。反過來說，台灣的小資產階級一開始就缺乏這種高超的理想性，所以一方面既在「稍有斬獲」之餘就自滿自足；另一方面，又無法孕育出較有胸懷的作為社會主義前驅的知識份子。

其次，就要談到台灣的政治結構。從最表面上看，台灣是由少數「外來者」統治多數「本土人民」的。這一政治矛盾成為70年代台灣小資產階級反對運動的最大訴求目標，他們以此說服台灣的工、農階層支持他們的改革運動。他們所沒有指出來的是，那些依附國民黨的地方勢方和大資產階級也是剝削台灣工、農大眾的「同夥」。然而，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卻能夠輕易的獲得工、農大眾的認同。台灣的工、農大眾，雖然能夠明確的了解到少數「外來者」對於多數「本土人民」的壓迫。卻無法認識到，經濟上的階級剝削可能更甚於此。80年代後半期以後，台灣的工、農運動有明顯增漲的趨勢，但是，在爭取領導權上，社會主義的理念遠遠落後於強烈標榜「建國」、「獨立」的新潮流。我們已經看到，民進黨的美麗島系已因「沾溉餘利」而逐漸忘記了當年支持他們的人民羣眾；我們因此也會擔心，將來的新潮流未必不會淪為今天的美麗島。至少我們可以肯定，今天的台灣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工、農大眾的政治團體，當然也就看不到真正的「基於人民」的政治理念。

孤芳自賞的個人藝術

在這種政治困局下，比較願意堅持理想的台灣藝術家在面對粗俗的「準資本主義」的商業文化的包圍，也就很難找到出路了。他唯一可以認同的社會理念是一個相當抽象的「獨立」、「建國」的想法。然而，正如上面所說的，這樣的理念是不是真正屬於人民的，恐怕要打上很大的問號。在沒有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社會裡，我們要到那裡去找到「人民的藝術」和「人民的藝術家」的生存空間呢？恐怕只一個「象牙塔」的空間罷。在那裡，我們可以高喊「創造力」與「自我意識」或「個人自主性」，藉以抵抗粗俗的商業文化的侵襲，而又能夠輕易滿足知識份子孤芳自賞的脾氣。這或許是個人主義的文學所以在台灣不絕如縷，而在最近又以「後現代」的面目出現的原因罷！



推動東台灣的手

民國36年—東台灣！我們來了

年輕！使我們擁有了理想，懷抱著滿腔拓荒者的熱血，翻山越嶺，涉水逐波，毅然地投入了不可預期的荒疆僻土——民國36年的東台灣。豪情萬丈的誓言：搖動手上的筆桿！推動東台灣。

民國78年—掌握東台灣的脈動

成熟！使我們兼具了睿智，四十二年來的筆路藍縷，讓我們明確的掌握住東台灣的脈動。因為：積極！促使我們加速了東台灣的步伐。主動！讓我們共同提昇東台灣成為真正的樂園。樂觀！結合我們迎頭趕上，落實完成東台灣綜合開發計劃。回顧四十二年我們已和東台灣的血脈，支支相連，今天我們更可以驕傲的說：更生日報—東台灣永遠的老朋友



東台灣永遠的朋友——更生日報

總社/花蓮市五權街36號
電話/(038) 540131 (3線)
台北管理處/台北市愛國東路52號5F
電話/(02) 5010472-5010405

當

一個社會因為有錢而人人爭逐於股票，人人口不離投資，比賽誰的房地產多的時候，物價因為這種金錢遊戲市場虛幻「供過於求」的刺激而飛漲。這時的社會的危機是，不願意參加這種「金錢遊戲」

的人，會被逼得走投無路。而往往這些不願參加「金錢遊戲」的人，卻正是維持這個社會文化、道德、歷史路向最重要的角色。當這些人被迫放棄他們的理想與堅持時，這個社會的長遠發展將是非常灰暗，再說明白一點，今天這樣所謂的繁榮景象，不能維持三代以上，中國人所謂「富不過三代」警語，大概是這個意思。

報紙的文化版與日漸少，即使是打著文化版的名稱，其實做的是把文化當成是消費品來處理，這樣的過程中，被他們處理的「文化」，不再有文化的長遠特質，因為他們講求的是搶短線。甚至，他們連搶短線文化的興趣都沒有，認為「文化」利空，乾脆把文化版改為股票版。

富裕社會文化淘汰

當社會的風氣如此「向錢看」的時候，那些不願參與「金錢遊戲」的人的生與死，將不會有人關心，諷刺的是，連所謂「愛心事業」也成了錢遊戲的工具。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這個社會看不到。

這個社會人人講的是效率、生產力，對事情的評估，日漸走向「何以利我？」。氣勢一但成了風潮，文化、藝術的人才將快速流失，因為，他們正是所謂「沒有生產力」的人口，他們的天份本來就是不與多數人爭，而多數人也無法與他們爭。

在沒有錢的時代，這個社會總是說，連肚子都照顧不好了，談什麼文化、藝術？所以文化、藝術被放在黑暗角落。有錢了之後，這個社會說，文化藝術可以為我們賺更多錢嗎？所以文化、藝術被擠出生活圈外。這時從事文化、藝術工作者的處境，可能是生死一線之間。因為在大家沒錢的時代，他雖也沒錢，總是不會有所謂物價、房價、股價互相帶動的問題。可是今天，這三價帶動，社會的有錢、沒錢的人落差大了，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在相對的錢賺得少，而生活負擔節節上升，一出一入之間，他們可以說比過去社會沒錢的時代更窮。而且，這個「富裕社會」大有將他們淘汰的意思。

這也是為什麼，股票市場愈興旺，文化、藝術事業愈蕭條的道理。如果一切都依所謂「市場機能」來考慮的話，文化、藝術幾乎完全沒有「機能」可言。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國家」、「政府」的理由所在。這時，政府的功能、國家的功能才顯得迫切。國家與政府必須考慮，如何平衡這種「市場機能」，不至將文化、藝術工作者擠出這個社會，並讓他們有一個「非市場機能」的生活環境。畢竟他們的工作就長遠論，並不是腦子裡只有「市場機能」所能理解，治國理政者當然不能只有這種市井之見。

這一連串的情境，正在台灣發生。而台灣並非唯一面對這個問題的地方。在資本主義發達，也就是「市場機能」盛行的地區，文化、藝術工作者受到社會全體性壓迫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命運。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美國有所謂「紐約藝術基金」、在法國有「藝術工作証」的政府措施。

人的自我救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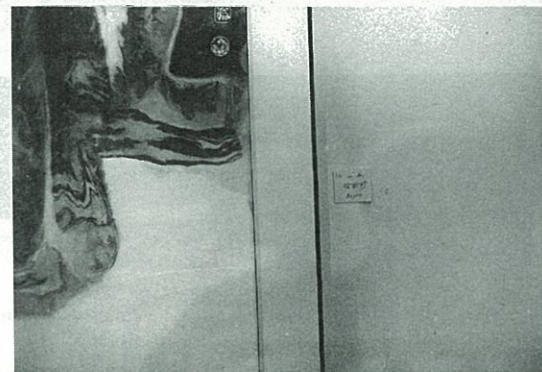
「藝術基金」或「藝術工作証」其實是資本主義政府有「文化自覺」的反省表示。至少他們明白，「市場機能」不是四海皆準的，至少他們知道，資本主義的極度發展，更需要有文化、藝術來衡定人的理性世界。這是人最終為自己保留救贖希望的一線生機。文化、藝術並不是物件、並不是制度，而是人，人是要生活的，有文化自覺的政府，應意識到這個危機，市場機能會將這些人排除於生活圈外。

紐約、巴黎都是生活費驚人的地方，可是這兩地的文化、藝術水平也是相當可觀。為什麼？他們文化、藝術工作者並沒有更好的賺錢方法，可是他們的政府有「養」他們的制度與作法。只要一名創作者，顯示出他有創作的才能，「藝術基金」就有許多可能性來支助他的工作。而「藝術工作証」則可以使藝術家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直接幫助。

這正是台北政府的迫切任務。如何在制度上，趕快成立類似紐約或巴黎安養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的基金。讓有長遠文化判斷力的人成立委員會來運作。特別是台北市，這個緩緩進

不願參加金錢遊戲的人，正是維持這個社會文化、藝術、歷史路向的重要決定者。當這些人在錢的壓力下，被迫放棄他們的理想與堅持，社會長久發展將會很灰暗。

藝術家



在大陸熱的炒作之下，為台灣的藝術市場投入一批新奇「異國情調」的商品。

入國際社會的都市，在高樓大道之背後，漸漸成了人文、藝術精神空虛的城市。如何建構自己的文化力量、藝術氣質，台北市政府有責任來前瞻設計這個問題。

台北藝術基金

理想的「台北藝術基金」，恐怕要由台北市議會來運作，利用市議會指定市政府編列預算，由市議會來監管。讓市議會來運作的原因是，市議員本身是最需要被教育的一羣人，如果「藝術基金」的構想是由市政府提出，而市政府本身又無能力向市議員充分溝通，則這筆預算被刪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這案是由有力的人民團體向市議會加壓力，由市議會來主導，則阻力會比較小。況且今天的市長並非民選，人民實在無管道對市長加壓力。

今年的年底選戰，是關心文化、藝術命運的人，一次教育參選者的適當機會。向參選人說明，他們必須簽名背書，當選後，支持「台北藝術基金」的成立，這個基金的意義用通俗話說，就是台北市民納稅，養活藝術家。當然從世界宏觀的意旨來看，這個藝術基金還可以讓住在台北市不同國籍的文化、藝術工作者也得到照顧。台北會因為有這樣的基金而人文薈萃，創出自己的城市文化。

有錢了之後，必須想到如何延續「富裕」。往往延續之道，與多年賺錢之道，並不站在同一水平面上，而是必須改換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不能改換思考方式的結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要承接「富不過三代」的命運。台灣正走在這個命運抉擇山頂的最後斜坡上。



畫廊的經營日趨投機，從「回買制度，責任保證」可見一斑。

撰文■楊憲宏
攝影■何叔娟

搶救 黑暗角落的

600萬元 買斷鳥世界？

撰文■簡慧蓉 攝影■何叔娟



台中鳥會內的鳥類標本，鳥種囊括台灣本島，甚至金門地區也在收集的範圍。像這樣的標本，據說國內研究鳥類生態的學術界便擁有好幾套。若只為了學術研究，完備地收齊一套也就夠了，有必要人手一套嗎？

動工已達3年之久，大肚溪口北岸的台中火力發電廠，由台電耗費鉅資，追加經營，大肆展開環境評估工作。然而，參與調查的學者，却認為此項工作問題重重。同時，台中鳥會介入訪調，高達600萬元的研究經費，引來各界投以懷疑的眼光。候鳥將再度棲臨大肚溪口嗎？模擬濕地能重建鳥類樂園嗎？重重疑雲待撥解。

儘管大肚溪口北岸台中火力發電廠的工程，動工已經3年，但，據台電台北總公司環保處表示，光是針對環境、生態、社會人文、經濟……等所做的設廠前評估與動工後的監測計劃，花費却已超過億元以上。

而其中被台電相當自傲為「國內有環境影響評估以來，最完整、最詳實的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台電為其所投下的鉅額資金似乎也令環保署相當懾服。

環保署綜合企劃組張穗蘋科長就表示，台電為了要做好環保，到目前追加經費已經超過200億元，他說，也只有台電這種國營企業機構才能做到。

長久以來，國內一直缺乏一套完整的環境評估準則，即使在環保意識普遍高揚的今天，環保署至今仍沿用行政院從74年起試辦5年的「加強推動環境影響評估方案」，此一試辦方案，79年8月就要到期。今年3月，由環保署擬定的「環境影響評估草案」雖已呈報上去，却仍懸而未決。「八字還沒一撇呢！」張科長說，「不過，台電的環境影響評估是遵循草案內所制定的污染排放標準，台電保證明年6月第1號機組開動後，所有的污染絕對能符合草案規定。」

可是，在環保署對草案是否來得及通過都不敢肯定之下，台電的污染承諾豈不形同虛設？

張科長說，屆時如果缺少完整法規，則可挪用一些散布在其他相關法令的同質條文。

這一點，台電方面則有不同的說法。

台電環保處主管火力評估的余金源股長指出，台中電廠的這套環境評估，實際上是依據行政院頒佈的評估方案制定的，即使明年方案到期了，無「法」可循，

仍舊是依方案標準去做。

兩年的評估期究竟夠不夠？這是許多人所關心的。

「台電也知道兩年是不夠的，」，余股長說，「但是由於時間緊迫，目前國內的相關基礎資料又缺乏，台電也只能邊做邊考量，重要的是要做好事後的監測工作。」

然而，環保署的態度却相當偏袒台電。

張穗蘋科長有點不悅的責怪保育團體好像覺得台電兩年的評估不足，他說，環保評估的觀念只是決策中的一部份，作為決策參考的工具，只要能讓決策品質提升則環境影響評估的功能便達到了。他又說，沒有人能保證最後的決策絕對是正確的，此時就要用很多方式來補救，例如追蹤監測，讓偏差減到最低。他不否認環境評估當然是做得愈久愈好，「但是必須要衡量業者的經濟能力與時間性，『零污染』最好，可是還要考慮很多事物的必須生存。」他這麼說。

言下之意，張科長對台電能在兩年裏做出這樣的評估品質似乎已相當滿意，然而，他的一套說辭，却不免讓人對他作為生態環境守門人的立場與職責感到懷疑。

不過，這份讓環保署幾乎無瑕疵可挑剔的評估報告，一些參與評估期間鳥類調查的學者、人員



火力發電廠右側緊臨麗水村，左側是大肚溪口，第一號機組預定在明年6月開始啟動，比計劃中提早一年。



大度山上，一名農夫正在培土種植甘蔗，身後遠處是密麻高聳的電塔以及尚在興建中的電廠。

私底下則頗有微詞，但是表面上他們對於台電現今重視環保的做法則表現相當推崇。在電話中採訪中部某位生態學者時，他一口便道出：「台電現在很重視環境保育了。」可見一斑。這種複雜交錯的情緒實在令人難解。

有問題的調查報告

評估報告的陸域生態調查部份，是由台電委託自然生態保育協會主辦，台灣大學植物學研究所執行，計劃主持人為台大植物系黃增泉教授，動物生態調查項目則交由台大動物系教授林曜松負責。

報告內記載著有關陸域生態部份，涵蓋的範圍是以火力發電廠為中心，半徑15公里以內的陸域生態，而調查時間則是從73年4月到74年3月，也就是說只有將近一年的評估時間。其中動物生態部份則是「每月3至6天前往大甲溪以南、鹿港以北、大雅以西等地調查野生動物。動物之調查分成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蝴蝶及魚類等部份。」（節錄『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火力發電計劃陸域生態調查』p.3）

據東海大學環科中心的陳炳煌教授表示，就他所知鳥類一項就有諸多缺失。他說，當初台電委託調查時並無說明要作為日後監測計劃之用，而且也因為調查範圍太廣，東到大度山、南至鹿港，實際上很難針對電廠一地做出完整、密集的鳥類調查。

陳教授說，一份準確的生態田野調查，應該是要針對鳥類的特定種類和總隻數以及相同的觀察時間做長期、嚴謹、密集的記錄，但是以目前國內來說，在沒有一個學術單位或民間團體對大肚溪北岸鳥類的資料收集和調查很完備之下，只是拿一年有限次數的調查做為基礎資料，其實前後是沒有辦法對照的。

言談之間，陳炳煌教授對於台電的此次做法批評的相當含蓄，他說問題還是在於政府規定業者必須於短期內提出環境影響評估這樣的限制。「台電和國內其他的評估實際上都做得不夠，但政府可能也沒有能力去做進一步的判斷。」陳教授說。

曾經參與台電就大肚溪鳥類監測計劃的台中鳥會羅宏明也認為，台中電廠既然已經動工了，要停止根本不可能，但是當初台電限於人力、物力不夠却還要做評估報告，這做法不切實際，若是以後的評估也以這種方法完成，那麼就值得檢討了。

一魚兩吃，收括經費

目前領台電監測專案預算，從76年7月起為期5年做「大肚溪口鳥類生態調查」的台中鳥會，前任會長吳森雄，他對於陳炳煌教授所言溪口北岸無充足的鳥類調查資料一事不表認同。他拿出台中鳥會從1975年到1985年持續10年，一個月兩次到大肚溪幾個賞鳥據點所做的厚厚一冊賞鳥記錄。他說，當時就是因林曜松教授的鳥類生態評估裏有多項記錄均引載台中鳥會的這份資料，才會引起台電環保處的注意，進而於1987年5月和台中鳥會簽約做電廠動工後大肚溪口鳥類的調查。

我們很好奇林曜松教授為何會引用台中鳥會的資料，而不是其他生態學教授的調查報告，這是否顯示當時台灣生態界尚無一份完整詳細的大肚溪鳥類研究？當我們將這個問題請教林教授時，他表示國際上並無規定不可引用公開的生態報告，他也是在台中鳥會的會訊上偶然看到後經過鳥會的同意才用的。

採訪過程中，許多學者給人的感覺是：儘管生態界將為台電做調查的立場表現得相當超然，但是在面對輿論媒體時卻又有一種

不願多談、深談的矛盾心理。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或許從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劉小如教授拒絕吳森雄幫台電做監測的邀請的顧慮得以明顯見出。

76年接下台電監測計劃的吳森雄，當時便曾以電話方式一面向劉小如炫耀，一面邀請她加入調查計劃，却被劉小如婉拒。劉教授說，當時她記得她向吳森雄表示接台電計劃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而且她也不願意因加入後讓人認為立場不夠超然，發生日後若是台電污染環境生態了，便難提出改進的情形。

在講述這件事時，劉教授至今仍覺得當時她的拒絕是對的，然而一方面她却也很平靜的道出民間保育團體、學術單位之所以接，可能是污染者計劃的個人觀感。

她認為通常這些團體、單位都迫切需要研究經費，也許一旦他們接了計劃後難免落人口實，但換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錢卻可以讓他們做出許多研究，彌補生態學專業方面的某些不足。

吳森雄說，當初鳥會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接下台電的計劃。由於當時台中鳥會一直缺錢做鳥類數據，而台電願意出錢，台電環保處一位高級官員甚至告訴吳森雄你們儘管做調查，錢沒問題，「所以鳥會在幹部經過一番磋商後決定另外申請一個『台灣野鳥資訊社』來接計劃，以便能符合開收據的營利單位，為的就是希望能讓鳥會的形象單純。」吳森雄說。不過他表示野鳥資訊社和鳥會其實就是同一體，全由他負責，而他也相信，藉由此機會，這5年記錄將會是台灣在鳥類學方面最為密集的調查研究報告。

曾經擔任台中鳥會繫放組組長的林國彩對於吳森雄的說辭相當不以為然。他說：「我和謝錦煌都是台中鳥會在埔里的理事，鳥

會接台電計劃根本没找我們商量，聽其他理事說他們也不知道這件事，這根本是吳森雄一個人做主的。」

他並提到去年6月，野鳥資訊社為台電完成的第一個年度大肚溪口鳥類調查報告裏，擅自將他列為工作人員一事，他說他根本没幫台電做繫放，他只負責鳥會接自農委會的繫放計劃，只是事後吳森雄再將這份繫放結果同時報給台電。「這件事我相信台電和農委會都不知道。」林國彩又說。

這個行為被一位參與台電計劃的鳥友稱為「一魚兩吃」。

下落不明的經費

吳森雄以台中鳥會的名義自外接收計劃，到頭來鳥會却是一杯羹也分不著，是令林國彩最生氣的地方，也是促使他後來退出鳥會的主因。

不過，據說，吳森雄像接台電計畫這類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一名原為台中鳥會的元老會員，堅稱絕不能透露身份的年輕鳥友表示，兩、三年前，在一次墾丁國家公園以100多萬元的經費委託吳森雄負責製作解說用的鳥類標本時便已發生過。

「當時吳會長將抓鳥、做標本的部份交由民間的獵人和鳥商負責，鳥會負責繳交成品時標本的修飾工作，可是到最後鳥會却發現，國家公園這筆經費，鳥會却是一分一毫也沒進帳，那時有些鳥友為此憤而退出，但更多的人是笑著不言不語。」他如此形容的說。

對於吳森雄在鳥類上的專精，這名年輕鳥友說他一直非常佩服。台電的計劃他不明瞭，不過單就國家公園這件事，他不否認是吳森雄這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也是一些鳥友抨擊他最力之處。

「我不認為鳥會不應該接調查



「繁榮地方，增加工作機會」
台中電廠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裡如是承諾。
當地這些正受到電廠「庇蔭」
才有工作可做的工人們，
吃完晚飯等著加夜班。
但是民國 88 年
8 部機組開動後，
所有的工程行政人員，
將是台電自行調派而來，
屆時電廠還能提供地方上
什麼樣的工作機會？

計劃，但是所得的經費應該是要
做為鳥會推廣教育、健全鳥會制
度以及社會公益之用。」他這麼
表示。

掛名領錢接研究，一點不新鮮！

去年 6 月，台中鳥會做的「大肚溪口鳥類生態調查報告」首度完成第一個階段。薄薄 50 頁裏，看不出鳥會對於台電建廠後對附近生態有否造成影響的任何相關言論，倒是在前言裏看到一段近乎拍馬屁的恭維：「台灣電力公司一向對於生態環境保育工作的重視，由於火力發電廠的設立，主動地要求本社，進行長期的大肚溪口鳥類生態調查，以提供台電公司與相關單位環境保護措施的參考，並作為大肚溪口鳥類生態保護區規劃之藍本；台電公司此前瞻性之作法，對本省生態保育活動的推展將是一嶄新的

歷程。」

據說這本報告的執筆人為中興大學昆蟲系某位對鳥類雖有興趣，但認識、了解頗不深入的講師。照林國彩的說法，這位講師除了和他們做過幾次農委會的繫放之外，田野調查並沒做過，他只是依記錄整理出來，而野鳥資訊社之所以請他執筆，是因其為學者級的鳥友，具有寫學術性報告的能力。

可是學者却並不一定明瞭鳥類的田野狀況，所以依據吳森雄本人表示，他對這份內容不大滿意，而台電環保處調查監測課的蔡顯修課長也表明台電很不滿意的態度，台電認為屬於學術理論性的圖表太多，文字敘述太少，這會阻隔一般人閱讀這份報告的興趣。

很顯然這並不是一份學術性的報告，但是不是就能請專業知識不夠的學者執筆呢？

一位不具名，表示曾投注多年心血在鳥類生態界，滿懷憧憬，而後對整個生態界徹底失望，對此調查計劃知之甚詳的某大學保育社同學表示，這類事在生態學術界裏比比皆是，有些教授甚至不自己親自做調查，專門要學生以繳報告成績的方式換現成結果，所以台中鳥會這件事不算新鮮，就他所知，有些參與計劃的教授也只是掛名領錢，根本對鳥類一知半解。

鑑於此次經驗，因此野鳥資訊社在今年 9 月即將整理完成出刊的第二個年度報告，便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顏重威教授執筆。顏教授他認為，鳥會並沒有能力做學術性的研究，它的功能應該是在於推廣教育。

身為台中鳥會永久會員的顏重威，在鳥會創設時期，他與吳森雄分別擔任副會長和會長的職務，目前是台中電廠 13 位諮詢委員之一。早年台中鳥會大肚溪鳥類的田野調查裏，他與陳炳煌教授均曾參與。但他說，那 10 年所做的調查其實相當零星分散，稱不上是調查，只是好玩的叫參加的賞鳥者記錄下所見的鳥類而已，每一次參加的人幾乎都不同，所以數據上有些出入。如今參與台電計劃的鳥友又與他們那時的那一批賞鳥者完全不同。

他不否認第二個年度的鳥類調查他一次也沒去，但是他認為依照鳥會送來的資料上均標明當天的日期、氣溫以及調查時間應該是假不了的。

台中鳥會鳥友林文玉可就不這麼認為。

他說調查次數是看人寫的。以他以前在鳥會的經驗，過去中興大學曾委託台中鳥會做過三義火焰山的生態調查，其實鳥會缺乏哺乳類方面的人才，他不懂為什麼仍然接下了。他記得那時他去調查哺乳類往往認不得動物，吳森雄告訴他不認得可以問當地的



居民，林文玉說他相信有很多義工也與他同樣的情形。而最明顯的是，鳥會去調查的次數絕對是沒有達到中興大學規定的次數，但是他看到報出去的次數却完全符合。他說，所以他懷疑此次台電計劃的調查次數是否有偷工減料的情形？

600 多萬元買斷一個台灣鳥類界？

每年 135 萬元，5 年 675 萬元的研究經費誘人嗎？對於一個沒有什麼收入來源的民間團體來說，卻相當誘人。

但是據台電蔡顯修課長的說法是，到目前為止兩年做下來，台電付給台中鳥會每年約有 150 萬元。

去年 6 月，與調查報告同時出爐的還有一本印刷精美的「大肚溪口賞鳥指南」，書的底頁背面上方打上「台灣電力公司環境保護處印製 台中鳥會策劃」等字樣，攝影者為國內知名鳥類攝影家陳永福。據參與台電調查的一位鳥友說，賞鳥指南約花了 20 多萬元，包括在經費內，裏面的鳥類照片並非陳永福特地為台電計劃拍攝的，而是直接取材自他

佔地 457 公頃的灰塘用地，
台電打算用來堆填可使用 35~40 年
台中火力發電廠的煤灰。
但是據一位電廠工程人員表示，由於
機械維修不多，目前電廠的發電機器
通常使用 10 年後就已經相當老舊。

平日的攝影作品。而吳森雄也說，每年為台電製作火力發電廠區鳥類生態宣傳單也包含在每年的 135 萬元合約裏。

對於這點台電倒是否認了。蔡顯修課長說，台電之所以找台中鳥會做調查，原因是他們是對大肚溪口鳥類最了解的一羣。當初合約中確實記載賞鳥手冊的製作，但其他的宣傳並不在計劃範圍內。

而蔡課長表示：台電對這本賞鳥手冊其實很不欣賞，「太簡單了，相片太少，而且只有圖片沒有文字敘述。」他這麼說。

但是鳥會的林國彩却不認為台電說了實話。

他說，鳥會與台電那年訂約的事後，他曾經經手合約影印本，親眼目睹合約內刊載著第一年 138 萬元的調查經費，並條列著 3 個項目：繫放、調查和宣傳。其中宣傳一項雖無另立名目，但却是併入作繫放用印刷物的印刷



台中鳥會位於前任會長吳森雄私宅的樓上，右方是鳥類標本陳列室，左方樹葉覆蓋的地方，則是吳森雄私人的活鳥園。

費內。

是台電的宣傳、公關？還是單純的調查研究？吳森雄與台電應該都心知肚明吧！

關於一座小島的神話……

近幾年台電對於塑造環保良好形象可說不遺餘力，「敦親睦鄰」常常掛在口邊。據台中電廠辦公處兩位高級官員說，「零污染」將是台電的目標，台電絕對會做好污染防範措施。承諾的第一步就是從台中電廠開始，煤灰絕不用海拋方式，以免污染海洋，預定在溪口處從電廠劃向海洋 457 公頃的灰塘用地放置煤灰，他們估計可堆放 35～40 年，填置後的平地台電希望能利用做其他的建設或工業用地；另一點保證台中電廠的廢水絕對不會排放出去，這些將經過很乾淨處理的廢水，這兩位官員說：「台電將用來澆灑電廠內的花草樹木及噴灑煤場的煤。」

若是日後證實的確因台電的建廠而造成當地生態的重大斷傷，台電將如何補救？

顏重威教授說，其實無須等待將來，台電設廠將潮間帶破壞後現在已很明顯看到鳥量和鳥種減少很多。

而吳森雄却很「樂觀」的表示，那時台中鳥會為台電做的 5 年調查報告就發生作用了。

他說：「現在我們都已經可以預見 5 年後對當地生態影響的原因大約可歸納為 4 項：水污染、魚塢、工業區的災害或者是否為電廠。到時可能這 4 項都有，不過原因若在台電，則我們訂的契約中台電保證願意彌補。」。

彌補的方法為何？

經我們求證台中電廠，證實了吳森雄所言。

雙方均表示，打算將大肚溪入海二分法，在溪口處、電廠旁的沙洲地用人工填海的方式造一座 80 公頃，模擬濕地地形可供鳥類棲息、覓食、繁殖的人造土地，內設一座觀鳥亭。

吳森雄說，他保證到時一定是兩步路一個鳥窩，鳥類密集的程度，從上空往下看絕對只看到密密麻麻的鳥，看不到這座小島。接著他無限嚮往的說：「這是我從小的心願，希望美夢成真……」。

此時我們突然恍然大悟，原來爭嚷這麼久，生態問題往往到最後仍是得不到解決，倒是某些人的欲望——得到了滿足。

人造濕地可不可行？

劉小如教授認為並非不可能，但時日可能要很久，並且也要看建造者是否有心，才可能達到一個成熟穩定的階段。「可是，」她說，她不相信台電真的願意用心去做，「吳森雄的『小島夢』不過是台電安撫賞鳥人的說法罷了，這 5 年調查計劃也只是台電的一個幌子。如果說有一天這些鳥真的都擁擠到 80 公頃的小島上，那是因為鳥無處可去，才不得不選擇那裏。」劉小如說。

在無謂的開發、污染……等重重疊錯之後，大肚溪還能再吸引鳥類？吳森雄的小島還會站滿鳥嗎？真令人懷疑啊！…… ♀



被製成標本的魚狗，羽色已不若生時般光亮。

撰文■迷走
攝影■王俊傑

「歷史如何成為傷口」製作過程

「歷史如何成為傷口」這支錄影帶，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約 10 天後開始籌劃製作的。最初提議做這支帶子的是剛從中國大陸返台的旅美錄影工作者鄭笠，她是紐約一個專做小眾傳播及媒體批判的錄影工作團體「紙老虎電視台」成員。在大陸學運發生之後，她親赴北京從事錄影與訪談工作。「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當局對外來採訪者的態度漸趨嚴厲，隨著情勢的吃緊，她便和一些外籍記者一道撤出，然後轉來台灣。

當時台灣聲援大陸學運的熱潮已在冷卻中，鄭笠很想了解台灣在「六、四」前後的反應，尤其是傳播媒體的報導情況；湊巧此地錄影工作者王俊傑將「六、四」前後台灣的電視報導錄影下來。看了這些帶子，使剛從天安門回來的鄭笠大感驚訝駭異，她發現各種報導與聲援活動的荒謬離奇扭曲濫用，已經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於是與王俊傑討論後，決定合作製作一支錄影帶，對台灣的主流傳播媒體（尤其電視）進行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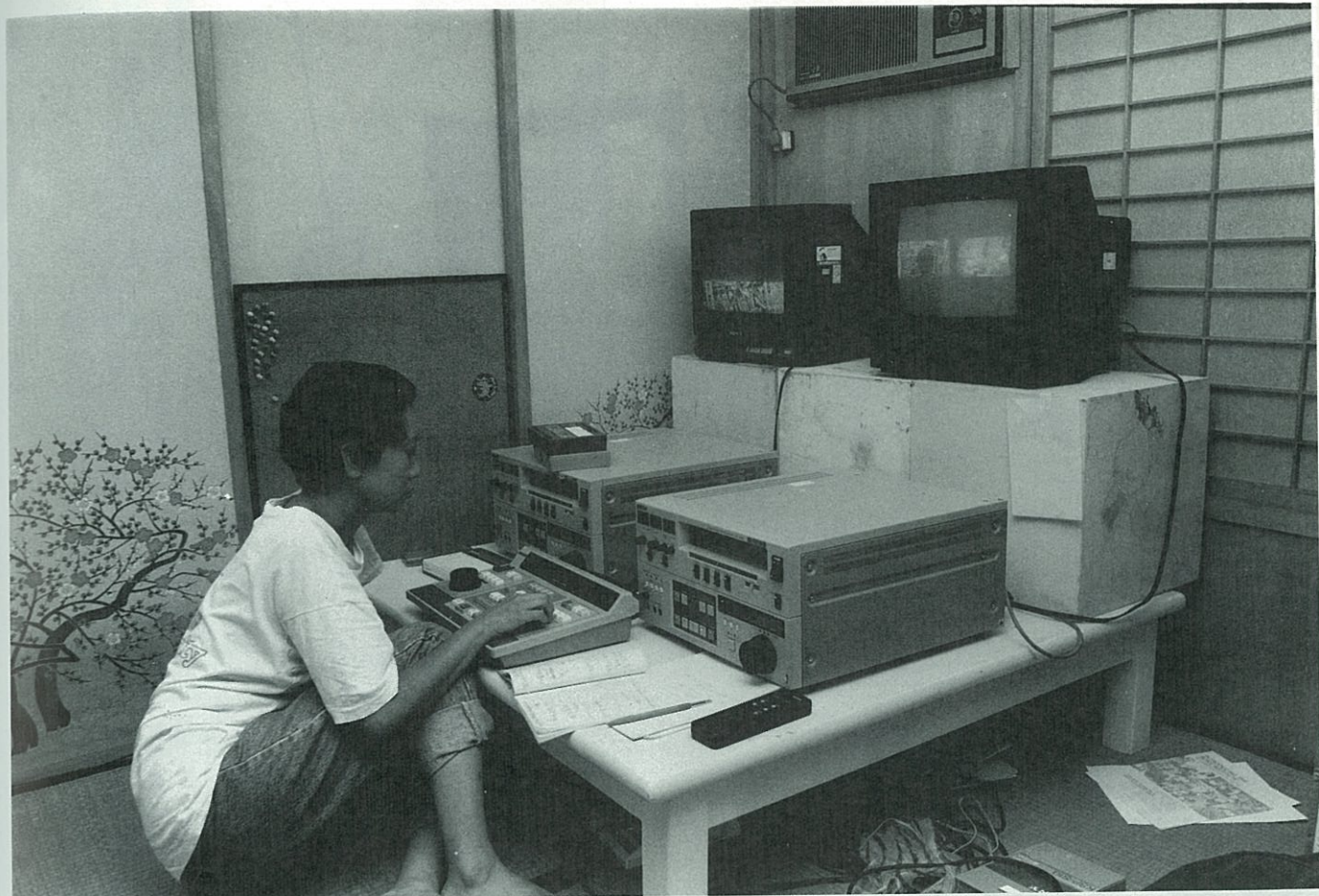
由於鄭笠在台停留的時間短暫，行將返美。而王俊傑稍後也將前往德國攻讀錄影藝術，參與並關心這項工作的朋友們，認為因應客觀形勢的刻不容緩，有必要儘早完成這支帶子。於是籌劃工作分兩路進行：一方面尋找器材設備的支援，另一方面則約集朋友對影帶的內容和形式進行討論。初步決定使用 3/4 吋的帶子，以確保日後拷貝的品質，而且錄影帶同時在朋友的熱心幫助下，製作成本因而減低不少。

鄭笠為大家介紹「紙老虎電視台」的宗旨：「大眾文化的權威建立在民眾對它的信賴，而這個權威的合法性

其實是隻紙老虎。深入調查媒體的企

業結構並對其內容作批判性分析，是朝向民主、重新規範資訊秩序的必要步驟」。她並介紹了「紙老虎」批判主流的一般做法——建議不妨就延用這個名稱，以及小眾媒體 30 分鐘長度的格式，用評論搭配影像的方式來製作這支帶子。由於朋友們對她所提的這項宗旨頗能認同，而且認為「紙老虎」的運作方式頗值得引介到此地來，因此也同意這個做法。至於是否採用評論員評論的方式則略有爭議，有些人希望使用純粹影像呈現的方式，避免再加旁白或文字，也有人認為或許使用稍具實驗性的手法，把台灣原本對「六、四」就相當荒謬的反應予以徹底荒謬化，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批評……。不過，因為考慮到這種使用錄影媒體來批判主流媒體的作法，目前還在嘗試和示範性階段，主要目標能放在訊息傳達清楚、一般人易於了解接受的方式，因而仍舊割捨了其它較實驗性的作法。此外，由於當時美國記者在中國大陸進行訪問時，以逆光遮臉的方式攝影以保護受訪者；所以這支帶子也決定用逆光攝影，讓評論員的面目成為一片暗影以嘲諷抗議主流媒體的尺度。

在大家熱烈的討論與分析之後，決定把這支帶子定位在 3 個主要方向。第 1，是批判主流傳播媒體如何將「六、四」事件轉化為一個反共愛國教材，重建在開放大陸探親後已逐漸崩毀的恐共神話，並為國民黨年底大選造勢。同時，由於這次中共媒體對事件的處理，與過去國民黨主控的媒體在處理「五二〇事件」或「美麗島事件」，在手法上有驚人的相似性，因而兩者的對比便成為重點之一。第 2，是批判 3 家電視台對外國（尤其美國）電視資訊的依賴，它們本身採訪報導品質的低落、以及電視報導如何成為官方傳聲筒，而完全淪喪了職業尊嚴與報導倫理。第 3，則是批判此地大眾通俗文化的運作邏輯，如何



使一個意義重大的嚴肅歷史事件，轉化為一場人人引頸期待續集的大秀。批評對象除新聞報導外，還包括像「歷史的傷口」這支 MTV、「演唱會加救國團團康」式的聲援大會等等。並按題目推派出 3 位評論員。

由於這支帶子是定位在對台灣大眾傳播媒體的批判，因此不直接論及學運本身。影像的取材也以台灣 3 家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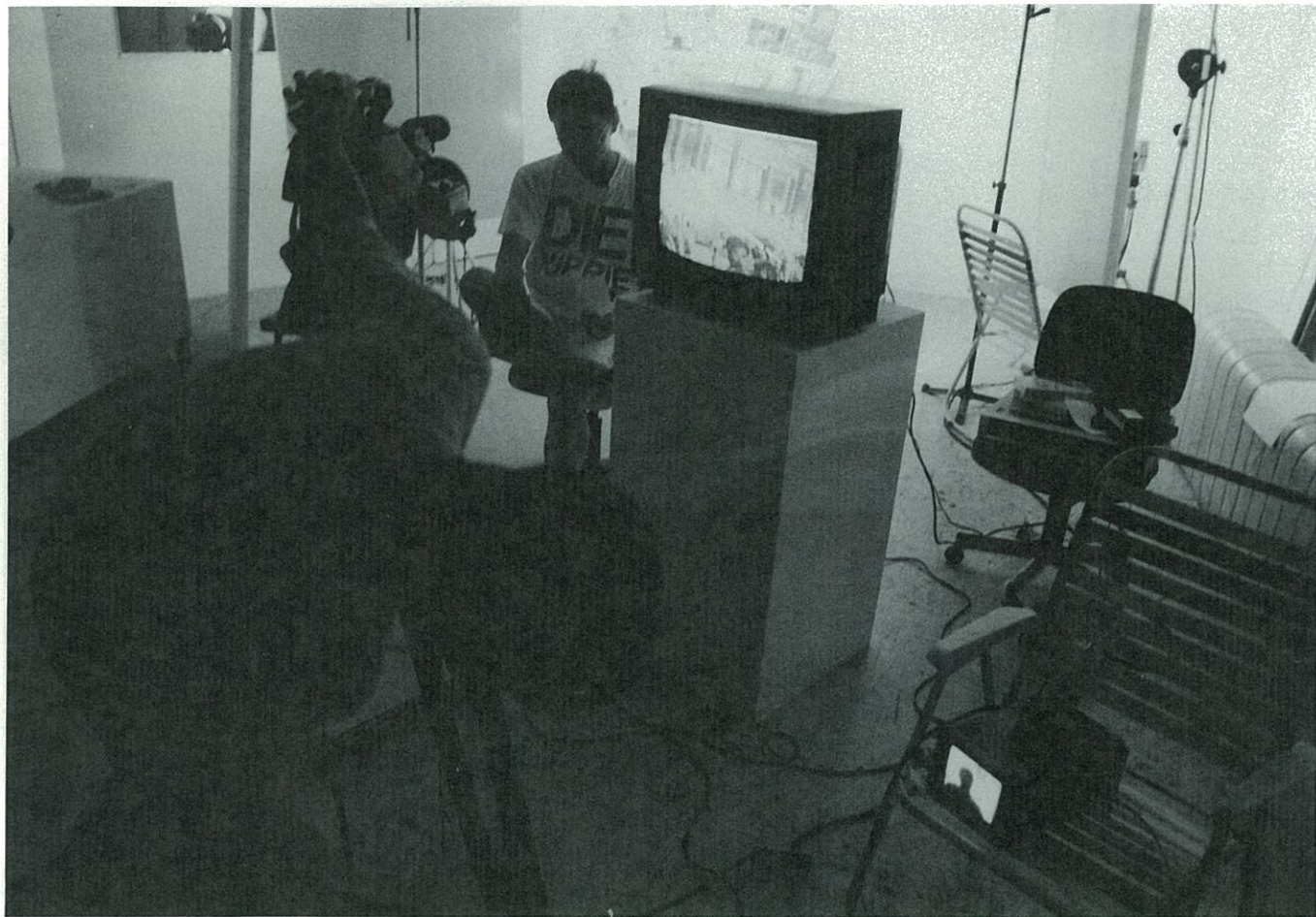
視台上所出現過的為主，再加上幾位朋友在一些聲援活動現場拍下的帶子。其中製作「另一種聲音」的洪智育，在台灣聲援活動一開始便幾乎每場都進行攝影紀錄，為這支帶子提供了許多電視上所見不到的珍貴畫面。唯一需要再進行錄影的是評論部份，這部份「映像觀念工作室」的呂欣蒼先生慨然答應支援攝影棚及攝影師，

鄭笠在剪接機前，由大批錄影帶中剪取可使用的畫面。這是製作過程中最耗時的工作之一。



使用逆光攝影，使評論者臉部成為一片暗影。以這個做法來諷刺三家電視台的尺度。

媒體批判媒體



映像觀念工作室
支援攝影棚、
器材以及攝影師，
拍攝評論的部份。

讓帶子能做到預期的逆光效果。而片頭則決定像一般電影院般唱國歌。在得到謝徵忠同意後，採用了他去年獲得金穗獎、充滿趣味性的國歌動畫。最後，甚至找到了一家熟識朋友的傳播公司，願意免費借用剪接機，而節省下租用剪接機的一筆費用。

整支帶子由討論定案到完成，只用了不到兩週的時間，而且只花費了2,567元新台幣。在完成後私下試映給一些朋友看，反應大致上相當熱烈而興奮，當然，熱烈的不單是叫好，也包含了各種的討論、批評與建議。其中，同樣從事小眾媒體傳播工作的綠色小組，以同道的義氣担起拷貝與發行這支帶子的工作。於是，便決定了這支帶子公開的方式。並且決定用帶子發行的盈餘成立一個基金，讓以後有意做這種工作的人，能得到一些

支援。在帶子放映後，有不少朋友談到後續與持久性的問題，要如何繼續推出第2支、第3支帶子。甚至推動台灣出現像「紙老虎電視台」這樣的團體。但畢竟這支帶子的製作成員只是個臨時性的組合，並非永久性團體。然而這支帶子的主要目標，僅在做一次示範，讓更多的人了解到，用錄影帶這種媒體來表達意見、傳播理念所費不高，技術也不難，而且形式上有很大的自由，這是個廣大而有待開拓的空間，可以發揮最狂野的創造力、進行最激進的實驗。

或許總有那麼一天，所有被主流媒體體制排除在其影像之外的人們，都可以用這個媒體來發出聲音、進行反擊。

♀

年輕人不要奢望前途會自動站在你這裡

人間到處有.....

眼光要放遠

人生的逆境有時會出奇不意的來臨，這時候，絕對不要用無望和恐懼去面對它，更不可因此而失去信心。「落葉是爲了要出芽，下雨會有個更晴朗的天」，試想：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自己的前途靠自己創造，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時的得意或失意，都不能保證未來一定是好是壞，把眼光放遠，永遠保持一顆上進的心則成功必然屬於你。

統一小格言：永遠保持樂觀，隨時要有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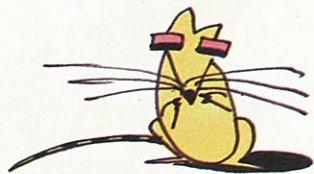
愛用者服務專線：(02)7002855 · (06)2535064

服務信箱：台南永康總店中正路301號



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統一企業公司

後來， 貓吃了老鼠



懂得 Buy on rumours (買在風風雨雨時)

我們稱屬貓的事實：黑暗仍看得清楚

通常 Buy on good news (買在高價賣出時)

我們稱屬鼠的事實：忘了美食後面的籠子

鼠說：聽說房地產漲過了頭，一定會跌。

貓說：那是台北、高雄；台中1989.6月份才蠢蠢躍動。

貓說：台中長黑期，中港路兩側房價，依然呈現平盤或小幅。

貓繼續說：台中市商業中心的黃金矩型，就是中港路兩側。(打開台中市都市發展圖，將看得更清楚，中正路是舊市區發展軸線，車站中港路延續中正路，成了新市區發展的中軸線。中港麥當勞、自然科學博物館、經國大道、全國大飯店、翠亨村、蓮園、楓丹白露：等名店所圍成的商圈，儼然是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頂好商圈，全省商圈)。

貓接著說：但，中港全國商圈(自然科學博物館，每假日天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潮高達90000)，只有二塊純種商業用地(非一般商住混合，販賣動線無法充份配合的大樓)：其中一塊原漁市場，目前土地喊價一坪200萬；其中另一塊，與麥當勞、自然科學博物館成三角鼎立的——中港俊國。

喘了一口氣：

貓又說：台中市中港路麥當勞，締造了全世界單日最高銷售額的記錄：導引日本著名百貨公司伊勢丹前來瓜分中港全省商圈這塊大餅的意圖。



(1989.8月7日自立晚報)

貓還說：來來百貨、永琦百貨也探了好回路，隨時都可能下決定的。

鼠終於說：聽說(又聽說)中港俊國，六樓、十四樓，我喜歡的(它喜歡他人買的)早就被一家證券商、Disco業者，買走了……。

貓說：還有地下二樓二樓超大型停車場，地下一樓多國籍美食街，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Sloble百貨精品賣場，七樓八樓大型AV聲光中心(Audio聽)(Video視)·九樓十樓電腦資訊連鎖站·十一樓十二樓大型藝術典藏結緣處·十三樓香子弟知識聯誼俱樂部·頂樓50年代露天咖啡廳或60年代鋼琴酒店。

貓說：不說了。

只要總價200萬，就能擁有麥當勞、自然科學博物館對面一座會讓鈔票發芽的商業廣場——中港俊國

貓忍不住又說：要不要讓口袋中鈔票發芽，決定在你



■投資興建/俊國建設/全案策劃/俊國建設/關係企業/海山集團
·俊國企業/建築設計/大將作建築研究所·王乙麟建築師/營造保
證/冠鈞營造·俊國營造/結構設計/陳壽彬結構顧問/空調工程/
三群空調公司/保全管理/俊邦保全/行銷策劃/中估企劃/工地地
址/台中港路麥當勞對面/電話(04)32259051(總機)

貨櫃裏的獅羣

基隆五堵海關看到「木石手工藝品」的進口貨櫃頓時敏感起來……在塑膠網、粗糠堆中他們發現藏着一羣獅子，兩雄九雌，與上百隻象牙，他們說：這些都是列入禁止進口的珍稀動物……



由南非的台灣商人走私到台灣的 11 頭獅子，會流入土豪劣紳的大客廳，或是加工後再出口？

象牙和獅皮是以史瓦濟蘭的紙箱包裝的，這可能是原產地。

上個月（8 月）南非政府查獲大批台灣商人的象牙倉庫的電視新聞才播出不久，基隆海關無意間查獲大批走私進口的象牙和 11 張完整獅皮。基隆海關緝私官員表示，這批象牙，獅皮是以「木石雕刻品」貨名申報進口，由於報關單上沒有標示詳細的貨物造型、樣式，而引起他們的懷疑。在開箱之後，發現櫃內張著網子，紙箱內又裝滿令人不快的粗糠，頗有讓查驗官員「知難而退」的用意。這一來這名海關官員更是覺得非徹底檢查不可。結果，搜出了完整象牙 68 支，初步雕刻象牙 79 支，已雕刻象牙 22 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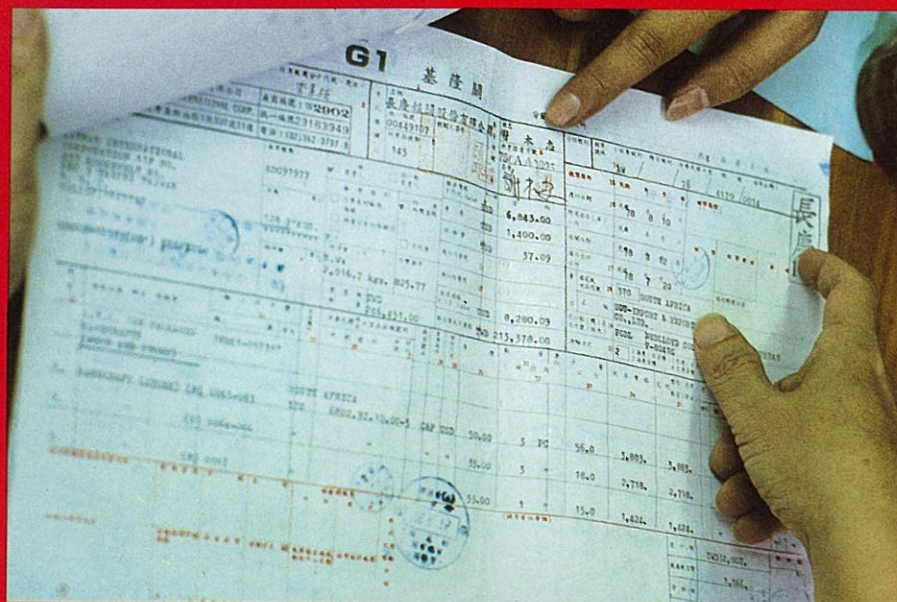
象牙鍊珠 93 條、象牙手環 205 件、象牙雕刻 20 件、象牙西洋棋 6 套、象牙水果雕刻 14 件、象牙節型項鍊 34 條、象牙項鍊墜子 180 件，另外令人心驚的，是 11 張完整獅皮。

這批象牙如果換算成活象，應該不下於 1、200 頭大象羣吧？目前台灣已是世界最惡名昭彰的野生動物「貿易王國」，全島各地藝品公然販賣象牙雕刻，嚇壞了來台調查的國際綠色和平組織。連上個月底在台北空軍官兵活動中心的「珠寶金幣黃金大展」中都展出一尊「象牙觀音」，苦海慈航的媽祖娘娘如果天上有知，對這些富裕的台灣信徒，這種血腥行徑會如何降罪？

這批象牙和獅皮是由南非的 Hou Expore Co. 出口（看來也是台灣人開的公司），台灣的安



攝影／撰文■沈英



報關單上只填了
Handcraft, (手工藝品),
而引起海關的懷疑。
通常企圖混關的
野生動物, 會以含糊的
名稱像 Artificial Jewelry,
報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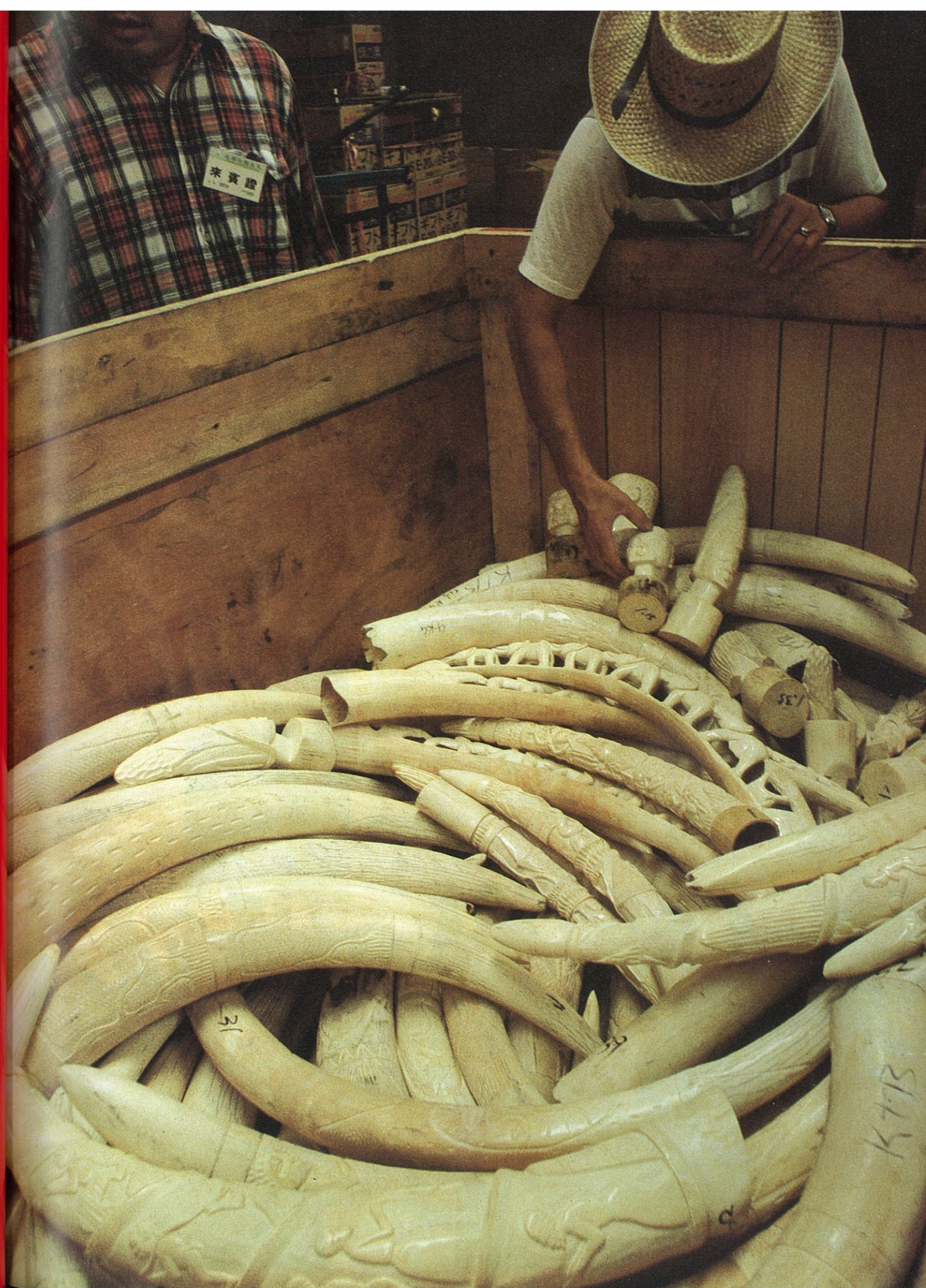
裴股份公司進口, 後者已逃避無蹤。這批象牙零售價約可達台幣3000萬元, 海關官員估計起岸價格約1000萬元。走私商人將處以3倍的罰款, 這批象牙和獅皮將被拍賣。換言之, 這批象牙和獅皮仍將流回台灣的市場, 大家還是擁有「走私成功」的象牙, 不同的地方是安裴公司賠了一大筆錢, 而國庫多一筆拍賣私貨的收入。

對於非洲草原上的象羣和獅羣、犀牛羣等等瀕危的動物而言, 被盜獵、宰殺的命運, 沒有一絲絲的改善。在目前台灣商人要錢不要臉的情況下, 而政府又無力扼阻之下, 我們只有祈求那尊象牙觀音, 讓那些走私象牙獅皮犀角的商人, 死後下地獄, 輸入「獸道」, 牙被拔、皮被剝、角被鋸……都投胎到非洲轉世成大象、獅子、犀牛。

上百頭非洲象只消一個
大木箱就裝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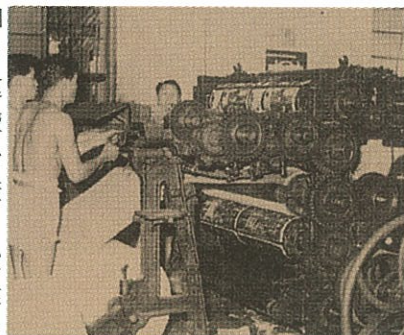


只經粗略分切的
象牙項鍊、手鐲、墜子,
暗示台灣脫離不了
「加工出口區」的本質。



成長是一份喜悅，更是一份責任

自立報系的誕生，延續40餘年的成長歲月，從四開一小張黑白印刷的自立晚報開始，發展成彩色精印，日出四大張的自立晚報現貌；及至77年報禁開放後，創刊自立早報，並於今年中創刊自立週報海外版，並擁有圖書出版及門市等機構，構成一龐大事業體，從清早到夜晚，24小時服務國內外讀者。另為進一步快速的服務全省讀者，除了在北總社印刷廠印刷報紙外，並在北部五股及南部新營建置印刷廠，並



啓用最現代化的傳版設備，三廠同步印刷，使我們的服務臻於更好、更快的境界。40年來，每在國內發生重大事件，自立報系的記者往往一馬當先，言人所不敢言，發揮獨一無二的影響報導。正因為如此，自立報系出版的報紙普受讀者的喜愛，今日，自立報系已被譽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報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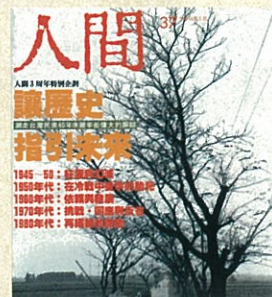
然而我們不敢自滿，我們深知，成長是一份喜悅，更是一份責任，我們以此自許，只有大眾讀者的認同，才是我們的最大鼓舞。



我們願做報人——享受成長的喜悅，樂於致力社會的責任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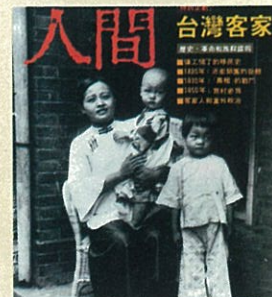
一期又一期愈加精彩的專輯策劃！



37期(77年11月)

《讓歷史指引未來》：

三周年的「人間」做過撼動媒體的專輯，檢討了戰後40年臺灣社會發展，批判並反省親官方媒體的「唯經濟發展論」，面對40年來官方宣導的經濟成長「神話」，提出嚴肅的質問。



38期(77年12月)

臺灣客家專輯：

對於三百年來客家系臺灣人歷史的、社會的考察，這個特集是獻給客系與非客系在臺灣的中國民衆，爲的是去除因無知而來的誤解，尊重彼此的差異，從而共生、共榮和團結。



40期(78年2月)

黨外執政專輯：

黨外執政思考的是：國民黨何時下台？民進黨有沒有執政的能力？這上台、下台之間，到底會出現怎樣的政治局勢？人間從兩位實寫執政的「黨外」縣長經驗中，可瞭解國民黨下台的縣，政治運作局面。



41期(78年3月)

臺灣職業軍人專輯：

40年來，首次如此廣泛而積極的討論臺灣職業軍人，這個「不是秘密却無可奉告」的一群人的生活、愛與憎。推出之後，引起軍校同學的搶購，軍校當局的禁閱，軍方有關單位的極大關切，許多人說無書可買，可見熱烈狀況。

您沒有理由錯過日益精彩的「人間」雜誌……

訂閱專線：**7091920** 訂閱一年：1780元
訂閱二年：3500元

人間雜誌社

社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郵政劃撥：1008791-0號

它會是 另一個關渡嗎？

——救救蘭陽平原最後的沼澤地



52 甲低地為鷺科、秧雞科留鳥及大羣過境、渡冬水鳥的棲息場所。尤其是冬天時，這裡是水鴨的最主要棲息區。

五 十二甲低地，位於宜蘭縣五結鄉下福村冬山河畔，地勢低窪，草澤遍佈，數十甲土地終年積水，無法耕種，平時人煙稀少，是蘭陽平原重要的水鳥棲息場所。

每年秋初至冬末，此地總是鳥網密佈，槍聲四起，水鳥一直受到嚴重的獵捕壓力。但最近，這片沼地將面臨更大的浩劫。這片尚未辦理土地重劃的私有農地，

大部份已被有心人士買下，目前地價正飆漲中。

隨著道路的拓寬，土地の利用，一車車的填土與挖掘成為必然。在怪手的助虐下，這片蘭陽平原最後的沼澤地已面臨滅絕前的最後掙扎。



黑腹燕鷗。



鳥網纏身的灰鵲鵒。



碎石小徑將闢為 8 米寬的柏油路面，52 甲的生態環境已亮起紅燈。



搭棚埋鍋煮烤鳥的獵戶。

葉綠素的呼喚！

人間主張：
保留台北市的最後之肺——
一座完整的7號公園。

當低壓的灰雲，使您視野無法開展；
污染的空气，使您的肺呼吸困難；
刺耳的噪音，使您心情煩悶焦慮；
您一定渴望擁有一片淨天淨地，
讓肺享受新鮮空氣、
眼看葱林綠意、
耳聽蟲聲鳥鳴。
那麼，請用心感受葉綠素的呼喚，
與人間一同堅持：
保留台北市的最後之肺——
一座完整的七號公園。

喜怒哀樂・盡在人間

獨一無二的贈品《人間故事手冊》與您一起成長

《人間》關懷您的心路歷程與生活尊嚴。
在激盪與現實的社會中，
您需要一個如《人間》般，
充滿希望和愛的知己。
現在訂閱《人間》，
立即免費獲贈
印刷精美、高品味、多用途的……
《人間故事手冊》。



■《人間故事手冊》挑選了人間雜誌自創刊以來的60幅精彩作品，每一張照片的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值得珍藏。

■《人間故事手冊》預留了60頁空白，可讓您隨時隨地記錄自己成長的軌跡，精緻、人性化。

■沒有一般年度日誌本的時間限制，可配合您的需要長期使用，更具個人歷史價值。

■市面上無法買到的獨一無二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請立刻行動！

一般訂戶一年：1780元

二年：3500元

學生訂戶和續訂戶一年：1680元

二年：3300元

電話訂閱：(02)709-1920洽林惠美小姐
劃撥訂閱：1008791-0人間雜誌社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

阿毛第一張水彩畫 的素材—— 水彩、畫筆、他的臉

我永遠忘不了
那張顏色比畫紙還豐富的小臉蛋
第一次畫水彩的阿毛
看起來比一流的畫家更多彩多姿
瞧他那股專注的神情
誰敢說

他不會是下一個畢卡索 **統一鮮乳**，給孩子一雙強有力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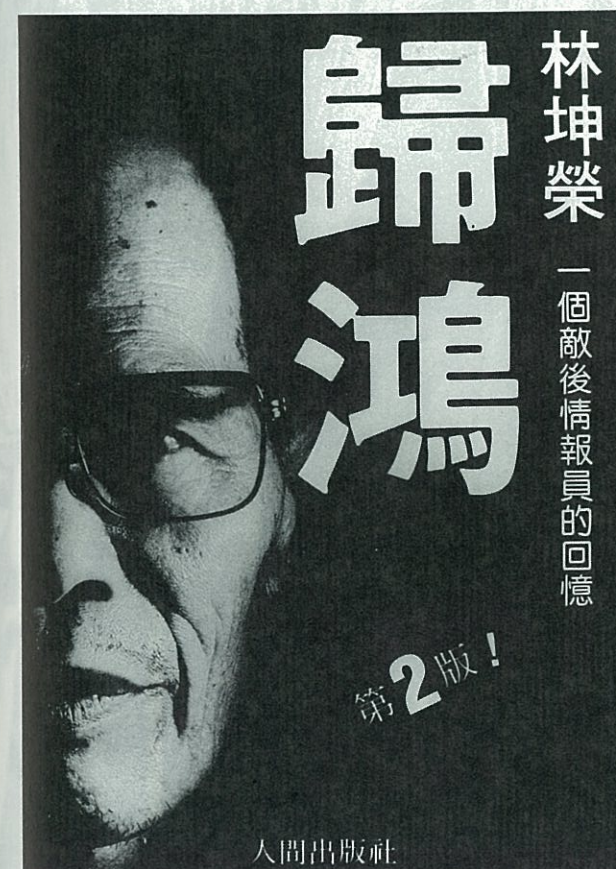


人間出版社

震撼性出版！

一個被中共囚禁27年的「國特」
林坤榮親歷中共「廣州公安聽看守所」、
「韶關第二勞改監獄」、「青海德令哈勞改農場」
「青海化隆戰備監獄」詳實、公正、感人的
手記大公開！

歸鴻：一個敵後 情報員的回憶



楊憲宏序：赤獄「國特」
1. 「你到江西去架設電台」
2. 香港的危機訊號
3. 廣州大追蹤
4. 豪華的招待所
5. 疲勞轟炸
6. 獨房反省的死囚
7. 「三關五好」●關關似鐵
8. 韶關第二監獄
9. 從廣東到青海高原
10. 柴達木盆地德令哈農場
11. 戰備監獄大統計
12. 迢遙歸鴻望碧空

- 全書360頁25開本定價250元
- 劃撥優待 8 折200元
- 劃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91～9號5 F
電話：322-2357



統一小格言：永遠保存樂觀，隨時要有笑容

服務專線：(02)7002855 • (06)2535064
服務信箱：台南縣永康鄉塩行中正路301號



草原上的蕃薯籐

《大陸台胞系列報導之一》

呼和浩特的個體戶，
在路邊沿牆擺起一把掃把，
招來駐足的大小客人

這是一系列有關中國大陸的台胞，活生生的現場記錄、報導，其中多數是早歲移居內蒙，從遙遠的大草原傳來的音訊。文革十年，這些懷著理想、熱情，懷著為祖國奉獻青春的心情，回返歸居的台胞們，和中國苦難的歷史，共同譜下淒蒼、悲慟的時代曲目。孫燕玉女士在孤絕中精神崩潰，陳潤章先生一心想著萬戀故鄉，還有從何文德先生口中轉述的海南島台籍日本兵的事跡，他們的遭遇，道出近代中國悲涼的一頁歷史……。

內

蒙古，這片中國北陲的草原天地，對台灣的住民是那麼遙遠和神秘，但在這片遼闊的北國之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的曠野裡，越海而來的蕃薯籐竟也堅韌而勇敢地在此茁壯、繁衍……

內蒙古幅員遼闊，面積 118 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第 3 大省。行政劃分上，內蒙古自治區計有 9 盟 3 市（盟、市相當於其他省份底下的地區）。在這一片廣袤的土地上，第一代的老台胞一共有 20 戶人家，包括第二代以後的總戶數則有 85 戶，分別散居在 7 個盟、2 個市。與其他地區比較，內蒙的台胞並不多，而且是文革之後大家才有聯繫，以前都不敢。

文革後台胞才有聯繫

最早來到內蒙的老台胞要數史乃濟。史氏為台北人，1937 年攜帶兩個孩子前來，最後史乃濟的台籍妻子也過來團聚，後來因病去世。史乃濟現年已 83 歲，垂垂老矣，目前與長子史鐘美住在海拉爾。

另一位早年即到內蒙來的台胞為王定國，王氏為台灣原住民，1938 年時年僅 7 歲，即隨兄長來到內蒙。帶他來的哥哥後來返台，倒是他在內蒙落戶。雖然教育水準不高，但在內蒙成家，娶了當地的漢族小姐，共有 4 女 3 男。

其餘當年來到內蒙的第一代台胞，多為上海華東軍區台灣幹部訓練團的成員或 70 師的老兵。到內蒙落戶的台訓團成員多半是在 1954 年前後到達內蒙，之前有些是中央軍委外語學

事

實比現實或歷史重要，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現實」對歷史、對事實都會有干涉，而被採訪者的「現實」是複雜的。

文革的受害者，全國上上下下都是，因此一般人都不會說自己特別委屈。但目前大陸一般人回顧文革，普遍有一種氣氛——似乎過去諸活動中，沒有當過右派的，還不很光彩。

1981 年，中央頒第 38 號文件，指示各單位〈正確對待台胞〉，在當前對台政策之下，台胞是有一些特殊待遇的。

好不容易捱過了 40 載，如今雖然大部份人均與台灣的親人連繫上了，但也不約而同的發現，家鄉親人都比自己更富裕。

我做為採訪者，心情是複雜的。基本上，我認為這羣人是國共內戰，國家民族分裂的犧牲品，在台灣也有命運相同的一羣人。若由預設的政治立場看待他們的經歷，無異強迫他們再犧牲第 2 次，重複歷史的荒謬。若把焦點放置在個人經歷的曲折坎坷，也實在沒什麼深刻的意義。但我非史學者，我實在只希望自己比較忠實、客觀的記錄這一代人的經驗，做為將來

撰文■葉芸芸

院（現在叫南京外語學院）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這一批人於 1953 年到達張家口，計有謝慧君、張光文、翁明仁、蔡掌珠、鄧阿錦、張明國等 6 人，其中謝慧君、張光文、翁明仁和蔡掌珠夫婦是知識份子，鄧阿錦和張明國為 70 師的台籍兵員。

研究這段歷史的資料，也是對自己做為一個中國的台灣人的追究。另一方面，我想從個人在大環境中的堅持與掙扎，來探究人存在的價值或品質。

歷史是殘酷的，不容人「溫情」的。50 年代，幾億個蔡國泰希望所寄的那個祖國政府，也不過 40 年，已經老僵腐化到要開坦克鎮壓學生運動，我們都見證了她的墮落。歷史洪流中的個人，都是又軟弱又堅韌的，有一個被採訪者，很形象的描述他的文革經驗，他說就似大水沖流過來，絲毫沒有猶豫的機會，個人只能隨波逐流，而大部份也都生存下來，並且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

而就事實而言，大陸台胞的文革經驗，是存在著歷史的或地域的因素的影響。以內蒙言，因地處邊疆，「國家安全」為敏感問題，對外來者的「來歷」，特別深究。而台胞最多的福建，雖然語言、風俗習慣都相近，但一來因地處台海前線，二來因日據時代的歷史因素，當地人對台胞素無好感。浙江則係蔣家故居所在，在簡單化的敵對意識下，台灣同胞也被等同於國民黨或蔣家，命運之悲慘可想而知。

撰文■黃樹人 照片提供■葉芸芸



遼闊的屋上景觀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台訓團」原定的任務「解放台灣」，在大情勢之下被擱置了起來。在抗美援朝的運動中，有少數人北上參加了朝鮮戰爭，未幾戰爭結束，謝慧君等人反而到內蒙古來了。由於有些是知識份子，因此落戶後也多半從事本行的事，像翁明仁搞水利、張光文搞外貿（張氏現為內蒙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的經理），謝慧君搞攝影。

翁明仁係台灣台南人，台北延平大學的學生，「二二八事件」後到香港當海員，就從香港進入大陸。50年在廣州參加解放軍，後來轉入中央軍訓團，再到台訓團，最後轉業到內蒙（巴盟）落戶，一直是搞水利的工程人員，目前的職位是高級工程師。蔡掌珠，早年隨父親等全家人到香港（父親經商），最後進入大陸，1950年蔡掌珠兄妹4人同時在廣州加入「台訓團」。

原隸國軍70師的內蒙台胞，還有在山東被俘的台中人張明國和客家人陳潤章。而命運多舛，迄今仍未成家的賴玉生（新營人）原隸屬62師。

現任內蒙台聯會會長的曾國賢也是台中市人，南屯國小畢業。1944年曾受日本公司派到大阪受汽車修護訓練。1946年秋天入伍，翌年2月16

日被押上軍艦，從基隆開航離開台灣，從此40年與家人音訊不通，迄今也沒有聯繫上。49年他所隸屬的21軍團投降，他也轉而成了解放軍，輾轉到了內蒙軍區司令部，當上汽車班長，但因有「國民黨軍」的歷史，早就被判定「不准提拔」。

曾國賢在1957年成了家，文革期中他是「三開份子」最近當選了內蒙人大代表。

除了早年前來經商或前述台訓團成員及國民黨70師、62師的老兵之外，還有一部份像50年代「回國支邊」的熱情青年。

蔡國泰是金門人，9歲時隨家人移居馬來西亞，54年回金門後輾轉到達廣州，再北上到天津上高中，畢業後因係歸僑，獲保送到內蒙古大學學物理。大學畢業後，分發到紫金山天文台呼和浩特人造衛星觀測站工作，中蘇交惡之後，觀測站重組編入軍部，蔡國泰因有海外關係，不能留任，乃轉地震研究所，時值文革，在擾攘的鬥爭中持續不斷，直到84年初才退休下來。

嘗盡苦頭的那些年

孫燕玉則是40年代，隨父親到日本去，52年時響應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和邵金順、林麗韞等人同船回到大陸，林麗韞即近年來頗為活躍的前

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邵金順目前為高級工程師，專搞電力。但是孫燕玉的境遇就沒有如此幸運的了……。

當文革的狂飆席捲中國大陸，在大陸的台灣人真正嘗到了苦頭，由於他們來自台灣，「台灣關係」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歸國華僑，被指為亞美利堅的走狗或日本特務。這種被稱作「雙料」或「三開份子」的台灣人，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折磨，真是斑斑血淚、罄竹難書。活過來的人，一提及這段往事，莫不淚眼婆娑、唏噓不已。

像基隆人張光文，1949年回到「祖國」還是個讀書的少年郎，回到大陸的目的也只在於求學。可是文革期間，處境一樣是艱困而悲慘，只因為他的「台灣關係」這條「罪狀」。更慘的是，張的太太是泰國歸僑郭立飛（郭氏為執業醫師），夫妻便因海外關係交代不清而被整被鬥得厲害。1967年，郭立飛先遭拘押，張光文隨後亦進了黑牢。有「台灣關係」的張光文只挨批鬥及交代，尚未嘗皮肉之苦；有「海外關係」的郭立飛則因為個性強，不肯屈服，被打得厲害，頭髮遭紅衛兵一撮撮硬生生地扯抓下來。但郭氏愈挨揍，愈是不肯屈服。

張光文夫婦被抓時，長女正年幼，郭立飛又身懷六甲，老2（女兒）是在文革期間生的（目前在美國波士頓留學）。兩夫婦挨鬥的那一段日子，家中的幼女頓失憑依，幸虧同為台灣人的翁明仁夫婦加以收留。由於關押犯人的地方是不給飯的，所以基本上三餐還得由家人供應。（關押「犯人」的牢房，其實是因陋就簡隨便找個房間把人關起來，房裡全用紙張糊貼得密不透風，放風、上廁所都有固定的時間。經歷過這段日子的受訪者，都說那是真正的「暗無天日」）

滿門不幸的孫家

張光文夫婦能熬過劫難，總得是幸運人家，像孫燕玉一家就沒這個福份了。

孫燕玉和她的先生係留日的同學，當年返國後，孫先生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學講普通話。1952年，在



「支援邊疆」的號召下，志願到了內蒙。文革爆發後，由於既有台灣關係（孫是台灣人）又有海外關係（留日），1968年文革鬧得最兇的時候，因此被判為「雙料」批鬥，孫燕玉的丈夫不堪折磨，心臟病發，在孫分娩前4個月過世。待產的孫燕玉大受打擊，內在外在的煎熬把這位柔弱的台灣少婦逼進了絕望的深淵。果然，生產後的孫燕玉，身虛神耗，3個小孩嗷嗷待哺，卻又孤苦無援，一下子把孫燕玉逼入了絕境，她崩潰了。

（作者按：孫燕玉有兩哥哥，一個在天津，另一個在文革前到香港經營珠寶生意，未再回大陸，免受文革浩劫。在天津的兄長文革期間也被整死，身後亦遺下妻兒孤苦無依，孫氏在大陸的境遇，可謂滿門不幸。）
孫燕玉精神失常之後，情況很糟，連買東西時付錢都數不清，也弄不清自己付過錢了沒有。孫原本在內蒙古

師範大學教外語（日語），文革期間自然也沒有能夠工作，幸而那時候薪水還是照領，並沒有斷過，又虧得住她隔壁的系主任一家很照顧她，大家也替她請了保姆帶小孩，才算解決了大半問題。

孫經多年調養，情況已經大有改善，只要不激動，與常人無異，但如果有老台胞前去探望，往往激動過後就語無倫次。

孫的兩個小孩都很爭氣，老大張文紀在內蒙工學院畢業後，分配工作到北京，現在正參與西運村設計工作（首都體育館）。老二張青（女兒）考上南開大學旅遊經濟管理系，最小張文玉是遺腹子，現與孫同住，已唸高中。

孫燕玉在香港的兄長，因為太太是日本人，目前已移居日本，時常資助孫燕玉一家。說孫燕玉是苦盡甘來，未免太淡化了她在過去這些年來的苦難，也許我們只能說，她已漸漸能夠

號稱是亞洲最大馬場的呼市馬場，門口貼著「中老年迪斯可訓練班」的海報

忘掉那一段噩夢吧！

歷史悲劇令人生嘆

唉！悠悠的歲月已逝，生活在這片草原的台灣人，在文革之後雖也普遍獲得平反；那批打人整人的激進份子，也大部份受到審查，曾致人命者也有被判刑的。但正如受訪者之一的謝智君說的：「打都打了，死都死了，唉！還能夠怎麼樣呢？」

的確，在這樣的時代洪流裡，這批落戶在北國草原並已生根茁壯的台灣人，當他們面對過去的紊亂歷史，除了感嘆造化弄人之外，還能怎麼樣呢？

台灣人，你終於熬過來了

《大陸台胞系列報導之一》



孫燕玉擺上一桌豐饒，招待來自家鄉的客人，旁邊是客籍的老兵曾國賢

撰文■黃樹人
照片提供■葉芸芸

離

開中國大陸的前一天，我在北京作了臨走前最後一位台胞專訪，這位女台胞的曲折艱辛的經歷，就如同其他散居在大陸各地的台胞一樣，步步含淚。但在這次的訪問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事人回憶 81 年的某一個寒冷的傍晚，在她被下放的東北黑龍江省一個農場，聽到擴音器播出中共中央挑選各地台灣同胞，前往北京參加人大會議的情景。她說，聽到播放出黨代表名單時，她激動的衝到門外，佇立在寒冷的蒼茫暮色中，臉上爬滿了淚珠，喃喃地對自己說：「台灣人，你終於熬過來了！」

那晚，我們依依不捨離開孫燕玉家，趕赴另一個訪問，我們互道珍重，互相祝福。在清涼的夜色下，我們分享了孫燕玉掙脫文革夢魘的辛酸與喜悅——自靈魂深處。

在厄難中崩潰的婦人

在文革那樣的 10 年動亂中，台灣同胞所受到的慘禍，和一般的「大陸人」也許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對於 50 年代懷抱著回歸祖國，而分別自台灣本島、日本、菲律賓甚或遠自美國，回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尤其是知識份子）。那份報國的理想和熱情在文革中卻成了挨整批鬥的最佳口實，台灣關係、海外關係成了交代不清的「歷史原罪」。因而我們的訪問行程中，「雙料」成了耳熟能詳的名詞，看著自己的台灣同胞流淚述說那段慘痛的日子，那種心痛，往往使筆者在執筆整理時泫然欲泣。

我們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採訪時，那裏的台灣同胞說到過去的日子，雖然也說：「畢竟大家都熬過來了！」但卻透露呼市有一名叫孫燕玉的女台胞，迄今仍在和昔日的夢魘纏鬥。他們說，孫燕玉當年從日本回祖國，自願到了呼和浩特，也在那裡成了家，

落地生根就在這一個草原天地執教鞭教日文，滿以為社會主義祖國將會在大家的熱血與奉獻中茁壯起來。

沒想到 10 年文革，帶走了她的夢想，更奪走了她的丈夫與兄長，孫燕玉在那種孤絕無援的環境中，終於全然的崩潰了。台聯會的朋友說，在當時的境況下，兒女猶在襁褓，一個頓失憑依的少婦如何能經得起那樣橫逆？

對於這個特殊的個案，我們忐忑地提出採訪的要求，最初台聯會的朋友不肯答應，但拗不過我們的請求，只得勉強答允帶我們去見面寒暄，最多拍些照片。因為據他們說，孫女士近年來雖已與常人無異，但只要與來客說及家鄉事，極容易難以自持，事後往往舊疾復發，又得住院療養。於是我們決定以「北京來的台胞」的名義前往探視，並且約定好不提往事及台灣家鄉的種種，當然更不提文革舊事。

一行人於下午時分來到孫燕玉的住處，略嫌窄小的樓梯間，堆了不少大白菜及煤球，在上樓時，一陣陣罪惡之感襲上心頭，對於堅持作這一探視的動機有了深深的懷疑。究竟我所想見到的孫燕玉是個憔悴、蓬頭垢面的病人或是與常人無異的中年婦人呢？

我在心中暗叫「歐巴桑」

敲了門，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位 15、6 歲的少年，台聯的翁先生說是孫燕玉的么兒。少年說他母親到鎮上和大概參加氣功班去了，一時還不能回來。翁要少年告訴他娘，說是北京來的台胞，晚上再來拜訪。少年打量我們這 3 個訪客，卻並未答腔，顯然他看得出來，我們並不真的是「北京來客」。入暮時分，孫燕玉在赴宴途中，我覺得心頭大石仍然壓得沉重。就採訪而論，孫燕玉的個案是極富新聞價值



的題材；然而，我們是否會不經意的挑起她癒合的傷痛呢？萬一她又受不住情感的衝擊，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那頓飯吃得忐忑，但借著幾杯寧城白酒，溫熱的酒意裏得暫時忘卻了心頭的罪惡感，反暗自盤算著如何拍下幾幀精彩的照片，以及如何觀察這位即將見面並飽經風霜的婦人。

飯後，再度前往孫燕玉的住處，月光下，我們在樓梯間踉蹌而上，敲了門。一陣腳步聲，房門呀然而開，眼前這位膚色黝黑，略顯清瘦但是卻精神奕奕的女士，用急促而興奮的語調以日語和北京話迎我們進門。

孫燕玉的熱情及誠摯的臉，讓我想起小時候身邊一些熟悉的鄰居婦人，我心中暗叫：「歐巴桑」！那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自然湧現的鄉土情懷。室內昏黃的燈光，簡單的傢俱擺設及孫燕玉的外貌、言談和舉止，讓我感覺像極在台灣中南部鄉間的農家，這種時空錯置的感覺久久不去。

讓我們驚喜又內疚的是，孫燕玉竟又準備了一桌酒菜等著我們到來。在

她的熱情堅持及我們的手足無措下，一行人七手八腳把桌子搬進起居間（兼臥室吧），擺好了一隻全鴨、一盤西紅柿（蕃茄）炒蛋及數道小菜，孫燕玉又匆匆進入廚房開鍋煮了一道白菜羊肉湯，熱騰騰地端上了桌，這是她專程到鎮上買來的新鮮羊肉。

那晚，我們撐著肚子，熱烈地喝著涼涼的啤酒及燙熱的羊肉湯，一匙一匙、一口一口喝著濃烈的鄉情與感動。林叔品更是愈喝愈上勁，直呼清甜、一點也不腥，最後索興端起「大碗公」，咕嚕咕嚕把剩下的半碗公一飲而空，孫燕玉看得開懷而笑。

那晚，我們酒醉飯飽，而胸臆間更滿溢著源自台灣鄉土的溫馨悸動。我們都是異鄉的蕃薯藤，雖然分別落在天南地北，可是當眼神交會，我們就又都回到鄉土的原點，共同用心靈享受那份鄉土的情感。我們不談傷心的往事，但我們感覺得出，眼前這位堅毅的女人怎樣飽經風霜與折磨，因為從她的臉上，我們讀得出沉潛已久的苦難。

孫燕玉看到
來自家鄉的訪客，
樂得合不攏嘴，
客人們却暗自提心吊膽，
深怕她過度興奮，
以致精神再度失常。

望鄉的老兵

陳潤章的故事，也許在台灣滯留大陸老兵中並不是很特殊的，最大的不同是，多數的台灣老兵只盼望在管道暢通後，可以回故鄉掃墓祭祖、探望親友、重遊舊地，他們多半表示，由於工作、家庭都在大陸，定居台灣的可能性很小；陳潤章不一樣，他要回台定居的決心之堅定，堅定到好像只要今天聽到可以回去的消息，明天他就可以放下一切，跟5個女兒說再見，拉著妻子飛過台灣海峽，直奔屏東萬巒老家。

故鄉的明月圓

他會這樣，不是沒有原因的，中國對他來說，是個充滿挫折的傷心地，中國政府從來一直錯待他，他對中國

一心要帶著滿族的妻子，
回台定居的陳潤章。



沒有多少可留戀的。目前，回鄉的念頭，是點燃所有希望的火把，是給生活帶來意義的源頭，回鄉對他來說，幾乎是一切，叫人不得不為他擔心：要是返鄉之後，故鄉明月沒有想像中的圓怎麼辦？

我到他家去訪問時，一進門就對客廳那空空盪盪、幾乎像没人居住的感覺印象深刻，好奇的神色大概沒逃過陳潤章的眼睛，他靦腆的跟我解釋說，遲早要回台灣去住的，所以什麼傢俱雜物能省則省，能不買就不買了。他說他知道大陸賺的工錢，拿到台灣去用不了多久的，但他想，能存還是多存點好，以備將來在台灣用。

陳先生住在包頭（兩個包頭市就有1個台灣島大），包頭台聯會的人半開玩笑的跟我抱怨說，陳潤章三天兩頭的打電話到台聯問台灣方面老兵返鄉條例的新消息，台灣再不趕快開放返鄉，他們煩都給煩死了。我一見到陳潤章，他就喜孜孜的從臥房裡拿出幾張寶貝小紙頭給我看，全都是中央日報上有關台灣兵回台定居的辦法。他還說，他離開台灣的時候，老家萬巒沒什麼出名的特產，前些年，他才從台灣報紙上看到「全省聞名的萬巒豬腳」，覺得非常與有榮焉。

抓兵、被俘、結束軍旅

陳潤章是在民國36年到高雄找朋友的時候，給內埔一個姓劉的賣入國民黨部隊的。那個人跟他說，加入軍隊一個月可以有30塊錢薪水；結果

撰文■林叔品
照片提供■葉芸芸

上了當後，他才發現，原來每個月薪水只有1塊錢。而那姓劉的每拐1個台灣兵就有10塊錢佣金，他聽說，那個人內埔地區著實拐了不少人。

他先是給送到屏東飛機場訓練，没多久由於想家，而且聽到部隊要開往大陸的風聲，他便企圖逃跑。老實儉省的他，什麼都捨不得丟，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才跑，笨笨重重的，軍營大門都沒邁出，就給抓回來了。照慣例的屁股給打了百來大板，蹲禁閉蹲半個月，蹲完没多久，就給送到鳳山軍校，接著就上船赴上海，從上海坐火車赴徐州戰場。

陳潤章第1次被俘，是敗在共軍第二野戰軍手下，解放軍把他編在21團教導隊，待遇挺不錯的。他們知道台灣兵不吃麵，不吃小米、高粱，就特別配給大米，真正沒大米時，還額外照顧的給麵條，没多久，陳潤章就正式成為共軍部隊的一員。

第2次被俘，是在淮海戰役前夕，兩軍交鋒於大別山，共軍落敗，陳潤章再次回到國民黨軍隊，隸屬70師277團廣西部隊。他跟著廣西部隊從北一直向西南撤退，從安徽合肥退到湖北南昌，最後退到廣西柳州時，終於全軍覆沒，那是民國38年4月份的事。

陳潤章雖然第3次成為俘虜，由於表現傑出，他居然奇蹟似的，一年之內從俘虜升到排長，跟著就被派往「抗美援朝」的前線，在中蘇邊界的丹東市外4、50里地處，駐防了3個月。

1950年，陳潤章給選送到空軍第3航校進修，原以為這將是他出人頭地的好機會；沒想到，1年之後，由於台海情況的緊張，台灣出身的他完全不受信任，他們就擺明不讓他唸了，陳潤章心灰意懶之餘，也看透了留在部隊不會有什麼前途，便轉業結束軍旅生涯。

連連挫折帶來消極、怨悶

陳潤章在電器機械方面很有天份，在部隊時搞過有線電話，轉業後分發到電器部門，半自動電話摸不到一個禮拜就裡外熟通，破舊的無線電機械到了他手裡八成起死回生，新式儀表也從來難不倒他，單位裡的同事對他都有口皆碑。54年從瀋陽建築電器公司調往北京後，他當的是幹部級的工地主任，56年冬天他從北京調到包頭的勞動工資處，負責工人的工資調配以及建築方面新技術的推廣。

然而58年「大鳴大放」的風一吹，他頂著「台灣人」的招牌就難免東倒西歪，單位裡以「精簡機構」政策需裁減行政人員為藉口；首先拿他開刀，把他降級到工地去當挑夫，陳潤章氣極了，他很自負憑他優越的技術，傑出的工作表現，裁員根本不應該裁到他，當挑夫實在是白白浪費他的技術才能。他很不服的上告中央，上級把他叫去，明白的跟他表示：「你別的問題沒有，倒就倒霉在你是台灣人，你就認了吧。」

然而「台灣人」的標籤所帶來的挫折，並沒有就此了結，一而再、再而三的，它陰魂不散的擋掉了所有升遷機會，帶來許多無中生的罪名，從58年降級之後，陳潤章鬱鬱不得志的幹了20幾年工人，他心裡怨極了：為什麼？為什麼因為我是台灣人就不信任我？不管我怎麼努力工作，不管我的技術、資歷怎麼好，比我年輕的、技術差的都一個個升級主幹部了，就我一輩子原地踏步！心灰意懶之餘，他改採消極反抗的態度，什麼新技術也不去學，工作也不熱心，他知道，不管他再怎麼爭氣，他們也不會重用他的。

當問到文革時他的遭遇時，陳潤章數次欲言又止，淚光幾度隱然閃現，他極力克制、故作淡然的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人應該向前看，不是嗎？」在我幾度追問之下，他才勉強的跟我說，要不是他太太那時全心全意的信任他，堅強的充當他精神支

柱，他早就不在人世了；他說，文革期間的苦，說是說不清楚的，他好幾次撐不住了，升起自殺的念頭，都是他太太苦口婆心勸回的。

我要他列舉當時的罪名，他說他們沒事找事什麼都可以亂加，譬如：「他們說我是台灣人，為什麼不說台灣話？老天爺，我在內蒙跟誰說去？這是一條。他們又說我會武術是不是別有用心？這又是一條。其實我們屏東萬巒、內埔一帶的客家人，有不少是早年鄭成功警衛隊的後代，傳下來一種拳法叫練步拳，以前我天天練，強身嘛，後來因為這樣成了別人加罪名的藉口，興頭一失也就不再練了。還有一條最可笑的是，他們問我為什麼那麼精通電器？我說那是我的專業、我的興趣嘛！工作做得太好還有罪呀！反正就是諸如此類的，加起來一共有6項罪名。」

79年落實政策之後，陳潤章從工人升到職員，勉強算是半個幹部，對台政策轉變後，他「終於」沾了「台灣人」的光，優先分配到較大的住處，但這些他都已不稀罕了，尤其是跟台灣的姊姊聯絡上之後，他對此地的一切都看得很淡，他說：「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台灣，我太太已經同意跟我一起回去，我的5個女兒也都了解我的心願，現在就等台灣方面頒佈辦法。」接著他又加了一句：「我不是共產黨員，從來不是。」說罷他撇撇嘴，頗有「共產黨對我那麼差勁，我去加入它幹什麼」的味道。

我誠心祝福陳潤章夫婦能早日回到台灣，也暗自希望，陳先生沒有把久別的故鄉想像得過度美好，希望台灣這個經濟主宰一切、人情越來越稀薄的社會，還能夠對她那離鄉受挫數十年的遊子提供一點最基本的溫暖，希望這面目已非的故鄉，還不致讓陳潤章不適應得調頭打道回包頭府。 ☿

海南島的台灣兵

涂雕梁40年說從頭

海南島的台灣兵，最後心願就是回家。
(攝影/何文德)

光陰不曾為自然留下顰痕，歲月卻在體膚上烙下傷痕。1941年～1942年，為數不算少的台灣人苦力被「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海南建設部」，強征至海南島石碌鐵礦區修鐵路、開礦山、築碼頭和墾荒地。而今，當年，年紀輕輕的這些台灣人苦力，今天都已經年老。倖存下來的老人們，訴說著當年如何在熱帶蠻荒與惡劣的環境拼搏，繼之如何一次又一次被日本人和國民政府所遺棄；往事歷歷，返鄉的心已是最後的一願，但政治因素阻擋了回家的道路。「台灣人返鄉促進會」何文德今年二月在海南島，見著了這批台灣人，據估計目前海南島有一百多個老人；二百多個家庭，

這些台灣兵年復一年減少了，然而，他們仍不能回家……。

40年代初，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海南建設部（簡稱日室海南建設部）在海南島西南部的沿海要地——感恩縣八所潭（現東方縣八所鎮）組建。它是日本軍國主義為了戰爭的急需，強劫海南島優質礦山而建立的重工業設施。日本軍國主義為了取得第2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野心，在海南島被占領的第2年開始，就大規模地從被占領區強征人夫，高速度地在海南島修建碼頭、車站、鐵路、公路和開採礦山。日軍從戰爭掠奪著眼！以北朝鮮的鴨綠江水電站工程的人員為主隊伍。日室素肥料株式會社出面，動員較為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來海南島，組建日室海南建設部。這個建設部規模較為龐大，據稱除滿州國（東北三省）外，是投資最大的企業。

分文不值的亡國者

修築鐵路的土建工程是使用朝鮮、台灣、上海、香港、山東和本島的勞工。日本人只是指手畫腳，打罵監督。在日夜趕著鋪軌施工時，受苦受累最大的是台灣和本地的勞工，他們流的血汗最多，病死的也最多。白天在33—35℃酷熱下作艱苦的體力勞動，加上水土不服，瘧疾蔓延，時刻威脅生命。1943年秋，石碌隧道工人區更發生了可怕的霍亂。蔓延最嚴重時，那些手提長刀，腰插短槍的日



採訪■何文德
撰文■鄭一青

本人只顧喝酒，對受難中的勞動者，凡懷疑是患病的，或發高燒不能出工者，以及因食物不適而嘔吐的人，都同樣被推進火場，活生生地把人燒成腳彎手曲。目睹自己朝夕相處的難友活活地被燒死和掙扎的慘景；如今回想起來，真令人悲慟又驚訝，油然感到毛骨悚然，難道亡國者當真就是分文不值的嗎？

戰爭後期，1944年日本為挽救其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失利，發出垂危掙扎的總動員令，征集所有就地的台灣和朝鮮青年，開赴各個機場，強迫作義務勞動。在黃流機場上，日夜趕工，每天黎明，睜開迷蒙的雙眼，勉強囫圇吞下，兩個難以下嚥、包著鹹酸梅的飯團，揮汗在工地裡，挑10多個小時的土。身上穿的衣服汗珠結成厚厚的鹽跡還沾滿了一身泥垢。過度疲勞的我們，根本沒時間換洗，回到住地一躺就鼾聲大作。如此賣命吃苦地勞動，仍不能滿足日本人的需要。工程結束之後，拿不到任何分文，這不打緊，還得在勞役場聆聽日本軍官訓話，這些官樣儀式統統結束後，才被遣送回原單位。有苦難言的中國被強迫勞動者，大夥兒暗自裡都倍感作為二等公民的辛酸。

當時日空公司每月份的工資等級，日本人方面，最低級250日元；最高級600日元。朝鮮人方面，最低級220日元；最高級400日元。然而，

台灣人，最低級的只能120日元，最高級的則只有260日元。至於大陸人，只給少量補貼，景況尤其淒苦無告。

當時，據我所知，在一般性的勞動差役場合裡，台灣人的勞動條件最為低劣，工作辛苦，環境髒亂。其實，這批台灣來的被迫勞役者，他們的操作技術並不遜於日本人，然而，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主義者面前抬不起頭來，國格喪失殆盡，我們內心產生反感，卻敢怒不敢言，只得在淫威的鞭笞下，忍辱偷生。

又被遺棄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所屬的經濟部官員於1946年派郭楠、潭海夫等人來接管。這些貪婪成性的官員連情況都未弄清就撤退了。1946年3月，國民黨成立海南鐵礦廠，何重民被任命為礦長。隔不久，整個運礦機都已失修，國民黨動員了全體工友和技術力量，足足用了4個月的時間，才將整個機械維修完備，但卻沒有發一文薪餉。何重民在台上講了一聲：工友們辛苦了，礦砂已出賣了，不久錢會到大家手裡等幾句安慰人心的話，就算交待了事。4月中旬，準備乘船回台灣的消息傳遍了八所港和石碌礦區，使整個礦區都亂了起來。4月28日，國民黨的黨政軍要員都上船要走了。最後撤離前，還裝好導火線，企圖炸毀全部碼頭、機械，但已被工友將導火線切斷，保住碼頭。1950年4

月29日傍晚，這條船離開八所碼頭，再也没回來，而我們這些台灣人，也回不去了——。

至於生活方面，初期米確實比台灣的還好，1944年以後變為粗米，接著供應碎米，不易煮飯。這種米煮出來就變成糊狀，冷了又變成硬塊團，吃時要用刀切成小塊，以開水沖食。衣服的價錢，就算累積幾個月酬勞，也買不了一套短衫短褲。1945年夏，進一批較便宜的短褲短衫。苦力們爭相購買，誰知道是紙做的，穿著它洗澡就融化了，有許多人不能出澡堂門。那個時候，苦力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到處可以看到裸體人活動。為了生存下去，只好撿拾日本人丟掉的罐頭殼，接上拐手，做唯一的隨身炊具。人們結伴乞討，得著食物就在偏僻處生火燒煮，像野人一樣狼吞虎嚥，又怕被日本人看見，生活很不正常。有時得以填飽肚子，有時餓得兩眼發黑。這些皮包骨到處雲遊的幽靈乞丐，人們又稱為「筒罐部隊」。到現在生存下來的台灣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體會過這種味道，真是滿腹辛酸啊！

我們台灣人，在日據時期當過亡國奴，過著二等公民的非人待遇的生活。被日本騙來海南島掠奪資源的廣大台胞，不知多少人慘死於海南島上，回不了故鄉台灣。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倖存者，也一年比一年少了。✚

嚴殺盡兮 棄原野

為中國同胞之生命傲骨悲悼

對於反體制派，或者體制批判派，批判和糾彈中共黨幹部的腐敗現象，頗能引起我的共鳴。

然而，對於他們應該可以與中國民眾共有的「五四運動」以迄無產階級大革命，以至「開放改革」政策的系列歷史經驗之意義，在理論認識上的淺薄，也一再地使我愕然……。

撰文■戴國輝

翻譯■陳映真

爲什麼社會主義國家會這麼喜歡戰車呢？

匈牙利事件。還有捷克事件……。我父祖原鄉的中國，竟也用戰車和赤手空拳的學生們對決起來了。對於我，這真是一場晴天裡的霹靂！

在東歐，（蘇聯）戰車所體現在「有限主權論」下之權力的橫暴，往往以背後有外來勢力的驅壓爲多。對此，富有人性的人們都會覺得悲憤和同情，並且對於蘇聯社會主義體制感到很大的絕望。

人們都知道，和外來勢力勾結起來的國家權力所表現的，以出動戰車來對付自己人民這樣一個行動，是殘酷的、經過冷酷計算而不具有絲毫感傷性的。

不論古今中外，現在年屆中年以上的人們，應該都早已見識過戒嚴令的本來面目吧。

在透過電視機看見6月4日「血腥的星期天」之前，知友中，不論是中國人或是日本人，許多人都曾預感到事態進展中，會有某種不甚明朗的徵兆；但沒有任何一個人預見到慘劇的發生。有一位朋友甚至於說，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和斯拉夫者之洗鍊度不足的「文化上的野蠻性」，有本質上的差異……。他並且以寄望於趙紫陽和鄧小平的政治能力和見識，來安慰我。

戰後不久在台灣發生過的「二、二八」事變（即1947年台灣全島性反政府暴動），使我對戒嚴令的恐怖有了切膚的體驗。我曾經在國民政府下服過預官役（在台灣，大學畢業生要服一年預備軍官役）時，曾經官拜裝甲兵團少尉預備軍官。

對於「人民解放軍」，我所知不多。然而，隨著近年台灣海峽的平靜化而來的兩岸接觸，使我確切認識了深植於國共雙方政治人士所共有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而幾度感到慄然而驚。

此外，我在日本和北美直接見過面、或者透過文章所體認出來的「不變的中國人屬性」這個事實，也使我好幾次感到震驚。

因爲愛中國或社會主義中國，頗有人對於深深蛀食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封建的、「前現代」的各種因素；以及和這封建、落後的因素相連結的、中共黨某些幹部的腐敗現象做出徹底的批判與糾彈。我對於他們這樣的心境甚能理解，並且也頗有許多引我共鳴之處。然而，這些反體制派、或者體制批判的一派，對於應該可以與中國民眾共有的「五四運動」（1919年）以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至「開放改革」政策的系列歷史經驗之意義在理論認知上總結的淺薄，也一再使我愕然。

容我不辭受到誤解地直言。在日本，真正拼命認真搞學習和研究的（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系留學生實在是少之又少。把從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傷痕治好；爲了討回過去的「落後」而求速不求精；耽溺在形式主義中而完全迷失了自己的，真是比比皆是。即使到最近，我也曾爲此感到著急、失望和痛心。

應該是實踐過的，基於「毛澤東思想」的「人的改造」，和經過了社會主義革命，而不妨存在的人的自我變革的成果，在這些（大陸）留學生的生活中，卻一點也看不到。由於對於他們這種生活態度而感到厭惡，且大吃一驚的人，應該不只是我一個的吧。

疼痛

懷著諸多疑念和感慨，在去年秋天的10月27日到11月3日間，我第一次造訪了中國大陸的土地。

那是只不過爲期一個禮拜的短暫的見聞。我所看到的中國風貌，當然只限於中國的都市和知識份子。雖然，我終於確認了大陸上到處都是與我以往在日本和北美相遇的大陸鄉親、相識們，所體現並無巨大差異的思維和行爲模式。人們都在走功利主義和拜

金主義的道路。而脫離農村而浮現出來的蠻橫粗暴、無所用武的無力之感，以及精明細算，卻完全叫人無法接受了。我深深感到應可具有主體性地擔負起「現代化」的「ethos」（按：ethos原爲希臘語，指不易具體可見之人的風格與人的風俗習慣而言。此辭語經韋伯轉化爲社會科學之用語，指倫理經過了內面化以後之倫理性的氛圍及生活態度，是以決定人的行動模式及社會之性格。亦日本大塚久雄博士所言「現代性的人的類型」）在大陸社會中的單薄，而深覺不安和疼痛（詳細參見拙文「中國大陸『走馬看花』：窺見歷史的深淵」，刊於日本「每日新聞晚報」，1988年12月6日）。

在離開東京到大陸之前，「河殤」（紀錄性錄影帶。環繞在託付於黃河的、可謂中華文明之悲壯的衰退與重建的迷亂所做的哀歌）於國內外頗成爲話題。它的錄影帶和中文脚本（日譯本在1989年3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我在北京外文出版社門市部等處購得了。

關於這「河殤」的種種風傳頗多。有說「河殤」已被禁止再播出，並且錄影帶和它的脚本也全被禁售了。有謂中共長老級政治家王震在看過「河殤」之餘，怒斥之爲「賣國、國恥的東西」。

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人偷偷告訴我：「河殤」是中國「改革派」電視界、論壇和學術界年輕的集團，爲了擁護趙紫陽，計劃強力推進改革路線的輿論工作的一個組成部份。尤有甚者，我也聽說（當時）趙紫陽總書記自己，把這一套錄影帶呈送給他所接見的某外國要人，促其觀賞。而在台灣、香港和北美華人社會中，對於「河殤」錄影集，也展開了侃侃諍諍的贊否兩論的爭執。

初訪大陸所給予我的震撼，無乃太大了。從大陸回來之後，我利用寒假一而再地細看「河殤」的帶子，也品讀了它的脚本。

首先，作品的不成熟，使我感到廢

然。其次，對「河殤」製作者羣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感性上的遲鈍」，不禁爲之啞然。他們太急著要推銷趙紫陽了。他們輕視了鄧小平。對於李鵬和楊尚昆，製作者羣更是採取了完全漠視的態度。看過了「河殤」的帶子，我才覺得先前提到的那位朋友對我偷偷地說過的話，有其來由，知其所然了。這製作羣，試圖以文化哲學的觀點，挑起對中華文明的批判，並且試著提出若干問題。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用日本和美國電視界的「尺度」來衡量的話，這「河殤」的節目，算是頗得時宜的、具有良好的討論素材之作，亦可獲得高度評價的吧。

「河殤」，作爲胡耀邦垮台不久政治上混亂、繼經濟改革之後的政治改革明顯地走入死胡同，環繞著「改革

派」的某種政治危機即使在表面上看，也無法令人滿意的時機作品來說，不免太招搖大膽，把情勢看得太過簡單、太一廂情願了。如果有人批評「河殤」是要把他們相信的東西強迫大眾接受，從而強使大眾與他們同質化，則他們恐怕也難於辯解吧。而以，當前中國電視所具有的意義和位置上之重要性來看問題時，尤爲如此。

想來，也許是因爲存在著環繞在中國大陸「改革務實派」身邊的各種危機的切迫之感，使他們感到焦慮，便急急忙忙地把還不成熟的「河殤」拿出來上映，亦未可知。

雖然「改革務實派」對自己的認識上顯得過於輕鬆樂觀，在「河殤」中的畫面上出現的中國人民和農民的形象，卻頗有「民愚論」的味道。「河

殤」一片中「人民」觀點的缺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都不稍觸及的，這製作者羣「放膽」的程度，真令人不知道製作者羣竟何所據而爲然呢？

出現在在「河殤」系列中畫面上的年輕的作家們說話的口氣和態度，令人感覺到某種在性質上和「豪邁」並不同質的「輕狂驕慢」。也許我這樣的看法有偏見在也不一定。

我很願意對他們「年輕的特權」表示十二萬分的尊重。雖然如此，有一種與他們的「年輕」相背反的「稚劣」，卻特別引我注目，而感到心痛和懷疑，也是無法不承認的。

懷疑

也許這都是因爲我在外國久住（我在1955年秋天到日本），以致脫離



了現實的緣故。不論怎樣地去做善意的解釋，也只能說他們因為文革以來許多震撼和傷痕的反動，怒氣高昂，認為不把中國傳統的一切切斷，事物就不能進步。但人們也只能認為：他們由於被某種焦躁所驅迫，而意願將他們獨自的、非現實的理想加於眾人。

主張民族傳統才是阻礙現代化的重要因素；到了今天，完全不曾記取教訓地還在提倡「全盤西化（即全面否定傳統，主張中國的全面性西洋化）論」的他們，到底，全體地說來，如當年「五四」前後期胡適之們這些中國版的現代主義者（modernist），又有什麼差別呢？

他們恐怕是對美國、日本和西歐崇媚得太過火了吧。這使人推想，他們因為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地域羣（NIES）當中，有3個，即香港、新加坡和台灣是屬於華人或華僑文化

圈，而它們的經濟成長使年輕的大陸「改革務實派」的幻想更加膨脹了。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起來的，可以說被當做「現代」的圖騰的「民主女神」像，其實無非是追隨歐美「現代」的舉動而已。

對於歐美「現代」和日本的現代化到底是經過了什麼過程而至於今日的；亞洲「新興工業國、地域羣」（NIES）的經濟成長之具體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因素相互、有機的關連性為何……，不去搞認真的調查研究，而只把這些就形式邏輯而加以理想化，採之無媒介地、典型地以之思考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年輕改革派的這種傾向，未免也太過了些。

把馬克思的學說教條主義地、公式化地強套於中國歷史之解釋，當然會有時而窮，而且，如所周知，也是十分危險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只去以他人的眼光、別人的思維方式，原樣照

搬地借過來，據以觀察和思考，是不能成為真正的解讀法和研究的。當然，這與事態真正的認識和理解，也絲毫無法連繫起來的。

而其中，他們把歐美和日本學者和海外華人現代主義者的東西，拿到大陸去現買現賣的基礎上，煞有介事地要構築一套淺薄的理論，也是非常危險的。我想起在前年7月，當台灣召開「國建會」（「國家建設研究會」）時，我曾在會中對於美籍華人系「現代主義者」的脫離了現實的「書生之見」，做了這樣的批判：

「讓我們冷靜地把握美國兩百年的歷史再來討論吧。美國也者，是由一些從歐洲亡命或者移民而來的人們，撲殺和驅逐了「美國印第安人」，掠奪其土地，並從非洲強擄黑人而奴役之；以中國「苦力」的苛酷勞役敷設鐵路，並以移來北美的日本人、菲律賓人和墨西哥等人的廉價勞力，取得

了經濟成長的。把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當中的黑暗部份加以忽略閉目不見，是不妥當的。有些人從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大學畢了業，接著就跑到美國去留學，拿到博士學位，在美國找到工作，搞到美國公民權。自己從來不曾付出過一毛錢美金的代價，卻去享受美國式的生活方式——這就是諸位今天的情況吧。你們大可以享受美國的自由和民主，並對此大加稱揚。但是當諸位要為此發言時，也希望你們先深入地搞明白美國的這些自由和民主，是由那些人、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經過了多麼長久的時間才發展出來的，再來說話。自由、人權、和民主，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富裕的支持，才有實現的可能。而經濟富裕的實現，都是由一定的一些人，去付出一定的代價，並以這些代價不斷的積存和累積去支撐這富裕。如果不見及此，不論你們對台灣政治和大陸現狀發表這樣那樣的議論，恐怕都沒有什麼說服力吧。一般人民對於你們的宏論，也許會問一句：『你們是什麼東西。』來表示他們的反感……」（詳見拙文「中國大陸：從時代和歷史的考察」，刊於「新國策」，1989年4月1日）。

佇足以思

從5月初到6月上旬，我成了日本廣播公司（NHK）衛星電視的囚犯。我這個囚犯在開始的時候，對衛星電視的播送之便利，感到佩服。人們竟而能使一個甚為龐大的（電視）裝置，卻盈盈滿滿地，單方向地流出消息和資訊。

在這段期間，天安門資訊之多，到了使我們在不注意間忘卻了電視映像只讓人看到它要讓人看到的場景這樣一個習性了。讓你看到它要人看見的場景之後，那些不斷沖流而來的影像或情報，呈現出其不允許讓人停下來的「自我中毒」症狀。有一天，我忽

然想起曾經讀過的一本書：「幻影的時代：大眾傳播所製造的事實」（東京創元社翻譯出版，1964年10月1日刊，原著 Daniel J. Boorstin, The Image; or, 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Dream, Atheneum 1962;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2, Pelican Edition, 1963.），使我對於北京的事態，有恍然之悟。

映像資訊是為映像資訊本身的目的在持續其自我增殖的，從而早已經失去了對事實理解和提供資訊等等的本來目的。

讓我們轉過一個電視台來看一看。有一位大家都從來沒聽說過他搞過軍事研究的老相識 k 氏，曾經煞有介事地、連軍事配置圖都畫出來，對所謂北京中共 38 軍和 27 軍的對抗，做一番一廂情願的觀測分析，令人跌破眼鏡毫無意義。

至於傳出鄧小平死亡說和李鵬重傷說，更是顯示了資訊的「自我中毒」性的「增殖症狀」的一個具體事例，是很富有啟發意義的。

在天安門事件的報導中，日本的新聞評論人和新聞記者中，有不少人曾經歷了日本 60 年「安保鬥爭」（譯按，即為日本的獨立自主性而反對日本保守當局與美帝國主義簽定「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學生與市民的鬥爭）以迄「全共鬥運動」（原按 1968 年至 1969 年之全日本學生運動），從而頗有把一度在自己國家中不能實現的「夢」，拿來鄰國去一睹以逞一快的味道。他們協同海內外華人系「現代主義者」們，去廣為散播他們「共同的幻想」，蠱惑純真的中國青年，也把自己的感情無限激揚起來。「問一問中國工人，西方記者訪問時，可不可以寫出中國工人的真名時，工人說，『別開玩笑。你們到時可以坐飛機一走了之。我們在這兒可是好幾年都要坐牢哩』」（日本版「新聞周刊」，1989年6月22日）

真有它的現實性了。我彷彿聽見，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中國無告之民的這呻吟之聲：「嚴家其、吾爾開希，你們可巧妙地溜到海外，得意快活了……」

對於世界的新潮流生疏，已和世界隔絕的中國的「老人」們，被自己製造出來的幻影驚嚇著了。這幻象毫無疑問地才是天安門事件中真正動手的人吧。而海內外新式的「現代主義者」們，是慘案的「從犯」。然而，有誰來解開廣大的無告之民心中的疑惑？有誰去祭悼成為犧牲的、中國青年的孤魂？而中國那堂然巨大，環生不息的惡性循環，又待何時才能夠終止？而未來新的、巨大且新的代價，已經支付出去了……？但無限憂戚亦隨而雲湧起來。

在這遙遠的扶桑之國（日本），我謹此敬以楚辭的「國殤」為依託，來哀悼包括「河殤」在內的孤魂們：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1989年7月24日，定稿於日本四國善通寺。與日本「三省堂booklet」1989年9月第82號同時發表。



撰文■趙定一
攝影■張詠捷

賭國春秋

台灣有錢。而且有錢得不得了。這樣的說法不僅表現在 800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表現在「國民所得」突破 7,000 美元；表現在豪遊冶蕩的生活；更表現在瘋狂、畸型的台灣股票市場和「地下投資公司」歇斯底里的投機和賭博上。一個世紀末的「賭博共和國」(Republic of Casino R.O.C)在狂亂與失神中形成。

豪賭的條件之一，是有錢。台灣積存的大量外匯，被翻譯成天文數字的新台幣，在台灣內部激盪。然而這些金錢的累積過程和條件，却說明了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陰暗。

絕大部份的台灣外匯，來自廣泛中小企業低工資加工輕工業出口貿易。在國際分工之中，台灣被決定了以對於工人階級和自然環境的殘酷、徹底的掠奪，完成積累。7、800 億外匯的積存，也同時積存了台灣河川、空氣和土壤的全面污染和生態系的崩壞；積累了人數愈來愈多、疲乏、貧困、無從改善自己生活和命運的勞動者階級。

以台灣海峽為界的民族分斷，在虛構的「第二次低盪」(Second Dedant)下，台灣的政治前途一時無從解決。資本對台灣前途的慢性的焦慮，根本妨害了以技術開發、資本密集和勞動人權相對性提高為條件的產業高級化再編成，使再投資發生猶豫和緩慢化，對外採購高級、昂貴技術、原料和半成品也近於停滯。沒有能力，或者不肯進行產業構造高級化的中小企業，仍然堅持以更酷烈的榨取搞輕工業加工出口。在「只進不出」的狀況，台灣外匯的積增，說明著當前台灣產業體質中的嚴重矛盾。在冷戰分斷的情勢下，台灣資本不以台灣為永久家鄉，隨時伺機逃亡的「難民性」，暴露無疑。

其次，國民黨官僚特權資本，也浸染著國府從內戰歷史中帶來的「難民性」。長年以來，國家獨佔官僚產業，依恃其特權，搞超經濟掠奪，使公營企業長期處於腐化、無能、無效率、浪費和無進取性的狀態，無法取得類若韓國的「低次元國家獨佔資本」的發展，而向工業構造的巨大化、獨佔化、高級化蛻變。

國民黨國家的「難民性」，也表現在 40 年來對民衆福利投資的漠視。交通、捷運系統的荒廢，公共住宅建設的殆忽、對公共醫療制度的不加聞問、對弱勢者——即台灣農民、勞動者、婦女、兒童、少數民族、老人和城市貧民的生活、人權、福利之驚人的冷漠，使國民黨國家的社會積累，以弱者和全社會福利的犧牲為代價而肥大化。

最後，「解嚴」以後急速曝露的、過去積存的矛盾，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中，以及美帝國主義強制壓低台幣匯率下，提高了加工出口產業的成本，造成利潤率和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下降，使台灣中小企業部門的再投資明顯地遲緩化。

在今日台灣社會中到處竄流的大量金錢，便是上述諸條件下的產物。

原先以投資的利息形成分取資本所掠取的剩餘的股利，在上述畸型條件下，發展為全島性狂亂的金錢投機。大戶、「保險業」資本、以及「地下投資公司」資本，

台灣股市開戶人口
已突破 300 萬，
「號子」中人潮蜂擁，
形成另一種「上班族」。



和台灣黨、政、軍、豪門等特權互相勾結，以人為炒作、操縱和非法「內線」交易，結合大眾傳播，展開了全島規模的金錢賭博，愈演愈烈，把全省 40 年來民間小生產者、軍公教人員、小資產階級市民所蓄積的金錢，大量集中在股市和「地下投資公司」的賭局上，興風作浪，上演著驚心動魄的賭戰。

這一場嘯聚數百萬人的賭風，正有效地侵蝕著台灣資本家階級的經營管理倫理。過去 20 多年來辛勤創業、精心計算和管理的精神，在投機利益中崩解，關廠停業，轉以投機和僥倖逐利。勞動者或以僅有的小業家庭儲蓄、或甚至典當住屋，從事股票賭博或貪取「地下投資公司」欺瞞性的高利。勤勞成家的勞動「紀律」和「倫理」也在迅速瓦解……

而一場以社會範圍進行的賭博，使賭局中的「老千」們，把大量斂聚的金錢，轉向土地和住屋的哄抬和炒作，使原已嚴重的人民住屋問題更形惡化，住屋的高度集中化，使常人一生中欲求一屋以居的夢想徹底破碎，永無實現之日。

投機僥倖、奢靡豪遊之風，使社會和人的道德體制土崩瓦解。搶劫、殺人、淫嬉的普遍化和生活化，正在嚴峻地腐敗著台灣社會的最深部的肌體。

而一旦狂賭的破綻爆裂而一發不可收拾，數以百萬計的人將成為除了腦力和體力勞動以外一無所有的窮人。台灣社會的財富，在這一場奇賭下完成了重大的兩極化集中。無數真實的和心理的「中產階級」將在一夜之間「無產化」，非生產的、投機貪利的、特權和豪門成了不可思議的百千億富翁，却對台灣經濟和社會生產事業毫無貢獻——反而使 20 多年來血汗建立的台灣工業愈益萎頹。

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使當時猶被列「新興工業化國家」之榜的若干中南美、東歐國家，因為通不過苛酷的考驗而落榜為貧困的國家。當美國獨佔資本因美國跨國資本的脫離美國國家的控制而使美國本土產業弱質化；日本獨佔資本正野心勃勃地準備好要假借實已衰落的美國的虎皮，重新挾其資本和高科技，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進行國際再分工，將太平洋和亞洲編成它的周邊的時代，與鬥志昂揚的韓國資本相較，在這一場奇賭中，從肌體上腐敗了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會不會像當年的巴西和南斯拉夫一樣，一夜之間淪落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落第生，實不堪樂觀。

然而，世界又何嘗不是由超大國家獨佔資本充當「老千」的賭場呢？曾經堅持不進賭場，堅持不辭艱難、挫折和失誤頻出地搞自立更生的毛澤東的中國大陸，到了鄧小平體制，因為選擇了投入世界資本主義垂直分工中、低工資勞動力部門的道路，而根本性地動搖了自主自立的、革命的社會構成體，終至引發了充滿矛盾和悲傷的天安門事件。面對日本和美國經營的「號子間」——「太平洋環時代」的虛構和騙局，中國大陸、台灣、韓國和東南亞國家，是要跟隨大國的令人狂亂的「現代化」曲調舞向破滅與從屬化呢？還是要團結起來，完成自己的獨立、統一和解放，共同建設「另一個亞洲」(Alternative Asia)的這麼一個嚴肅而深刻的問題，正在考驗著我們的英知和選擇。

熱錢圓滾滾，
「二腳人」永遠追不上
滾動不停的「四腳錢」。

張其成文
對錢與錢的遊戲



「老千」與「二腳人」
人海茫茫，
誰能逃脫？

「老千」與「二腳人」
人海茫茫，
誰能逃脫？

撰文■洪湖
攝影■張詠捷

揭開賭博社會的 邪惡面紗

貨幣，是人類文明歷程上的最重大發明，它不只是一切事物的價值尺度，甚至它就是一切。和人類創造神仙上帝一樣，人類把一切人性中最善良、最憐憫的部份外化成神仙上帝，而把人性中屬於自私的、佔有的、顛倒是非的部份外化成貨幣。也就是說，「貨幣的一切能力即包含在人類的異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類本質中。它就是人類外化的能力」。

人們將人性的類本質中屬於善良的部份，交給由人類自身的外在化的上帝，讓抽象存在的上帝負擔善良的風險。對於人性中侵略的、獨佔的私心和功利，則交給具體存在的有形神祇——貨幣，讓它來執行侵略與佔有的機能，而貨幣，也確實具有購買一切東西，佔有一切對象的特性，它是「需求和對象之間、人的生活和生活資料之間的牽線人」，是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萬能之神。

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等四幕第三場中對貨幣的本質有這樣的描述：

啊！你可愛的兇手
帝王逃不過你的掌握
親生的父子會被你離間
你燦爛的奸夫
淫污了純潔的婚床
……
你有形的神明

你會使冰炭化為膠漆、仇敵互相親吻
……

你動人心坎的寶物啊
你的奴隸、那些人類，要造反了

快快運用你的法力，讓他們互相砍殺

留下這個世界來給獸類統治吧
這就是莎士比亞眼中的貨幣，是一種可以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愛變成恨……把德行變惡行……把明智變成愚蠢」的萬能之神。他說「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錯的變成對的……可以使異教結盟，同宗分裂……可以使受咒詛的人得福……它是有形的神明，它是人盡可夫的娼妓」。

譴責、詛咒、又令人深愛……

儘管貨幣受到人們的諸多譴責和詛咒，但是，它卻依然為人所愛，並且和整個人類文明密切聯繫，它不只是人類外化能力的集中表現，它是一切事物的價值尺度，是流通手段，是儲藏手段，也是支付手段。貨幣作為貨幣所表現的各種機能，是在商品發展的過程上逐漸被表現出來，正如同貨幣促進了商品關係的發展。「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細胞的形式」，這個細胞，正分解成為商品和貨幣。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而貨幣則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一個新興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

馬克思以商品的流通形式區別「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他認為：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為買而賣。……另一形式G—W—G，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貨幣，為賣而買。在運動中通過後一種流通的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而且按它的使命來說，已經是資本」。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所進行的流通形式是W—G—W。我們首

「搖錢樹」是目前最熱門的電動玩具。「投入一個得到更多」的誘惑，反應了現代人的投機心態。



先出售勞動力——商品，將商品轉化成貨幣，再將貨幣轉化成商品——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食衣住行、教育、醫療等各種消費，我們的勞動價值所轉化而成的工資（或薪水），並沒有機會積累成資本就必須再轉化成所有的生活資料。如果我們勒緊腰帶存點錢，甚至這些錢可能為數不少，然而，在這個艱苦的積累之後，並不表示這些「貨幣」就可能成為「資本」，事實上，它只是消費能力的貯藏而已，對一個受薪階級而言，這些「存款」有絕大的可能在一次「投機」或「投資」的過程中被資本家兼併。因為，我們深信「人賺錢」不如「錢滾錢」的法則。

做為資本的貨幣

貨幣作為資本，一般以三種形態出現：生息資本形態、商業資本形態和產業資本形態。前二種資本形態，就就是所謂的「洪水期前的」資本形態，在有了簡單的商品流通關係之後即可存在，它可以不通過生產領域以外活動，對於產業資本而言，它可以是推動力也可以是破壞力。

以台灣的第三世界分工體質而言，無論任何一種資本形態，大抵都難以逃脫官僚資本的獨占和壟斷，當官營的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機構聯合壟斷台灣的金融市場，對中小企業、城鄉企業發揮推動力的，反而是非正式部門的地下經濟活動。作為「正式部門」的銀行、信託機構所發揮的，卻是本屬於「非正式部門」所有的破壞機能。而整個台灣的統治系統，就像個「官僚／資本家」二位一體的「資產階級共同利益委員會」，共同瓜分著台灣人民的勞動剩餘。

一部封建資產階級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資產階級的權力、利益鬥爭史，貨幣的一切能力正隱隱地引導著一切鬥爭的發生，並且評價看歷史的功過得失。我們用幾萬萬兩黃金白銀來度量戰爭



的損失，這個方法，也同時可以用在豐功偉業和天災人禍上的價值評估，甚至一個人的成敗、一個國家的盛衰、一個搶劫犯該不該槍斃、一個人孝不孝順、愛不愛國、偉不偉大……都可以用貨幣尺度，而且，只能用貨幣計量，就像只有 750 億外匯存底才能顯示「台灣奇蹟」和國民黨的英明領導，同樣的，也只有 4 萬元換 1 元的幣制改革才能顯示這

看板上漲停板，
父母親再也沒有
閒暇看顧小孩。
(攝影／許斌)



銀行信託企圖以
優厚利率吸收遊資。

個封建官僚集團的無能與顛覆。

貨幣的價值尺度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是一切價值的標準，這個「價值」其實也就是「價格」，也就是全面商品化之後的商品特徵，也就是商品，是可以被購買和佔有的。當社會全面商品化之後，就愈能凸顯出「貨幣」的無所不能，包括它的「神性」和「娼妓性格」。甚至，它也是一切動機和一切行為的誘因，像胡蘿蔔一樣，引誘著小毛驢一路前進。

有錢的台灣，又怎麼樣？

這就是貨幣，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在今天，它是人類眾多行為的手段，也是行為的目的，它是價值標準，也是行為規範，換句話說，它已然負擔著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部份任務，而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龐大陣營中的一個獨立的重要部門，同時，也兼具著暴力性國家機器的部份機能。無論你是清心寡慾、視錢財如糞土也好，或者急切近利、嗜錢如命也好，大抵都在這個國家機器——貨幣的宰制之內，對於前者的作用，大致與國家神學的作用相當；對於後者，則促進了人們對商品與貨幣的信

仰和崇拜，軟化並轉移人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主張，甚而導向政治冷感以及對公眾事務的漫不關心，從而，在意識型態上與統治階級同流而形成一種共犯羣。

這就是貨幣在脫離了直接的商品流通而轉化為資本之後，所演繹而成的統治機能，或者說，是貨幣在轉化為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所形成的，適合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特殊機制，這個機制，正具體地表現在貨幣本質的所有機能之上。在「世界貨幣機能」上，正是國際分工的具體呈現，透過不等值交換，更加速對第三世界勞動價值的剝削。

「台灣錢淹腳目」並不表示台灣已脫離第三世界的根本體質，在新台幣對美元急速升值以及貨幣供給額的全面上升和熱錢的迅速流入等多重因素匯集之後，台灣突然有「錢」了，就像小孩子打破撲滿一樣，但是卻不能買到預期中的那麼多東西，因為物價也全面上漲。於是，中央銀行立即採取緊縮、經濟部控制物價，並且試圖將民間過剩資金引向正式部門或其他投資管道，在「產業升級」的呼聲之中，企圖將「洪水期前的」資本形態轉化成產業資本，但是，由於產業資本的利潤率低於生息資本及商業資本，反倒使產業資本迅速向生息資本及商業資本擴散，於是，我們的股市成了官營大賭場，國家作東兼抽頭，加權指數連破萬點大關，卻相對反映出台灣產業機能的衰落和投機氣氛的高漲，更為荒謬的是，有關機關竟變相地鼓勵人民加入賭局，而當股市開戶人數突破三百萬人大關時，「賭博」已儼然成為合法而正當的全民活動了。

有人預測，年底選舉前股市又將狂飆，如果這個預測準確的，貨幣——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對於統治階級的輔助機能又將再次得到證明。而貨幣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非凡能力也將再次得到肯定。

撰文■洪 湖
攝影■張詠捷

台灣錢史

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活動，到貨幣的發明及其在各個歷史階段的演變、進化和資本化，可以看出人類文明的軌跡及人類所有活動和貨幣之間的密切聯繫，甚至，貨幣本身就象徵著人類社會進化與反進化、支配與被支配的多重意義。在台灣短暫的數百年歷史生命中，貨幣的多重變革和演替，則更能反映出台灣的枝桠交錯、脈理糾結的歷史進程。

日據之前，二次發行紙幣的經過

自明天啓4年至永曆15年，西班牙、荷蘭據台38年間（西班牙僅16年），並未在台鑄造錢幣，西、荷二國對台的殖民掠奪恰恰反映在市場的通貨上。當時流通於台灣的貨幣，包括世界各地的金幣、銀幣，其中所謂「番錢」，如以圖案稱謂的鳥銀、鷹銀、佛頭銀等等，和來自中國大陸的拔仔銀混合使用。這時，在台灣住民的少數部落間仍以貝貨為交換媒介，或與漢人間進行著以物易物的交換。

明永曆15年，即清順治18年，西元1661年，鄭成功為反清復明，於是年4月率兵2萬5千進攻澎湖、台灣，由鹿耳門登陸，先攻陷赤崁的「普洛文希亞城」，進而包圍「熱蘭遮城」。經過7個月苦戰，荷蘭領事克埃都終向鄭成功呈遞長達18條的降狀，結束了荷蘭在台長達38年的殖民統治。鄭成功接收了價值8百萬番錢的城寨、武器、物資和財貨之後，即遣人到日本長

崎藩請求代鑄「永曆通寶」錢及武器若干，並即運回台灣流通使用。

在明鄭治台期間流通的「永曆通寶」，有行書、草書各1種，及大小篆4種，共6種版式，折合二錢，銅質與大陸所鑄之永曆錢略有不同。除「永曆通寶」錢之外，另鑄有「恭祝鄭氏前途光明」之「五行錢」，即金、木、水、火、土五種同文異書體，均折合二錢。

「永曆通寶」錢的壽命，比明鄭王朝還長了幾年，永曆37年，西元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領大小戰船二百餘艘由銅山進發，乘夏季西南季風渡過台灣海峽，先行攻取澎湖，8月2日，經清廷准許後，施琅同38年前的鄭成功一樣，從鹿耳門登陸，但施琅卻是兵不血刃地佔領台灣，至此，明鄭終於斷了國脈，從此成為歷史，但是，「永曆通寶」在這之後，仍自由自在地在市面上流通了大約5年，除了清廷官員看了明桂王「偽號」稍感不悅之外，大抵沒什麼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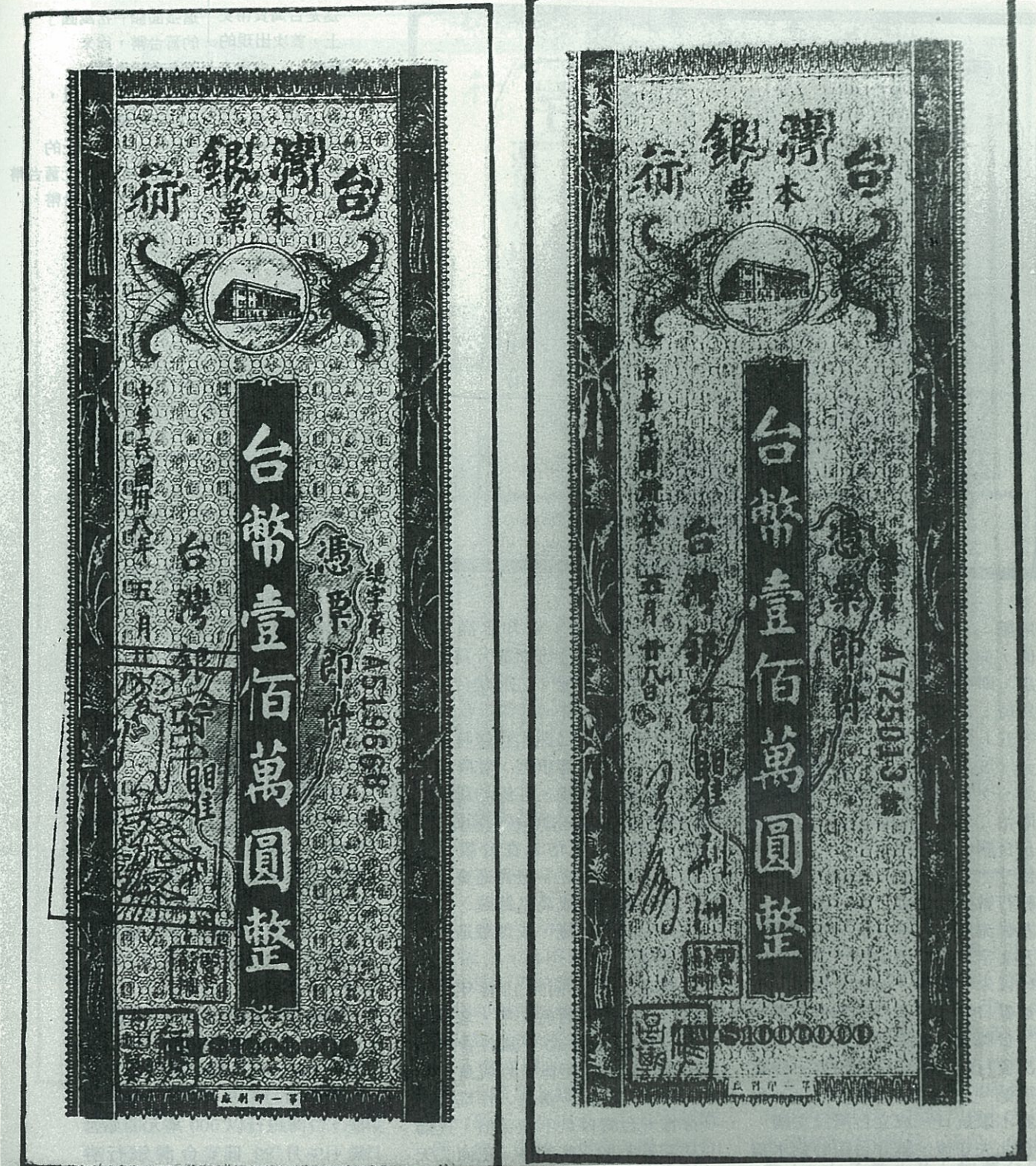
康熙27年（1688）福建巡撫張仲舉以「台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文甚多，若一時驟行全禁，貧民無以為資」，遂疏請開爐鑄幣。經部議准行後，開始回收「永曆通寶」銷毀改鑄，次年4月壬辰命台灣府開爐始鑄寶台局背滿文之「康熙通寶」錢。這是台灣鑄造錢幣的開始，「永曆」改頭換面成了「康熙」，「通寶」還是

錢嘛，幾乎佔領了一個人生活的大部份，如果「錢」這個東西，這個字眼突然從世界上消失，那麼人類的生活方式、習慣、常用語彙、思考方式、價值觀……當然要起一些重大的改變。這是有關錢在台灣近代史中的一篇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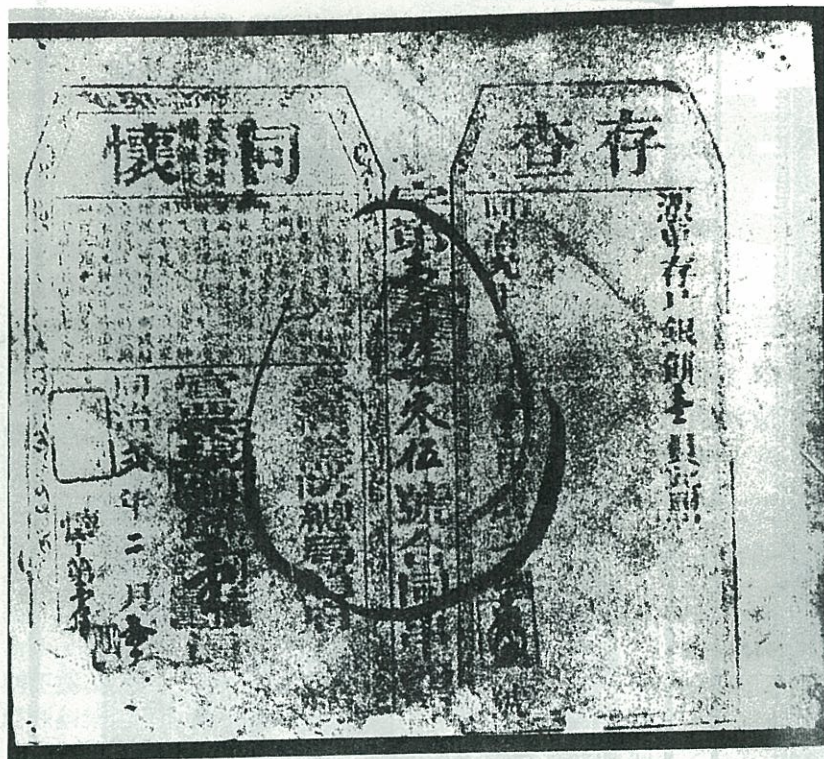
「通寶」，一樣折合二錢。自康熙28年起至31年止，鑄造期間前後僅4年，分黃銅與紅銅二種質地。

清代在台通行的錢幣，有制錢、銀幣（餅）及官銀票三種，平時在市場上流通的，大抵只有「制錢」一種，而錢幣（餅）和官銀票的發行則多為因應政治情勢及軍事行動的「軍需」之用。乾隆51年林爽文事起期間，為「平亂」而鑄造的軍餉「謹慎銀幣」就是其中的代表。其餘如道光17年鑄造的「壽星銀餅」（老公仔銀）、咸豐3年的「如意銀餅」、同治元年的「筆寶銀餅」和「壽星銀餅」，均是民間私鑄，作為起事軍餉之用。「壽星銀」是道光17年張溫在台南新黨起事時鑄造，作為發放軍餉之用。如意銀餅則是咸豐3年林供在鳳山縣起義時所鑄，銀餅正正為一對交叉的如意，左右邊分別直書「足紋」、「通行」四字，幣上無年份年號。筆寶銀餅是同治元年3月15日戴潮春在大墩起事時所鑄，正面有一對交叉的筆，中間橫貫一柄如意，同時，亦仿鑄道光年的「壽星銀餅」，皆作為起事軍費之用。

就在戴潮春起事於大墩、破彰化、圍嘉義、攻淡水而全台震動之時，台灣籌防總局道府因軍需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的通貨膨脹加劇惡化，台幣發行額日益激增。面額一百萬、五十萬、五萬的本票不斷出現。經濟風暴襲捲全台。



用罄，初期發行借据（類似公債）向城內富商借銀，但仍不足，即令府城內富商黃應清、黃景琦、石耀祖、許朝華、詹廷貴等五人負責各自發行官銀票8千元，五人共4萬元，面額每枚一元，交官方發放軍餉用。期限至同治二年10月底備銀收兌。這是台灣紙幣發行的始祖，由「同懷」、「謙記」、「鼎美」等三軒行號擔保簽發，為二聯直式，左聯流用，右聯存查，票框花紋及文字均用藍色印刷、官印、店印以朱泥蓋印，面額「壹」字及簽發日期、號碼均用墨色手書。

台灣第2次發行之紙幣和第1次發行的官銀票性質相當，皆為軍餉。光緒21年割台議定，台胞不服抗日，成立台灣民主國，台北失守後，鎮守台南的劉永福乃於陰曆6-8月間，在台南府設「官銀錢票總局」，以莊明德為局長，發行「台南官銀（錢）票」，面額分為一、五、十大員及五百文等4種。另設「護理台

南府正堂忠」，以知忠滿發行「台南官銀票」，面額分為一、五、十大員3種。這就是台灣第2次發行的紙幣，到第3次紙幣發行時，台灣已進入日據時期。

清代在台僅鑄康熙、乾隆、咸豐三朝寶台局錢，其餘均為私鑄或者非行用錢，順治、雍正、嘉慶、道光各代均未在台設局鑄錢，流通市面之「道光通寶」、「同治通寶」或為私鑄錢、或為官方配套用詩錢，或為戲造非供流通使用。

光緒20年，西元1894年，也就是台灣割日的前1年，老佛爺慈禧60大壽，命全國各省局同鑄萬壽錢進京呈獻，以祝萬壽無疆、國運昌隆。當然，作為一個行省，台灣自是不能免俗，遂鑄「天下太平」萬壽錢。正面「天下太平」四字對讀，背面左右為「台灣」二字以為祝壽，世事難料，老佛爺過完六十大壽，就把台灣割給日本，換來了他老人家的「天下太平」。

這是台灣貨幣史上，首次出現的「紙幣」，由官方授權民間發行，並由民間「商行」信用担保。如果不考慮當時的社會因素，這次的紙幣發行，無寧是一種「進步」。

這張面額「拾萬圓」的舊台幣，尚未流入市場之前，舊台幣已全面崩潰，代之而起的是面額一、五、十元的新台幣，而4萬元舊台幣只能兌換一元新台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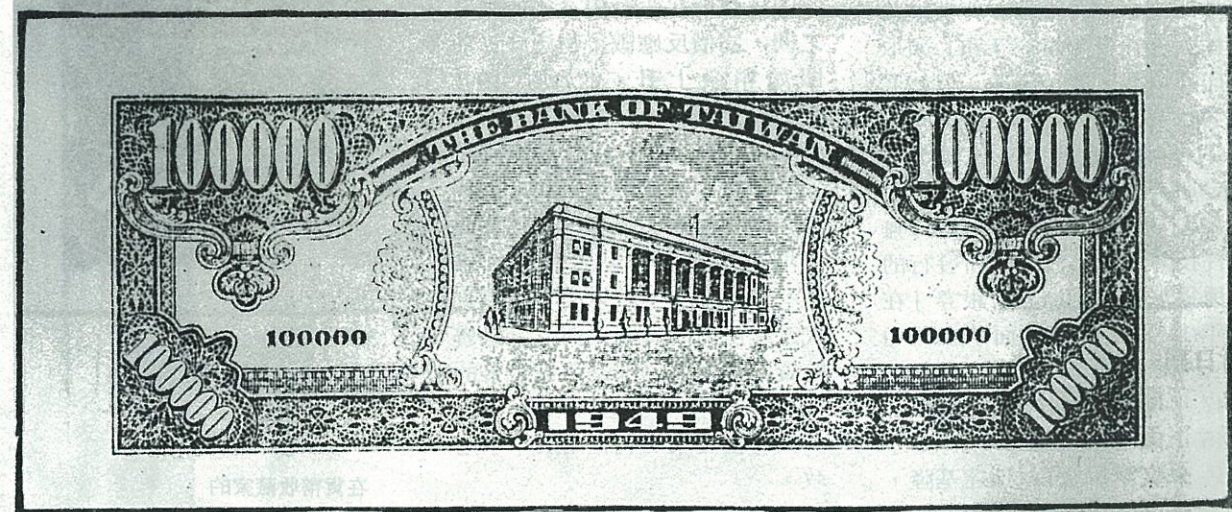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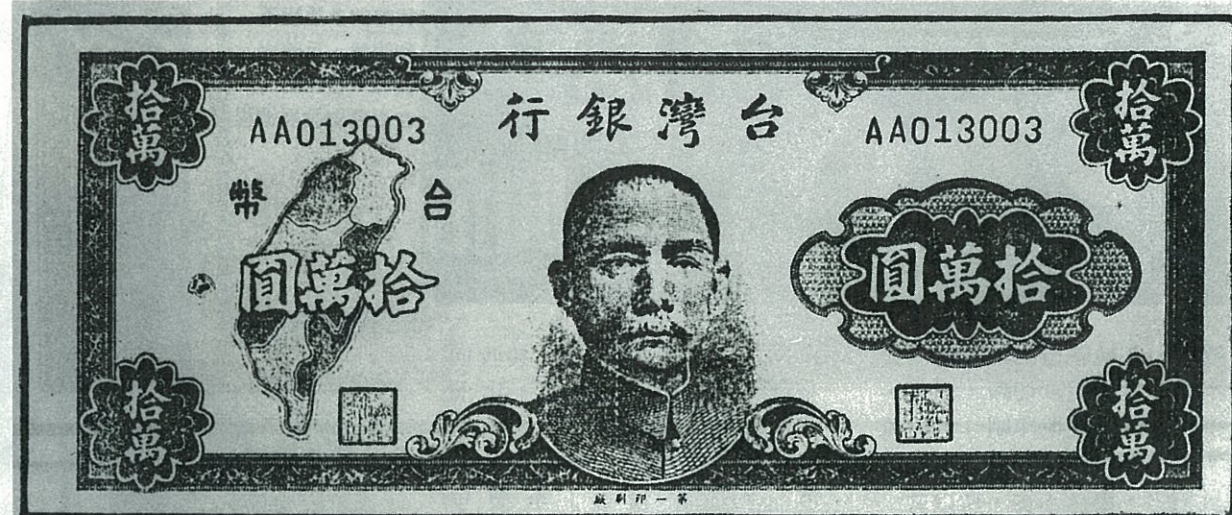
殖民帝國主義下的幣制

光緒21年6月2日，清廷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為交割台灣欽差全權委員，與樺山資紀在橫濱丸上，經3次協商，終於完成「交割」台澎諸島的手續。

日本据台初期，流通在台灣的貨幣種類多達百餘種，除寶台局鑄造的小平錢及大陸各省局鑄造的各類制錢外，私人鑄造的銀幣（餅），外國銀幣，官銀票、台南官銀票、甚至有所謂「秤量主義」，必須把貨幣先秤量一下，才信任它的價值。同時，日軍据台後，日本銀行的兌換券和一圓銀幣及輔幣大量流入台灣，使台灣的幣制更趨紊亂。

像這種紊亂不堪的貨幣制度，事實上就是殖民資本入侵台灣、及殖民剝削的一大阻礙，於是，殖民當局開始著手幣制改革「只允許舊有的一圓銀幣及蓋有日本政府印章的一圓紙幣才可以無限制流通」——「府令第19號」1898年7月。

1899年9月，「台灣總督府」設立了殖民地銀行——台灣銀行，使之負起整理幣制、及貨幣同化的殖民任務。9月26日，台灣銀行以500萬元開始營業。9月29日，台灣銀行券「壹圓銀券」正式發行上市，12月25日，「五圓銀券」上市，1900年12月3日，「伍拾圓銀券」、1901年2月5日「拾圓銀券」相繼面市，台灣有史以來



的第3次紙幣發行終於告一段落，但是，殖民地的「銀本位」與殖民母國的「金本位」在計算上頗為不便，有時會使台灣銀行在幣值上遭到相對貶值，因此，在1904年6月再次公佈「幣制改正令」，改為金幣兌換的「台灣銀行券」，7月1日，台灣銀行發行「金壹圓」券，8月5日發行「金五圓」券，也就是習慣的「台銀券」，在1906年8月1日「台銀券」十圓金券面市之後，1908年12月31日各面額的「銀券」全面廢止停用。1911

年4月，日本政府才以「勅令64號」，把本國的「貨幣法」完全施行於台灣，並禁止舊有的銀貨和銀幣的流通，於是，台灣的貨幣制度才名符其實地被統一於日本本國的「金本位制」之下，日帝的「貨幣同化政策」，把台灣進一步地編入「日本經濟圈」內，同時，更深一層地把台灣編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而日本在1897年3月所制定的「貨幣法」，是以馬關條約所獲得的賠款英幣4790萬磅為準備金才制定的，而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出發點。

「台灣總督府」繼金券之後，在1914年起陸續發行「改造券」、「甲券」、「乙券」及「現地刷券」和「日銀加蓋台銀券」，自据台起至戰敗，共發行七種貨幣，其中僅「現地刷券」是在台灣印行，其餘均由「大日本帝國政府印刷局」承印，「甲券」、「乙券」及「加蓋台銀券」則由「大日本帝國內閣印刷局」承印。

「現地刷券」發行於1944年，當時的「大日本皇軍」正節



貨幣的多重變革和演替，反映出錯綜、複雜的台灣歷史發展進程。

節敗戰，各地戰事吃緊，台灣與日本間交通被美軍切斷，因此，只得在台灣「現地印刷」供給流通。當時台灣的印刷技術不佳，紙質粗劣，墨色不良，所以曾一度出現偽鈔。「加蓋台銀券」是在日本敗戰前一個月，由日本本國空運來台的「千圓日本銀行兌換券」，經台灣銀行在背面加蓋「株式會社台灣銀行」和「頭取之印」章戳，發行流通。但該券與各面額之日本銀行券在同年11月經國民政府下令凍結，作為定期存款處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殖民時期所發行的七種貨幣，除「加蓋台銀券」在同年11月7日被全面禁止流通外，其餘6種「台銀券」一直到1947年1月15日才安然隱退。1945年10月17日國軍第70軍官兵及大批接收人員抵達基隆，台灣人民「箚食瓢飲以迎王師」，10月24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就是以前的「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10月25日台灣光復。10月31日財政部公佈「台灣省當地銀行鈔票及金融機關處理辦法」與「台灣省民營金融機關清理辦法」，開始接收台灣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1946年5月20日舉行「台灣銀行」接收典禮，21日，台灣銀行發行「台幣」，面額是一元、五元、十元，與前「台銀券」並行等值流通，並開始逐步回收「台銀券」及「日銀券」，

至同年11月30日止，共收回「台銀券」及「日銀券」共34億4千370萬圓，從此，「台幣」成為流通於台灣的唯一貨幣，而「台銀券」至翌年（1947）1月15日全面停用，這時候，台幣50元、100元券已上市了3個多月了。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的數月之間，物價反應戰後物資缺乏而開始稍微上升。「到了1946年，每月擴大上升的幅度，而在一年之內上升2.5倍，已明確呈現通貨膨脹的情勢」。對於通貨膨脹繼續惡化的原因，劉進慶先生的分析是：（1）紙幣發行的增加。台銀以赤字融資供給官營近代產業所需的資金，而赤字融資的資金來源幾乎都是依靠紙幣的增發。

（2）官營企業的利益用於軍事財政。

1947年，物價上升的幅度更加迅速，「一年之內上升6.0倍，可見已轉為惡性通貨膨脹，這一年的2月，上升幅度為1月的61.3倍」。終於在這月的28日，爆發了台灣政治史上最大的反政府民衆蜂起事件——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給台灣人民的回答是血腥的鎮壓和長期的軍事戒嚴，以及通貨膨脹的加速惡化。舊台幣自1946年5月22日發行起，至1949年6月15日貨幣改革止，共流通了三年又23天。舊台幣發行額最

在貨幣收藏家的心目中，他們賣古董舊幣無非是「舊錢換新錢嘛！」。
（攝影／何叔娟）

初核定30億元，至貨幣改革前為止，卻高達17405餘億，包括鈔票5270餘億、本票12135餘億。1948年1月以後，由於通貨膨脹急速惡化，法幣貶值，以致台幣大受影響，發行額日益激增，並於是年5月1日發行本票，面額五千，6月發行面額一萬本票，10月發行拾萬，到12月，一張一百萬元本票的問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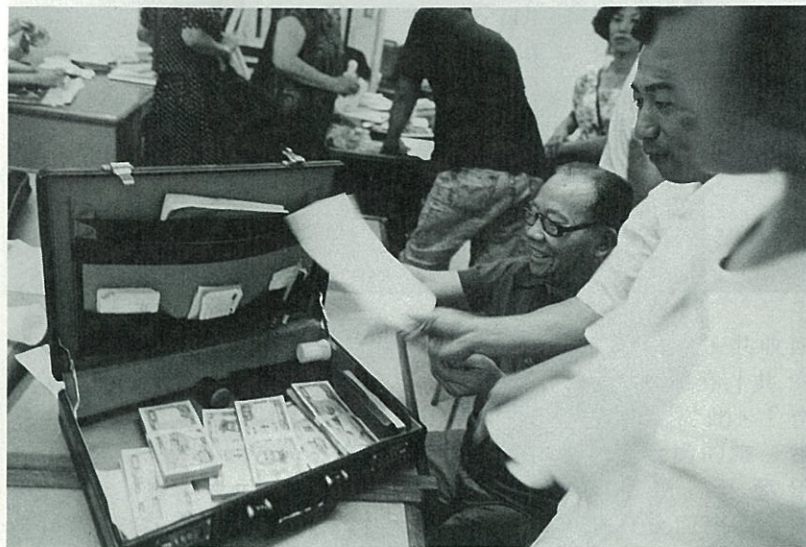
與舊台幣同時流通。

據統計，自1946年至1951年間，台幣的發行膨脹為二萬餘倍（不包括本票），各種物價最高漲為二萬一千四百倍，最低四千倍，平均達9千6百倍。物價暴漲最厲害的時期是1948年10月到1949年6月，1949年6月15日的幣制改革才使瀕臨破產的經濟局勢出現轉機。

6月15日，台灣省政府公告「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其要點如下：

- （1）依中央指示由台銀發行新台幣二億元。（折合美金4千萬美元）
- （2）新台幣以美金為計算單位。
- （3）五元新台幣折合一元美金。
- （4）4萬元舊台幣折合新台幣一元。

劉進慶先生對這次「幣制改革」的看法是：「4萬的倍率表示了惡性通貨膨脹所留下的傷痕的深度，同時也把台幣和大陸金圓券的匯率關係停斷」。「新台幣改革，不僅是為了克服台灣的通貨、經濟危機，也是台灣經濟再度和大陸經濟脫離的里程碑，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大陸金圓券終於崩潰，國民黨政權的軍事



和政治兩面都失敗了……台灣與大陸的復合，經過短暫的4年多後，再度遭逢分裂的局面」。

錢這東西，可奧妙囉！

1949年6月15日發行的新台幣幣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種面值，之後才發行五十元及百元券，輔幣券在7月5日發行，分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4種。新台幣發行當初均採直式券，直到1961年5月1日發行橫式一百元券，始完全改變為橫式券迄今。

新台幣在發行之初，原分為「限內」、「限外」及「省外」等三種，至1961年7月中央銀行在臺灣復業才廢止。同年6月，行政院通過「中央銀行在臺灣地區委託台灣銀行發行新台幣辦法」，同時廢止1949年頒佈之新台幣發行辦法。「省外」發行即外島地名券之發行，加印「地名」限制流通區域，分「大陳」、「金門」、「馬祖」三區。

「大陳地名券」於1953年1月1日發行，面額分一角、五角、一元、十元等4種，可是，當地居民仍慣用銀元、銅幣、銀幣，對「地名券」興趣缺缺。大

陳地名券於1955年3月14日停用，4月15日起停兌即全部回收銷毀，流通時間僅2年2個月又14天。至於「金幣」和「馬幣」發行的荒謬性，可參閱46期《人間》——金馬專輯。

和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壽的「萬壽錢」相當，國民黨在台的40年間也發行了形形色色的「紀念幣」。1961年，中華民國建國50年的紀念幣在那年10月10日發行，正面為蔣介石側面頭像，並不對外出售，僅贈與參加建國50年國慶大典官員及各國使節。1964年11月1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亦發行金、銀、銅幣等六種面額紀念幣。1966年10月31日，蔣介石80大壽，發行金質紀念幣一種，面額二千元，及銀幣一元。

1970年10月31日發行的五圓銀幣，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有它特殊的紀念意義，有人說「感覺上很像袁大頭」，但是這句話可不能亂說，搞不好會出人命的。不過一些老人家在這個五圓銀幣剛面市的時候，的確樂了一下，「這玩意是有點像大洋，就是小了點」。事實上，這都不是它重要的地方，重要的是，蔣介石頭像第一次出現在流通的貨

幣正面，背面框了一圈規規距距的竊曲紋，中間是「伍圓」二字，從1970到1974年共五種版本，現已停用。蔣介石第二次跳上新台幣紙面，已經是1981年的事了，但是這次他不是「伍圓」，而是「伍佰圓」和「千元大鈔」，不過，他這一次的出現，卻引起老一輩的人一些恐慌，報紙上也議論紛紛，因為人們總是把「大鈔」和「通貨膨脹」連在一起，這令人們想起「法幣」、「金圓卷」和「舊台幣」。不過，蔣介石的千元大鈔並沒有因而流產，而人們也樂於接受，反正……都是錢嘛，而且還是大鈔，你不要，別人還搶著要。國父呢，還是1972年版的一百元和伍拾元，連新版的拾元硬幣五元，一元輔幣都被蔣介石占領了，難怪一些錢幣收藏者常說「從舊台幣到新台幣，國父的臉色一直在變……感覺上有點變……嘿嘿，不要寫哦，這個話不要寫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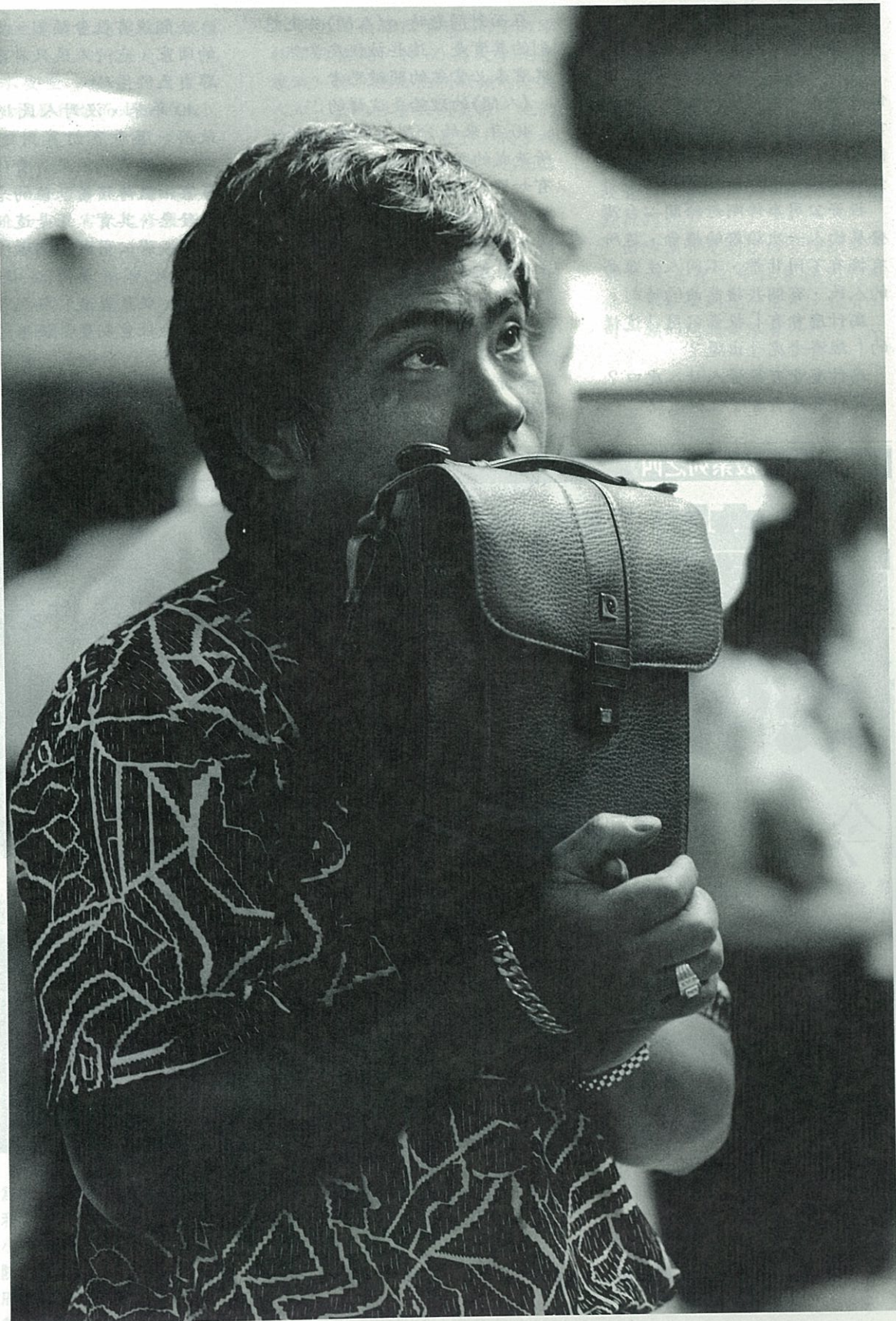
「小老弟！你寫錢幹嘛，錢有什麼好寫的……」。舊錢幣市場的另一收藏者說話了。另一位老先生替我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啊呀！我們賣舊錢賺新錢，人家寫鈔票賺鈔票啊！這都不懂……」。

「喂喂，你寫這些東西能賺多少錢……」

錢嘛，幾乎佔領了一個人生活的大部份，如果「錢」這個東西，這個字眼突然從世界上消失那麼，人類的生活方式，習慣，常用語彙、思考方法，價值觀……必然要有一些重大的改變，但是，最可怕的事還是錢突然多起來，錢消失的事幾乎不可能發生，可是錢突然多起來的事，有些人一生中就出現好幾次，……。「別說人一輩子賺錢，到頭來是錢賺了一輩子人咧……你看著好啦」。

埋藏在台灣富裕社會背後的，是另一種社會生活的徹底貧窮。

錢，幾乎佔領一個人生活的大部份，你可以想像萬一錢從人類社會消失的影像？



投資公司事件發生之後，《人間》雜誌的同仁從文化的界面，思考這個金融火山的形成與爆炸，到底誰該負責任？政府是否真心解決問題？雖然感到悲觀，卻也未必生機全無。

投資公司事件剛好給關心台灣發展的人一次論證的機會，讓所有擁有不同背景、不同人生難局的人民，有個共譜悲曲的時刻。

為什麼會有「投資公司」這樣的「經濟老虎」出現？

為什麼會有投資人甘入虎口？

為什麼政府會手慌腳亂？

在面對問題時，《人間》首先想到的其實是，這些被視為當然，其實未必當然的關鍵思考。

《人間》的理論是這樣的：

40年來的分裂、獨裁政治，所造成的社會資本不平等分配，有如巨大「怪手」，一直將人民推向生活困頓的邊緣。最可怕的是，這個政府沒有讓人民「安身立命」的政策，過去40年，這個由黨、軍領導的政權，告訴老百姓，要打回大陸，不可以偏安……，到了許多諾言都隨著年華老去時，這已失去青春的人民才發現，他老了，國家不會養他。

一個沒有社會福利、安全制度的國家，它的人民只有瘋狂的尋自己的生路。

40年來，沒對人民說實話的政府，甚至不打算對這羣仰望它、追隨它的人民負責任。讓這羣害怕微薄積蓄貶值的老百姓四處發急，其實，正是這個政府創造了投資公司成長的環境，正是這個政府培養了這樣的「錢坑」，並且製造「無福利，不安全」的社會制度「怪手」，迫人民跳。

投資公司應該「感謝」政府給他們如此飲財良機吧？雖然，投

資公司的主持者也是這個戒嚴體制的受害人，他們同樣是在「無福利，不安全」社會制度「怪手」下，被壓得挺而走險的人，他們的挺而走險正赤裸裸的上演。

現代「地獄變」使台灣成了一幅受害人加害受害人之修羅圖。

那些「不能也不會」嚴辦投資公司的政府官員，或許正心中埋怨著蔣氏兩代政治結構，他們很清楚，這些爛攤子是上一代獨裁政權的債務，丟給他們要他們來償還，他們自覺無辜，自覺不應受如此窩囊氣。

那些獨佔國防預算50%的軍特國防系統，將60萬大軍逐年裁減，將原應由他們照顧的老兵人口，丟給社會共同負擔。他們在某種因緣際會因素下，成了投資公司的基載資本，今天也面臨最低層受壓迫者的命運。

不管是投資公司、投資人、政府、軍情人士，或時當英雄，時當狗熊的黨與媒體，今後各方人馬之間合縱連橫，或圍魏救趙種種陰陽之術，都會搬上社會舞台。他們之間不會有永遠的朋友，也不會有永遠的敵人，今天握手言歡，明天大打出手的事，

並不稀奇。

長期，國防預算佔國家總預算的50%，使得國家照顧人民當務之急的福利政策嚴重落後，造成社會高度不安全感，進而引發金融失衡的問題，無疑是在討論投資公司事件時，不能沒有的宏觀批判。

國防預算是到了該合理刪減，來支應安身立命社會福利的時候。不能做到這一層次，投資公司一類的問題是不會停的。

《台灣錢淹頭殼系列之四》

紅龍擺尾 錢翻財滾

地下投資公司事件暴露的 社會鬥爭

今年台灣的夏季，颱風還沒來，但一場投資公司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風暴，台灣近三百萬投資人已籠罩在淒風苦雨中。

地下投資公司開幕時冠蓋雲集，風光體面的盛況，如今坐實了官商勾結的證據。

紅龍魚「台北神話」

耗資千萬裝潢的辦公室，一進門碩大無朋的玻璃水箱中，象徵財富的紅龍魚事實上鎖不住主人的「財富」。印刷精美的文宣刊物中，介紹公司各項投資計劃，勾劃出日進斗金的麗亮遠景，似乎只是幻景光影。

被邀請來的政府官員，軍方將

領，黨工大員，影視紅星，手持利剪的鏡頭，成了「台北神話」的血淋淋況實。華麗誘人，但又抽象的徵人啓事，刊登在各報，一批批的退伍

（休）軍公教人員，家庭主婦，甚或是大專畢業青年，就這樣被公司網羅成為吸金專員，再借助這些專員的辛勤開墾或既有人際關係，民間的游資就這樣有如跳「錢坑」般流入了地下投資公司。

一場場引人入勝的投資說明會，一月月領取獲利的成就與滿

地下投資公司人去樓空
水箱裡的紅龍魚也鎖不住它主人的財富
那些長年挫折的升斗小民
會不會成了玉成投資公司投機
與國民黨無能，
自我犧牲的「良心事業」？
如此血腥的一幕會上演嗎？



投資人為保障
自己權利，
一家老小走上街，
在立法院前
呼籲政府拿出辦法，
解決日益惡化的
地下投資公司的問題。

足，將投資人原本「高獲利，高風險」的危機意識徹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迷信崇拜公司的經營能力，並將公司視為改善生活

惟一憑藉的衣食父母。

這些明白違反法律的金融行為，為什麼可以存在？當我們的社會習慣將之歸納為「特權」而

政府應該要取締

鴻源機構總裁於勇明有話要說

我進公司迄今已4年11個月。如果時光倒流，回到4年多前，問我要不要幹這行，我的答案是一半一半。

的確，投資公司這行業，一直飽受外界的醜化和誣陷，但我在公司，也獲得了許多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收穫和回報。這幾年中，我慢慢的求得了部份的肯定，但這趟路如果要我再走一遍，我還真得再考慮。

姑且不論投資公司的是非功過，至少，投資公司也得到了廣大投資者、抑或是投機者的跟隨，進而變成了「偶像」。我想，這也是政府所以遲遲未對投資公司開刀的主因。投資公司如果本身所為不能得到正面的評價，早就被取締了。

再說政府始終對投資公司獲取高利視為不合理，我實在不懂政府所謂合理與不合理利潤的分際在那裡？一般傳統餐廳一天營業時間至多不過12個小時，麥當勞卻是24小時營業的。試問，誰的利潤合理，誰的才叫不合理。

所謂合理利潤這個名詞，本身

無奈以對時，六月中下旬，政府默默發動媒體，心戰喊話，說出要取締，無緩衝期的「官方說法」，各地下投資公司馬上入金人數大減，出金人數大增，各地下投資公司立即面臨嚴重的週轉困難。

各地下投資公司在眼見「擠提」的投資人愈來愈多，手頭現金已不足支應時，紛紛喊出「暫時停止出金」。

此一政府動作，立即引發投資人反彈，對政府的指責之聲亦交

就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難道說經營貿易公司出口貿易，賺取3%的利潤才叫合理，進口商賺取50%到100%的利潤，就不叫合理嗎？

鴻源能聚集大量資金，投資於全球金融市場以24小時全天候的操作手法，自然能獲取一般企業無法獲致的高利。

在國際金融市場作戰，就好比滾圓宵一般，資金大的好比圓宵，資金小的好比糯米粉，只有圓宵沾糯米粉的份，糯米粉可無法黏住圓宵。台灣的錢分散開來，就會被國外的大錢給捲走，但合在一起，就有辦法把國外的錢吸過來。

雖然政府這次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確實帶給鴻源許多困擾，連帶使我們許多海外金融分枝機構的信用受損，但我認為政府應該要取締地下投資公司，因為許多不務正業，擺明了就是要騙錢的地下投資公司行徑太過惡劣。至於我個人是否將因政府取締而背負法律責任，那倒是其次的問題。只要投資人的權益能為公司妥善照顧，才是最重要的。

相日起。對李煥內閣的咒罵，更在各地下投資公司間不絕於耳。一場政府、地下投資公司及投資人三者之間的「迷糊仗」於焉展開。

在挫折感中急翻身

如同狂飆的股市與房地產一般，地下投資公司的興起，也與政府無福利政策，無能力做的公共投資、建設及社會游資過度充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地下投資公司形成的背景，還有更深的



鴻源總裁「於勇明」



標榜創新經營手法的地下投資公司，請來「護場」的人物，卻儘是「國寶級」的。

人文因素在主導。

地下投資公司的老闆，與台灣社會傳統的資本家並不相同，不管他們具有程度不一的經營理念，或只是靠投機詐騙技巧走江湖，他們共同的社會經驗是經常碰壁於既得利益者的財團或資本家。

他們大多對現有的資本家存有

敵意，言話之間經常表示不屑這些既得利益者的作為。環僑企業董事長錢捷飛說：「不是我不想和財團靠攏，而是他們根本不讓我沾邊。」鴻源機構總裁於勇明也曾說：「王永慶賺不到的高利潤，我賺到了，難道這也錯了嗎？」他們的性格多少有些挫折感，並企圖翻身而且急著翻身。

這些地下投資公司的老闆，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外省籍。這種省籍關係，箇中的含意就更加發人深省了。尤其，這些老闆的上二代，以軍、公、教人員居多，這種以忠孝傳家的家庭中，何以會出現汲汲求利的子弟，這是台灣戒嚴四十年，最值得深深的人文景觀。



投資人歡天喜地領取獲利回家。

我爲什爲要開投資公司

環僑企業董事長錢捷飛如是說

我，錢捷飛、民國34年生，安徽省桐城縣人，57年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60年高考建築科及格，取得建築師資格。

我爲什麼要開投資公司？這說來話長，身爲建築師總對自己的作品懷有理想和執著，但蓋房子錢是業主出的，建築師只領設計費，業主說要怎麼蓋，建築師就只有被牽著鼻子去畫設計圖，等房子蓋好了，個人對建築的理想和執著也盪然無存了。

我開投資公司，就是要借助社會大眾的資金，來蓋出點像樣的東西。所以我開投資公司，把吸收來的游資拿來買土地，再蓋出房子。這樣一來我既是業主，又是建築師，再也不用聽命於人。

也有人曾問我，你既是建築師，何不自己開業，或是受聘於建設公司，何必開投資公司呢？話雖不錯，但這兩條路都很難走。我是一個典型的第二代外省人，在眷村長大，毫無社會背

景、黨政關係、自己開業？生意在那裡？

其次，在台灣有土地的都是本省人，有大財團支持的建設公司，更都是本省人的天下，不是我不願去「靠攏」他們，是他們根本不讓我沾。

我承認我開投資公司，既有吸收游資，又有發放高利，但這是剛起步時不得已的作法。但今後，我不必再吸金了，獲利也降到二分，投資人都成爲我公司的股東。雖然我不確定這樣的改變，是否能符合政府所謂合法化的要求。但至少我得努力去配合。

坦白說，我公司的投資人，絕大多數都是外省籍的軍、公、教人員，他們來我公司圖個什麼？不過只是圖個獲利來養家活口。但我可不這麼想，我真正的夢想是，蓋出房子來，給投資人，讓這些外省人在台灣，一樣有土地、有房子。

流亡的第一代外省人

四十年前，流亡來台的外省人第一代，以軍事政治優勢，的確在台灣獲取了部份的經濟資源，但這種掠奪行爲僅限於極少數的外省人，佔來台外省人絕大部份的基層軍、公、教人員，不但沒有掠奪到經濟資源，政治資源亦隨著退伍、與退休而蕩然無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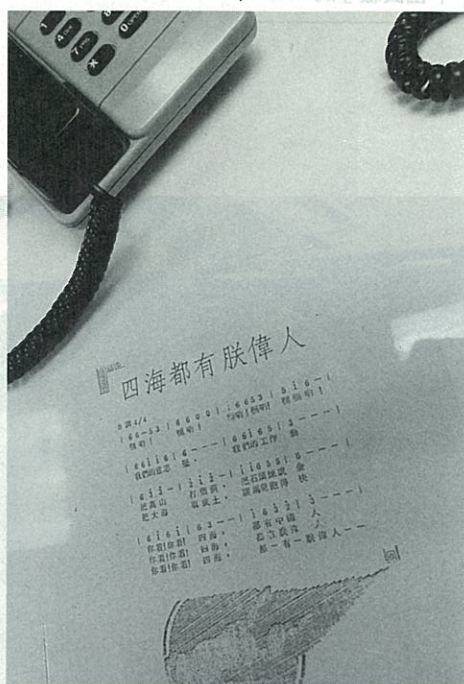
特別是這些外省籍的軍、公、教人員，來台之初，仍寄望於政府「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實現，無意在台灣置產，等到驚覺反攻不可期的殘酷事實而有土斯有財的心理抬頭時，台灣的房地產已不再

是薪水階段所可以企及的夢想。

兩頭落空的外省人第二代

這些外省人的第二代，目睹他們的父母，在一生爲國，或半生戎馬的奉獻之後，竟成爲經濟上的絕對弱勢。加以近年來，政治資源亦逐漸由外省人手中，交到本省人手中。這些外省人的第二代，發現政治、經濟已兩頭落空，尋社會既定規範而想要翻本，已幾乎是不可能了。於是乎，以別人的錢來賺取屬於自己的錢，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途徑。

再看看地下投資公司的職員與投資人，又以外省籍的軍、公、教人員或已退休（伍）的軍、



朕偉投資公司之歌。
四海皆有投資人，
台灣何其多！



朕偉機構投資人
焦急的等待公司
宣佈恢復發放獲利。

公、教人員居多，這又是什麼因素所形成的呢？

由於外省人不像本省人在台灣有人數眾多的家族，做爲家族成員分散個人生活風險的避風港，個人或各個家庭必須獨立承擔生活上的風險，加以上代因戰亂流離所產生的獨有危機意識，在置產無著之後，投資就越發顯得重要。

南腔北調大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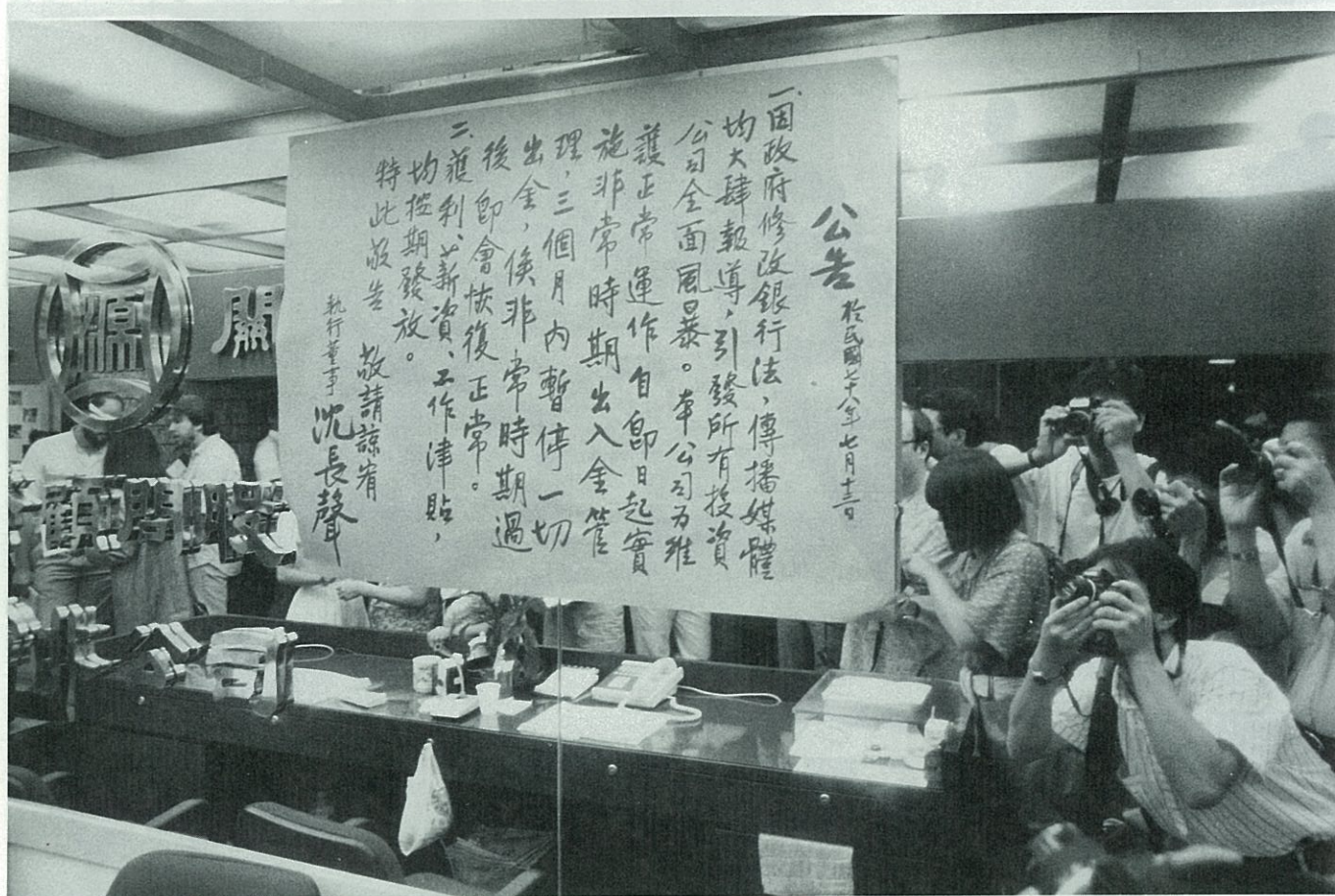
這些軍、公、教人員擔任地下投資公司職員，或在公司入會成爲投資人，除了投資的著眼外，還能獲得被認同的感覺。退休（伍）的軍、公、教人員進了公司當職員之後，獲得了公司其他職員的認同與尊重，使他們自覺不再是百無一用。投資人更把公司當做同鄉會一般，沒事往公司

一坐，既可吹吹冷氣、喝茶、看報，女的可以三姑六婆一番，男的更可以「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一時間，南腔北高調雜陳於一室，鄉愁與自我肯定都同時被滿足了。

這些投資人雖對現代企業經營知識及經濟、金融理論所知不多，但透過公司口語化的投資說明會，與印刷精美的宣傳刊物，很快的，投資人對公司的超高獲利能力，就都深信不疑了。

打算大撈一票就走

除了這些軍、公、教人員及家庭主婦之外，投資於地下投資公司的投資人中，尚不乏許多年輕的極端投機份子。這些人大都受有中上水準的教育，對經濟及金融知識已略懂些皮毛，不但不易被地下投資公司的說詞所迷誘，



甚至打從心裡也不相信地下投資公司所塑造出的「經營神話」，但這些人依然義無反顧的入金了。為什麼呢？這些人都抱定純然的投機心理，打算撈一票就走，更自視機伶過人，萬一公司有風吹草動，也自信必能提前出金。

於是，在地下投資公司與投資人間「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心理作祟，以及整理社會游資氾濫的大好形勢推波助瀾之下，台灣的地下投資公司於焉開始不斷坐大。

這種長期在獨裁與獨佔政經體系下受挫折的人羣，一旦有機會冒險，而冒險所得「勝算」似乎不少，他們急著翻身的性格，也會把人性最醜的一面一不做二不休的全盤發揮出來。到了政府、

媒體的「正義之師」來清算時，他們自然也是想盡辦法保本脫困。

各地下投資公司在無投資人繼續入金的情況下，幕後老闆的臉拉下來，速度也是毫不遲疑。這些公司上焉者元氣大傷，中者勉強支付獲利，但已萌清算結束的念頭，下焉者老闆已失蹤或正暗中脫產。

從六月到八月中旬，政府除針對少數小型地下投資公司做「重點」式取締外，亦無意取締中、大型地下投資公司，其背景自然是國民黨為了避免引起投資人譁變，對年底選舉帶來重創。

「哭靈」蔣介石也無用

地下投資公司未來將何去何從是不知道的事，但投資人成為弱

投資公司說：
「媒體大肆報導，
引發投資公司
全面風暴……」，
到底停止出金
誰之過？

「投資人不要亂，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在一片混亂、
氣極敗壞的
投資人羣中，
朕偉機構的一位投資人
大聲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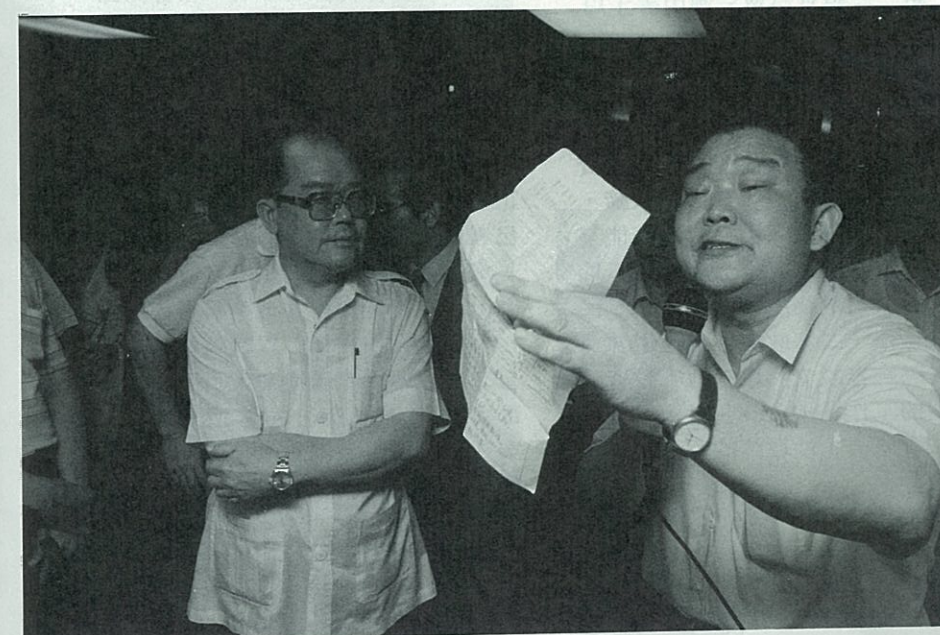


「停止出金，
明天的菜錢
在那裡？」
一位家庭主婦
手提菜籃
一臉茫然。

勢團體，任憑政府與地下投資公司夾殺的情況，則已成定局。

投資人雖不甘坐以待斃，並已組織「自救會」、「資產監督會」、「資產管理會」等組織，但在無法掌握公司資產流向與債權憑證的情況下，投資人的各種組織都面臨嚴重的無力感，一再的集會也不過是互相安慰罷了。

由中華民國眷村權益促進會所



召集，7月30日在中正紀念堂前舉行的「哭靈」活動，亦因是日大雨滂沱，參加人數不足二百人，而未產生任何影響。

投資人的任何抗爭都終將歸於無效。已倒閉的憶扶投資公司受害人代表莊英晃就慘痛經驗，大發研究之心，他分析地下投資公司詐騙投資人的模式有三種：其一為「富格林投資公司模式」，即資產灌水，隱藏並吞巨款，然後虛報出金數目，假稱資金已被大量擠提，再利用受害投資人組式的自救會，運用自救會領導人壓制不利公司的異議份子，然後虛報營利佳音以拖延時間，縱使進入司法程序打官司，但元凶已詐財一走了之。

其二為「嘉駿投資公司」模式，即擴大出金困境的渲染，謊稱資金已被利息蝕光，或轉投資失敗而玩數字魔術，使帳面大幅度虧損，再聲東擊西表示負責人已涉重罪而轉移注意，以減少受害人杯葛，有的更藉用部分情治人員的包庇而脫案脫罪。

其三為「憶扶投資公司受害人模式」則為集前兩模式的大成，再加上律師團的違法侵佔，和黑道幫派介入脅迫代討債務等手法，使公司負責人假倒閉、真脫產，搏取不法暴利。

投資人確為最哀哀無告的一羣。這樣的人間苦果眾人嗜的時刻，鴻源機構於勇明的話值得思考，並等待檢驗：「現在的地下投資公司，已成了良心事業，投資人的錢能否受到保障，全憑公司老闆的良心而定。」

於勇明拿出一份數樣，顯示「以新債養舊債」的地下投資公司倒閉的必然性。

在倒閉的壓力下，會有「良心事業」嗎？這是投資公司的性格嗎？也許最後的答案是：投資人成了「良心事業」，玉成投資公

一位白髮女性投資人的告白

我是湖南人，今年60歲，先生原來是軍人，已經死了十多年了。我在朕偉投資公司放了100多萬元，在華鼎投資公司放了30萬元。

本來我在地下投資公司放錢，一直瞞著我的子女，但這次朕偉出事，我去公司探聽消息，沒想到被報社照了像，刊在報紙上，搞得子女都知道了。

我的幾個小孩，都是公務員，收入不多，又都成家生子，自己負擔已經很重，那裡還顧得到我。更何況我這輩子，根本没打算要靠子女，現在錢被套住了，也只有認了。

早些年前在大陸，我也見過大風大浪。民國35年，我在福建省南安縣一家報社幹譯電員，就曾因報老闆是匪諜而遭株連，差點沒被國民政府給槍斃了。從那時起，我就知道一切都得靠自己。

我的錢確實都是靠著自己的一雙手，一點一滴掙來的。現在給投資公司坑了，要說不怨，是不可能的。政府要修理投資公司，雖非師出無名，但總得講究點技巧，何必非讓我們這些老百姓血汗錢泡湯不可？

聽說有好多投資人都把自己的黨證給燒掉了，發誓年底選舉絕不投給國民黨。我想這也沒必要，錢丟了還能再賺回來，台灣總得還要靠國民黨，大家日子才過得下去。

不過我實在弄不懂，李煥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國家有那麼多事該辦，為什麼一上台就要先拿投

資公司開刀。我一個外省老婦人，不靠這點棺材本，以後日子怎麼過？

在這次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的政策中，政府各財經首長，立場一再轉變，姿態也由鮮明而轉為曖昧。這種政出多門，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奇異景象，真是李煥的「強勢內閣」的最佳註腳。

如果用心去觀察這些政府首長的分歧言論，不難發現這些首長各說各話的背後，一定隱藏著極大的茫然與無力。

針對地下投資公司的合法性問題，行政院長李煥說：「嚴格說並沒有地下投資公司，因為這些公司都是依法向政府申請設立的，政府取締的方向是這些公司吸收存款違法行為。」

財政部長郭婉容說：「地下投資公司只有『違規吸收資金』部分屬違法行為，其餘按公司法規定者均為合法。」

經濟部長陳履安說：「我從來沒有說過要把地下投資公司合法化。」

經建會決策官員說：「地下投資公司所從事的事業並不合法。且對於將來如何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的問題，李煥說：「只要投資公司有違法行為，政府就取締，沒有所謂期限，因為政府不能某一時期取締，另一時期又不取締。政府取締的原則為：一、民衆檢舉，二、政府主動偵辦。」

郭婉容說：「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的工作『一直在進行』，新銀行法實施後，使取締的項目更為明確」。

陳履安說：「配合『處理違法吸收資金專案小組』，積極取締非法投資公司。」

經建會決策官員說：「必須加強金融管理，健全法制，嚴格執法，全面取締地下投資公司。」

觀察政府處理地下投資公司的態度，官員說法分歧，或刻意對法令大玩文字遊戲，使投資公司或投資人皆費盡心思去「揣摩」「體會」政府的真正立場。

其實政府官員所以會窘態百出，說穿了，就是根本拿不出一套可避免選票大量流失，又能徹底解決地下投資公司為禍的解決方案。但遲不解決拖延下去，政府所將付出的政治成本仍將與日俱增，兩難之下，似乎各說各話才是政府官員的明哲保身之道。

在此次地下投資公司事件中，傳播媒體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政府每一波的「心戰喊話」，媒體都自覺抑或不覺的成為最佳傳聲筒。各媒體對地下投資公司的大幅強力報導，使地下投資公司因「報」而「倒」的程度，大大的超過了政府的預估。

分析媒體所以對地下投資公司大加撻伐的主要原因為：

一、地下投資公司風暴之初，正值「六、四天安門事件」新聞已較平息，而「漁船事件」、「黨內初選」尚未發生的新聞淡季，各媒體皆樂得在地下投資公司新聞上大作文章，以充篇幅。

二、各傳播媒體從業人員雖有部份在地下投資公司慘遭「套牢」，但情況並不嚴重，各傳播媒體老闆或高級主管在地下投資

公司入金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修理起地下投資公司並無顧忌。

三、台灣各大傳播媒體，長久以來，已不知不覺或刻意主動的成為「既有經濟體制」的維護者，對於這批試圖以義和團方式硬衝蠻幹，破壞現有資本家既得利益階層「平衡狀態」的作法，視之為毒蛇猛獸，極自然的予以狠批猛鬥。

四、傳播媒體一直不願亦不肖與地下投資公司掛鉤，在未發生「吃人的嘴軟」的前提下，自然放心大膽的修理地下投資公司。

再分析這次各傳播媒體在處理地下投資公司新聞立場角度後，可歸納出一些現象。

一、僅評擊政府以往取締不力，以致地下投資公司不斷坐大，並大肆報導地下投資公司停止出金，停資獲利的種種窘態，對地下投資公司何以形成，則僅以「游資充斥」為由，一語帶過。

二、僅將地下投資公司風暴的波及層面，界定在經濟層面，未深入探討風暴必將掃及的社會安定面，及財富重分配問題。

三、未能提出具前瞻性的解決之道，僅在取不取締，如何取締的框框內打轉。

當台灣全部地下投資公司吸金總數已高達數千億元，投資人將近三百萬人時，媒體未能抱著哀矜勿喜的心態，在「大破」之，後未能「大立」，實在是令人遺憾。

永達集團內擔心公司營運的投資人，紛紛前來探視，以防有變。



	收入(投資人入金)	支出(獲利)	餘額
第一年	100	48	52
第二年	100 + 52 = 152	72	80
第三年	100 + 80 = 180	120	60
第四年	100 + 60 = 160	168	-8
總計	-400	408	

司的投機與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自己犧牲了事。這就是「台灣經濟奇蹟」最寫實的，而且也是最血腥的一刻。我們應該睜大眼睛看。

以上表中數字單位為億元，獲利以四分利計算，人事管銷房租開支、投資成本尚不包括在支出項目中。則公司每年吸金一百億元，四年中只能吸得四百億元，

但因年中的利息支出已高達四百零八億元，如非公司的投資獲利能力超高，則其倒閉的命運早已註定。

被收押的投資公司負責人。



撰文■洪湖

攝影■張詠捷

股夫票妻

「台灣奇蹟」
漲停版

在國民黨的愚民政策下，
經濟奇蹟是建立在政治冷感之上的。
也就是，政治的事你們別管，
安心的發財享樂去吧！今天台灣的家庭已成了股夫票妻的光怪組合。

我們在總結「台灣奇蹟」的「台灣經驗」時，將會發現，所謂的「台灣經驗」在台灣特殊而異常的政經體質下，大抵是由官方所推動的集體意識和民間自主力量的總和。50代的「台灣經驗」可以說是由一連串「反共」口號和它所延伸出來的肅殺之氣相應而成。60年代，除了延續50年代的政治宣傳和聊以自慰的反共號召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增產報國」、「節約儲蓄」、「厚植國力」之類的大型標語，這正反映出，60年代除了一貫的政治、反共教育，在經濟上，則正加速地對地力、勞動力進行嚴苛的剝削，以利「國家／官僚」資本積累的遂行。到了70年代，「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街頭看板漸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蔣總統萬歲！」、「主義」、「領袖」之類造神運動的巨型符咒樹立在全島各個角落，同時，蔣介石各種姿態的肖像急遽增加，以至於每個人每天都得被他以各種不同的眼神凝視好幾次。時序進入80年代，台灣人民經歷了前面3個10年的冷戰訓練，養成了普遍政治冷感和發財熱中的兩極化傾向，人們總結了

8月9日股價突破
萬點；8月10日
指數重跌。
唉嘆聲在「號子」裡
此起彼落。



過去30年經驗，這30年「台灣經驗」一再地顯示，政治是嚴酷的，現實的，所謂「侍君如侍虎」，同時又代表著冷酷的肅清和撲殺。而發財則是無害的，甚至是被鼓勵的，不管你用什麼方式發財，只要不跟政治扯上關係，不殺人放火，大致都會受到鼓舞和獎勵。於是……一切與「發財」有關的活動都可以在短期內成為全民運動。

人神共賭

在大家樂風靡的時代，整個台灣其實就是個「人神共賭」的大賭場，人們被長期冷戰教育所導出的政治冷感，反映在狂熱的賭性上，這正合統治階級需要「政治的事你們別管，安心的發財享樂去吧」。這時候，輿論一面譴責著大家樂，一面鼓舞著大家樂，就像官方一面斥責著老百姓「一年吃掉一條高速公路」，一方面鼓勵消費、鼓勵吃喝玩樂。

由於大家樂「嚴重影響社會風氣」、影響大多數人的生活，工作作息，不得已，只好停掉以「愛國」之名行「發財」之實的「愛國獎券」。愛國獎券停掉以後，大家樂只有消聲匿跡，但是「賭性」仍在，於是，「六合彩」從香港被引進，開獎的頻率比愛國獎券高，每週兩次，更能影響工作，有些工廠、公司行號在每週二、四是湊不足工人開工的，每週三、五，中獎的人揮霍去了，不上班，而槓龜的人則無心工作，又費心於下一波簽賭工

社會各階層人士
大量湧入股市。
上了年紀的「歐巴桑」
也時興股票。

作，有些公司行號甚至老闆就是「組頭」，把「六合彩」變成激勵員工士氣的康樂活動。

由於最近3年來股市飆漲，把大部份「六合彩」的民間游資吸收到股票市場，當股市開戶人數突破300萬人大關時，使「六合彩」呈現出相對的消長，而股市則呈現出奇蹟式的瘋狂，這個「台灣奇蹟」可以說是世界金融史上難得一見的殊異景象，奇怪到無法用一般的經濟原理解析，甚至一些學者專家建議，想了解台灣的股市，最好的工具是心理學和人類學，除此之外，大概沒有什麼好方法了。

新愚民政策

社會學者蕭新煌先生認為，錢，是目前台灣社會唯一抒解焦慮的管道，他說「民主制度沒有真正建立，人民沒辦法管官員，沒辦法真正的監督民意代表……總而言之，人民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也做不了，留給他們的空間就是去賺錢，去爭取名利……」。事實上，培養廣泛的「政治冷感」和「急功近利」的人民，正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新愚民政策，是適合每一個專制的統

治階級需要的。讓每一個人民盲目的被動而半強迫地投入生產和瘋狂地進行一場全民豪賭，其本質大抵是一樣的，都是變相地降低人民對政治的覺悟和政治參與，用「錢」來象徵一切的目標和一切價值，一方面，用它來收買並安撫、和愚化人民。

「股市奇蹟」一方面也是人民對政府引以為豪的「台灣奇蹟」的嘲弄，而這個幾乎是80年代台灣生活全部的股市豪賭，正深刻地改變著台灣人民的生活習慣、人際關係、價值判斷、生產結構，乃至社會結構和宗族家法關係。而這一連串引人發噱的有趣現狀的表象之外，卻也同時包含著人民的集體情緒中莫大的焦慮和危機。

股票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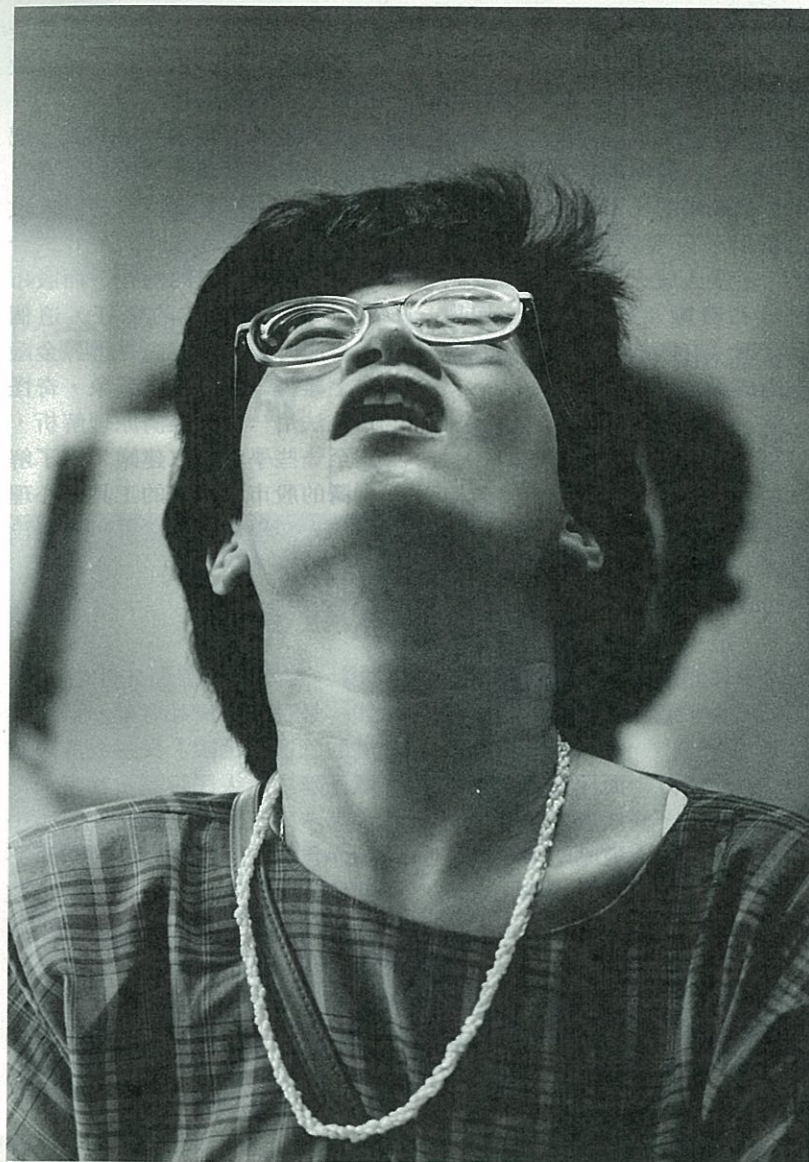
股票的旋風，讓大多數人都早睡早起，早上8點以後，每一家號子裡開始擁塞著男女老少、老弱婦孺、士農工商、富商巨賈、達官顯官和販夫走卒，事實上，在號子裡並沒有什麼職業區分，只有大戶、小戶之別。許多人甚至放棄原有的工作成為「職業投資人」，使得市場的人力供需嚴



重失衡，不只工廠找不到工人、商店找不到店員、公司行號找不到職員，甚至妓院都找不到應召女郎，有些在短時間沒辦法辭去工作或改變職業的，如學生、軍人、宗教人士或教師、公務員，只好戴著耳機上班或上課，從收音機裡傳出的單調而急促的證券行情實況轉播，把整個台灣全島不分城鄉、不分貴賤地捲進股票的漩渦。

各個傳播媒體為回應市場需求，紛紛擴充證券版面或時段，一些與股市投資密切相關的報紙、雜誌陸續創刊，人們從裡頭獲得的投資情報，除了簡單的技術分析、市場分析之外，大抵都是些難以證實的「明牌」、「內幕」和大戶動向。這些媒體依其性質分析，可分為二：大戶所有媒體及大戶支配媒體和散戶的股友社雜誌。大戶所有媒體，顧名思義就是大戶出錢辦的刊物，這一類媒體的首要目標無非是替大戶炒作股票造勢，誤導市場行情、推波助瀾之外，並包含著許多令人費解的意義。大戶支配媒體一般泛指為大戶炒作協力的傳播工具，包括證券記者，在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英國，所有證券記者被嚴格禁止參與股票買賣，但在台灣，記者與作手的密切合作已是公開的密秘，不足為奇，因此，記者為自身利益，不惜欺騙廣大投資人的事實，在每一個行情起落的關頭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第二類以雜誌形式出現的股友社，則是多數散戶反抗大戶宰制的反撲形態，他們聚集小額資本籌辦刊物，但媒體中傳達的，無非也是簡單的投資理財方法和玄之又玄的「明牌」，而股友社組織又被以「非法」認定，因此，他們的刊物自然也是「非法刊物」。

入世的神佛和人的神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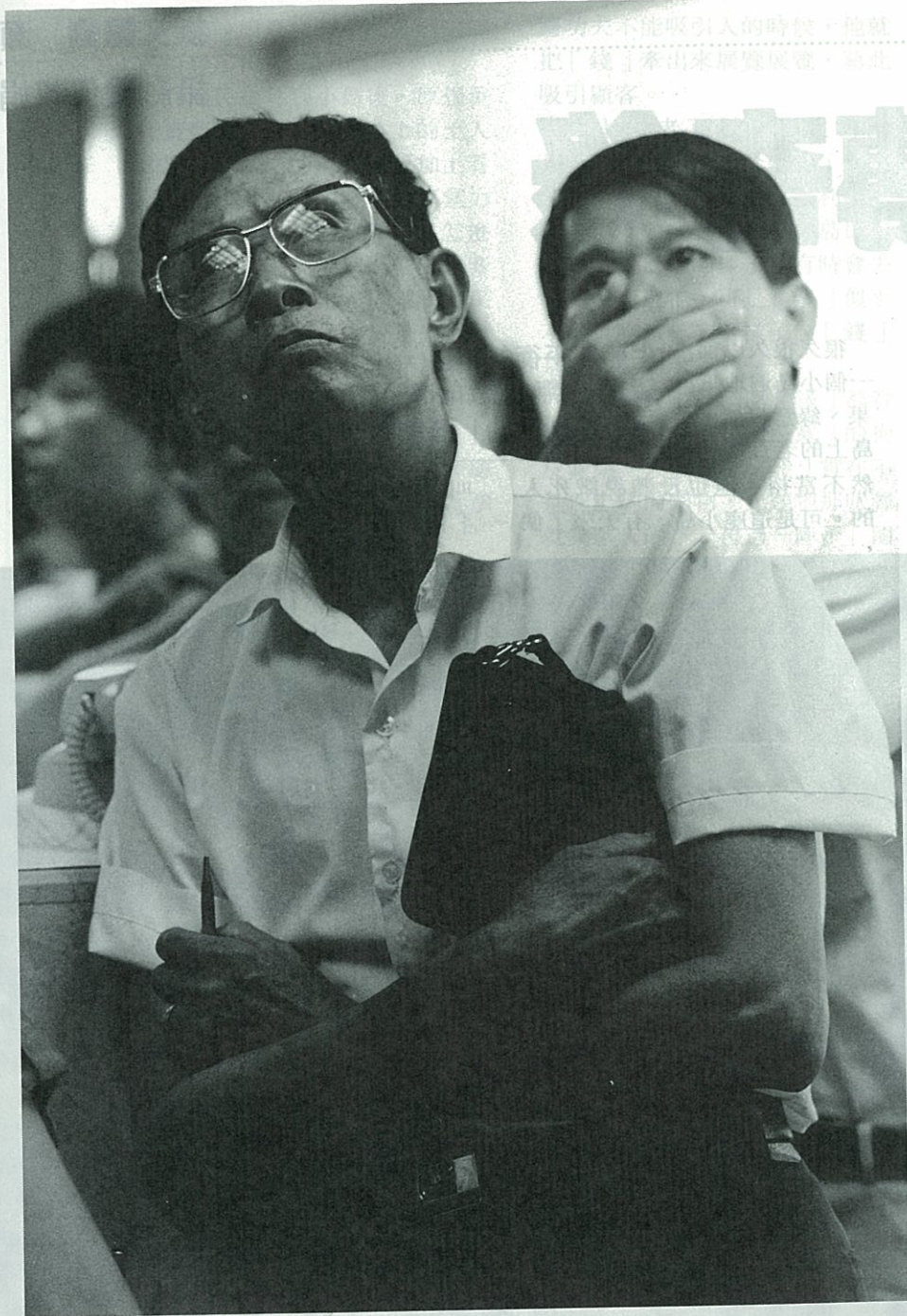


股票投機的活絡，帶動傳播媒體的蓬勃，也因而產生了許多「股市名筆」和「股市名嘴」，每個人對行情的分析都具有特殊的個人風格，而最特殊的，莫過於把六合彩的方法運用在股票投資上，台灣人的迷信在股票狂飆中被充份發揚，你相不相信乩童能預知未來股市動向？紫微斗數可讓你參透「股」中玄機？你知道嗎，天降「仙符」指導著廣泛投資人的投資取向，而「靈感」正決定著一切買賣。每一家證券公司的大廳裡，都端坐著笑逐顏

開的土地爺，正像華西街私娼寮裡的豬八戒，人們不得不相信，這些「入世」的神佛也是「台灣奇蹟創造者羣像」中的重要成員。

有人相信神，有人相信「人」，但是，這些被眾人信仰著的「人」，總少不了幾分「神」氣。在台灣股市裡有所謂的「四大天王」和「四大金釵」。四大天王就是愛國大戶雷伯龍、阿不拉、榮安邱和小沈沈慶京，在股票圈裡，他們被當作「神祇」般愛恨交加地頂禮膜拜

台灣股市行情跌破專家眼鏡。
在「號子」留連忘返的女性，
幾乎忘了自己的存在。



漲停跌停，
股價落差都反應在臉上。

著，他們呼風喚雨、顛倒日月，股市彷彿就是他們的祭壇，而投資的芸芸眾生正是他們的祭禮。「四大金釵」則是指四個證券公司的超級女營業員，其中日盛證券的張淑華更是囊括了好幾項「世界第一」的世界級營業員，而她的出身更如戲劇般的傳奇令

人艷羨。

一切與股票有關的辭彙，和種種專有名詞已成為一般人的日常用語，這再再都是全民聚賭，所引發的股市症候羣的深刻表現。如果你聽到一個小孩對你說「我的行情看漲」或是「我跌停板了」，你大可不必驚訝，反倒是，如果有人問你「什麼是跌停板」？你才應該覺得奇怪。

「賭」輸了人的品質

股票的活絡，不只是台灣資金的再分配與再集中，而且也是人際關係以「金錢」為基礎的重新組合，於是，有了「股友」這樣的人際組合，甚至「股妻」這種指婚姻外性關係，早上在號子碰頭，吃完中飯，到賓館「休息」，這就是一對對不事生產、享盡魚水之歡的「股夫股妻」，「股票」聯繫了他們微妙的性關係。

許多人因股票而相識，許多人因股票而反目成仇，在80年代末期，股票是全台灣人民的唯一話題，大人在談論著股票，小孩也慣以股票名詞來形容自己的處境。作為股票投資人的子女也有一些風險，往往一個漲停會讓他得到意想不到的禮物，但是萬一跌停呢，可能又是一頓打。

錢與錢對賭，而人跟人之間也在賭，所謂的「台灣奇蹟」事實上即包含著許許多多「奇怪而異常的事蹟」，以這些「奇蹟」為基礎，總結出40年來荒誕無稽的「台灣經驗」，也就是說，我們的「經驗」大抵只是個「賭」字，先是國民黨這個流亡政權以台灣人民為賭注，和美、日，和中共對賭，然後，再從台灣人民身上累積他的賭本，到了80年代，台灣只是個大賭場，而輸錢的只有一個，就是廣大的無辜的台灣人民，和我們的飽受污染與凌辱的土地。

撰文■劉 瀨

攝影■何叔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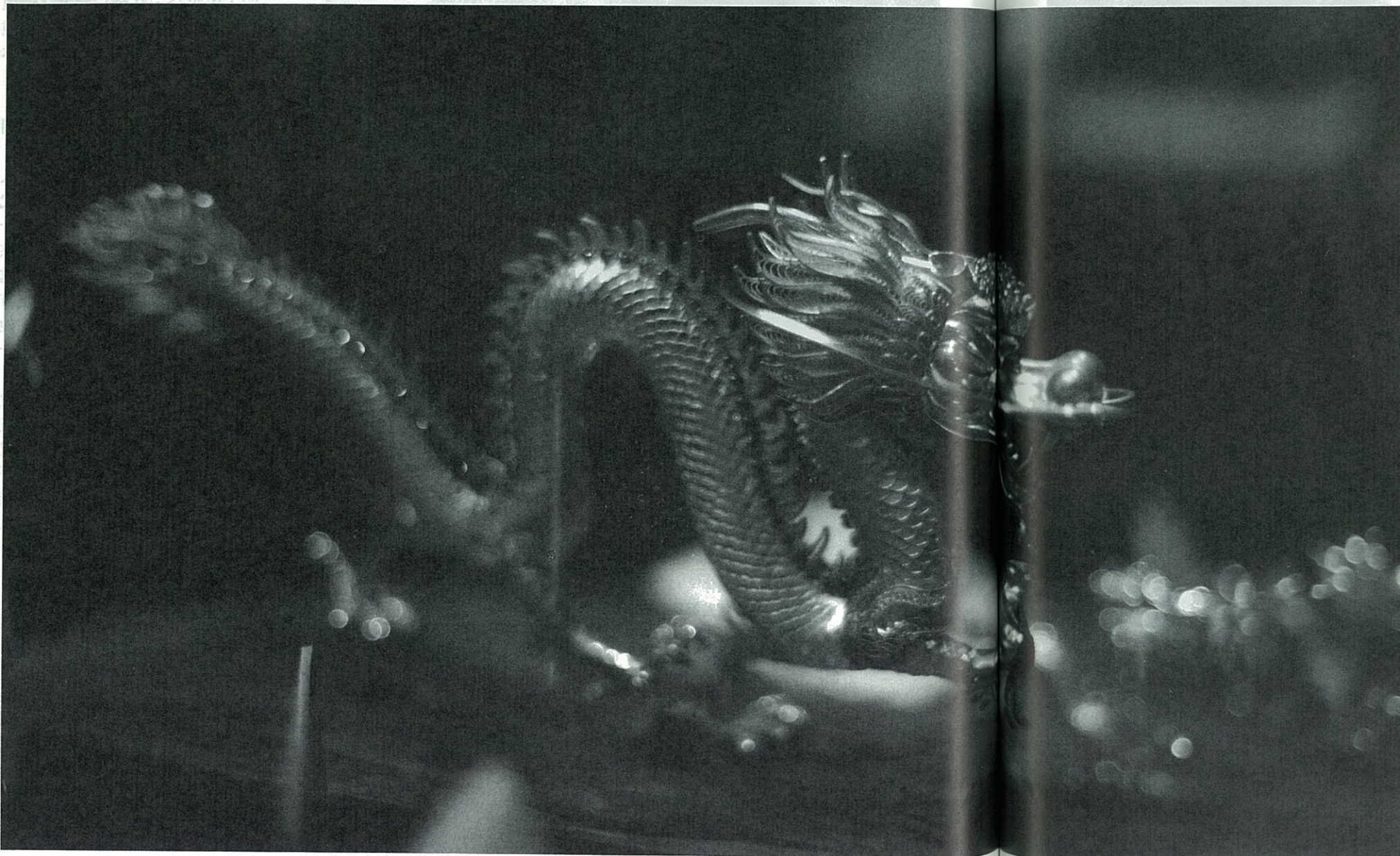
錢獸傳奇錄

10 月底某日，幾乎每個和股票、投資公司有關的人都做了一個可怕的惡夢，惡夢醒來，不免嚇出一身冷汗，雖然驚魂未定，可是夢境卻是歷歷在目：

很久很久以前一個小島遍地瓜果、綠意盎然。島上的老百姓雖然不富裕，但也沒聽說餓死人的。可是這座小島，有天來了個

生態不平衡的小島，
錢獸在無天敵的情況下坐大，
最後連馴獸的「國民黨」都給吞食入腹。

叫「國民黨」的江湖賣藝人。
「國民黨」拳腳功夫並不怎麼高



明，聽說因為賣假藥被外地的鄉民給趕了出去。

「國民黨」到小島後，原想重操賣藥的舊業，無奈島上的土人聽了外鄉傳來的消息，再加上看了「國民黨」打的幾套有氣無力的花拳繡腿，覺得實在不怎麼樣。所以「國民黨」一帖狗皮膏藥也沒賣出去，幾天下來「國民黨」見生意做不成，於是另想辦法。

「錢」是肉食動物

原來「國民黨」出門在外，總帶著幾頭叫「錢」的惡獸。當拳

腿功夫不能吸引人的時候，他就把「錢」牽出來展覽展覽，藉此吸引顧客。

島上的老百姓，初次看到「錢」的時候，十分好奇，長長的毛，火紅的眼珠，尖牙利齒一付要吃人的樣子。善良的島民看他那付瘦巴巴的樣子，有時會丟塊餅乾逗逗牠，可是「錢」似乎不太會吃餅乾，看樣子，「錢」是肉食動物。

不到幾天，島民連「錢」都看膩了，不再光顧「國民黨」的狗皮膏藥。人們覺得「錢」實在不是個溫馴的動物，光聽牠那吠聲就夠駭人的了。再過一陣子「國民黨」實在混不下去，盤纏也用光了，後來連「錢」都養不起，只好把「錢」放生了。

起初，島民家裡養的小雞常無緣無故的失蹤，慢慢地島民發覺原來是「錢」叼去的。島民決定合力圍捕「錢」。可是自從「錢」被放生之後，兇性大發，野性倍增，島民根本抓不著。後來「錢」索性連人也吃起來，島民簡直怕極了。

大伙商議的結果決定合資聘請「錢」的老主人「國民黨」把「錢」抓起來。

將「錢」關起來

「國民黨」深諳「錢」的習性，所以沒幾下便把幾頭「錢」給制服了。島民當然是額手稱慶，一致要求「國民黨」把「錢」給殺了以絕後患。可是「國民黨」這時顯出了他的流氓個性，他威脅島民說：殺「錢」辦不到，不過如果讓他當島主的話，他願意將「錢」關起來，由他負責看管，否則他就再把「錢」放出去傷人。其實「錢」是「國民黨」心愛的寵物，雖然牠其貌不揚，但是「國民黨」來到島上後，卻意外發現「錢」替他製造了一個控制島民的機會，

因此他當然更愛「錢」了，更想將「錢」像寵物一樣的養起來。必要時，還可以放出來威脅島民，樹立統治威信。

於是島民只好答應「國民黨」的條件，讓「國民黨」當島主。讓「國民黨」將「錢」關在他家的後院。

但是事情並沒解決，「錢」只吃肉，而島上的人，除了養一些小雞外，根本沒有其他長肉的東西供「國民黨」養「錢」，島民大多是種些瓜果過活。

島主「國民黨」也頭疼了，他知道「錢」喜歡吃一種叫「股票」的草食性動物。但是島上卻很少有「股票」，「股票」通常養在一種叫「企業」的牧場裡。因為島民只會種瓜果，不會經營「企業」牧場。

養股票去了

於是「國民黨」就鼓勵島民去開「企業」牧場，用島上生產的瓜果去養「股票」。「國民黨」和島民說，養「股票」不但可以用來餵「錢」，而且人也可以吃。於是「國民黨」又大力宣傳「股票」價值及鮮美滋味。

島民雖然早以習慣吃瓜果過活，但是聽「國民黨」這麼一講頗有些心動了，結果真的有些島民，便改行開「企業」牧場，養「股票」去了。

「股票」滋味雖好，但有個缺點就是牠的屎尿很毒，常會把島上的瓜果給毒死。但是島主「國民黨」為了鼓勵島民大養「股票」，多得「股票」的肉養「錢」，所以也就顧不得「股票」有害瓜果的排泄物了。

漸漸地，島民也愛吃「股票」了。於是愈來愈多的島民放棄種瓜果，改行開牧場養「股票」。

「錢」繁殖太快了

幾年後，不但許多島民因開

「企業」牧場致富，連「國民黨」養的「錢」也因「股票」的大量供應而滋生繁衍起來。

後來「錢」實在多到把「國民黨」的後院都擠滿。起初「國民黨」養「錢」的獸欄就蓋的不多，但「錢」實在繁殖的太快了，「國民黨」幾乎照顧不過來，連獸欄也被「錢」咬破了幾回。另外「國民黨」也被「錢」的吠聲吵得睡不著了，最後「國民黨」決定要島民每人認領一頭「錢」，帶回家去養。

有些老的島民對「錢」的懼意猶存，總覺得把「錢」養在家裡不安全，而且老要買「股票」餵牠，實在有些蝕本，但是如果不收養呢，「國民黨」就威脅要將所有的「錢」放生，出去傷人。

當正不知道如何是好時候，一個自稱「投資公司」，而嗜食「錢」肉的江湖賣藝人來到了島上。他看準了島民的心理，於是他向島民保證說只要把「錢」交給他，他保管能馴服「錢」去叨大批的「股票」。

而且他還保證按月送「股票」肉給島民，這樣子大家就可以不必那麼辛苦種瓜果、開「企業」牧場養「股票」了，只要把「錢」交給「投資公司」就可以按月分「股票」的肉了。

所以許多島民都將「錢」交給了「投資公司」。可是「投資公司」實在不是個高明的馴獸師，他訓練的「錢」始終叨不到足夠的「股票」給島民，於是他除大吃「錢」肉外，每個月他只好殺幾頭「錢」冒充「股票」的肉給島民。

有些島民看出「投資公司」的無賴性格，便不將「錢」交給他養，自己訓練「錢」到「企業」牧場去叨「股票」。

牧場的老闆不甘損失，也養起更凶惡的「錢」，來保護企業裡的股票，因此全島島民便陷入於

這場「錢」咬「股票」的混仗，雖然時常傳來「錢」咬傷島民的慘劇。但是島民一旦開始這場血腥的遊戲，便像著魔似的放棄了種瓜果、開「企業」養「股票」的辛苦工作，只想藉著「錢」去叨現成的「股票」來吃，不再計較「錢」是否會誤咬到別人了。後來連開「企業」的人也加入這場遊戲，不再專心養「股票」，也弄了幾頭「錢」到處去叨別人「企業」的「股票」。

國民黨也怕起「錢」了……

於是漸漸地，島上到處都是「錢」咬「錢」、「錢」叨「股票」、「錢」咬人、人吃「股票」的凶殘場面，遍地血腥。島主「國民黨」慌張了，他知道一切都是「投資公司」這個無賴在做怪。但他卻拿不定辦法，因為「投資公司」養的「錢」太多了，連最早養「錢」的「國民黨」也怕起「錢」了……

「投資公司」和「國民黨」一樣，都不是好馴獸師。「錢」是「國民黨」的寵物也是島主「國民黨」控制島民的工具。而「投資公司」不但縱「錢」去亂咬「股票」搞亂「企業」牧場，還常常殺「國民黨」的寵物「錢」。因此「國民黨」總威脅「投資公司」這個同行把「錢」還給島民。「國民黨」說所有的「錢」都是他的，如今只是借放在島民家中，「投資公司」騙取寄養在島民家的「錢」是違法的，再不還的話他就將「投資公司」趕出小島，因為他才是島主。

但是最令「國民黨」傷心的是，「投資公司」這個三腳貓的馴獸師，不但不會好好的養「錢」，反而大吃「國民黨」心愛的寵物「錢」。「國民黨」簡直傷心透了，萬一「錢」都被「投資公司」殺光、吃光了，將



來如何在拿「錢」來威脅島民保住他島主的地位呢？

可是島民寄養在「投資公司」的「錢」實在太多了。「投資公司」一點也不理「國民黨」的威脅。反而威脅「國民黨」說再囉嗦的話，他就學「國民黨」過去的老把戲把「錢」全給放了，搞的島上天下大亂。

收不回來了

「國民黨」聽了更怕了，只好和「投資公司」打商量、只要不把「錢」都放了，一切都好說……

於是「錢」叨「股票」、「錢」咬人的慘劇愈演愈烈，遍地血跡，慘不忍睹。

終於有些經營「企業」牧場、種瓜果的島民感到情勢的嚴重、紛紛要求「國民黨」把「錢」收回去，關好。但「國民黨」無奈

的搖搖頭說：「錢」實在太多了，一時收不回來了。

於是全島面臨到一場空前的恐慌，除了專門養「錢」叨「股票」的「投資公司」外，人人自危，也沒有人能制止這場災禍的蔓延。

慢慢地；「錢」吃盡了所有的「股票」，「企業牧場」紛紛關門倒閉，但是更悲慘的事情發生了，吃盡了所有「股票」開始吃島民，後來連島民也吃完了。「國民黨」和「投資公司」這兩個馴獸師也不能自保了，也被「錢」吞食入腹。最後島上只剩下「錢」這種怪獸。

偶而有人航海經過這個島都會被島上「錢」的怪異吼聲給驚嚇住，於是人們就將這個島叫「錢島」，只是沒有人願意上岸光顧一番。

台灣錢淹到那裡？

清算金融40年

放談參加者：

林鐘雄 台大財金系教授
李孟洲 《中國春秋》總編輯
謝金河 《財訊》雜誌總編輯

主持人：

楊憲宏 《人間》雜誌總編輯

記錄整理：

鄭一青 吳懷義 邱美嬌

攝影：許村旭

素描：莊維仁

時間：1989年8月11日

(以下均以林、李、謝、楊代之)

楊：今天《人間》雜誌第一次做經濟方面的題目。我們將經濟看成一種生產方式或生活方式，然後從文化方面來分析它。金錢的使用本來就是屬於一種文化。從這個觀點來看，引用 Alinsky 的理論，他常說，「你手上有沒有權力，並不在你認為有沒有，而是在於別人認為你有何權力。」同樣的，錢也一樣，所謂有錢，並不在於你自己覺得有錢，而是因為別人覺得你有錢。因此，Alinsky 對於「權」力鬥爭的3個定律，其實可以轉換成「錢」的鬥爭的3個定律。第二個定律是，不要讓錢進入自己所不熟悉的遊戲裡。第三個定律是，希望讓別人的錢進入你熟悉的遊戲去。這是我們由 Alinsky 的理論引伸出對錢的概念。事實上其中有相當多的技術和運氣。在所有金融話題中，最有爭議的恐怕是「大陸資金『流亡』台灣之謎」，49年大流亡時，百萬人帶著百萬兩黃金到台灣，這筆基金是否成為「台灣經濟經驗」的基礎？這段金融歷史，一直沒有歷史定位或一定的評價，究竟應該如何看這件事？

海峽兩岸的經濟情結

林：這個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台灣這幾年有錢了，忘記了過去的困境，而想以前也是有錢，就會

以為當年是靠大陸的資金來建設台灣，而忘了當年的大陸其實是和台灣一樣窮。

當年中央發行的80萬兩黃金，在12個月內，就被人民拿著新台幣從中央政府的台灣銀行兌換完了，所以擁有黃金的人也沒有拿來投資！在1950年代，有錢人想盡各種辦法把台灣的黃金和美鈔，透過黑市，移民至美國。所以即使有100萬兩黃金，也只是把台灣當作保險箱，根本不是台灣經濟建設的基礎。可是現在有很多人心存幻想，以為大陸對台灣有貢獻，台灣才有今天。

配套一條龍

李：最近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上任，我很想知道江澤民對台灣的經濟有什麼看法，在香港找到了一篇他1987年的講辭，他說：「台灣的經濟能夠起飛，沒什麼了不起，當初國民黨被趕到台灣，帶了100萬的精英和40萬兩的黃金，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台灣這麼小的地方，一下子投注這麼多的精英和黃金，當然會成功了！」他也跟上海市民講：「你們不要看現在台灣這麼繁華，那是我們幫助他們的！」再來是最近一次和大陸中國人民銀行的邱晴碰面，我們也問她對台經濟的看法、要不要學台灣？



她一下便衝口說：「你們台灣也沒什麼了不起嘛，只是把我們黃金都搬過去了，經濟才能夠起飛。」所以，「黃金」這件事情顯然是在海峽兩岸經濟的情結裡，佔有很重要的因素。

黃金對台灣當然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但絕不是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因為，經濟發展的成功並不只是資金的投入。中共最近流行一句話「配套一條龍」，意思是經濟的發展像一部大機器，需要引擎，但也需要很多零件組合成一個套，才能開動，這個過程必須搭配的天衣無縫，成為一條龍的狀態，才能發展起來。

台灣在1949年以前，在軟、硬體方面已經種下了經濟起飛的基礎。大陸的這筆黃金並不是關

鍵性的因素。民國38年6月15日發行新台幣後1年，就爆發了韓戰，其實如果沒有那個戰役，再多的黃金流向台灣來，也是沒有用的。最後一點，在台灣近1、2年來談到「大陸資金流亡台灣」的問題，隱隱約約有種「省籍的情結」。一些外省籍的作家或官員喜歡的在報紙上發表一種言論，就是外省人帶了黃金來台灣，對這裡的貢獻很大。可是，本省人卻：「這沒什麼，這是我努力的結果。」換句話說，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政治化的傾向。站在中立的立場，我懷疑這樣的發展傾向是不是健康的？

謝：在整個台灣發展過程裡，就如剛剛孟洲所提的幾個因素裡，黃金只佔了其中一部，但絕

不是全部，黃金在當時只是提供台灣人民心理上的安全劑。就實質而言，在日本統治、經營的51年，並非全無貢獻，像一些硬體的建設，在建設的初期，日本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再來是戰爭所帶來的刺激作用相當大。在1960年代，越戰期間，世界的經濟繁榮持續了160幾個月，創空前記錄。

百萬難民潮

林：剛才孟洲舉了邱晴和江澤民的話，是他們在推卸大陸經濟落後的責任。他利用我們容易把個人和整個社會混淆，事實上幾十萬兩黃金對個人來說，是很大的財富，可是對一個社會是很小的，即使有了這筆黃金來投資，



林鍾雄
(攝影/許村旭 素描/莊維仁)

其比例也是很小的，幾乎談不上什麼貢獻。就算真有那百萬兩黃金的投資，在當時 GNP 也只佔了 6%，而且只那麼一次，對台灣發展有何貢獻？事實上，那時大陸的難民潮擁向台灣，其作用是負面的。因為，人口一下子從 600 萬人跳到 800 萬人，對台灣資源產生的壓力，造成通貨膨脹的惡劣影響，一直到 1950 年代的台灣都沒辦法翻身。第二點，日本人對台灣的經營是悲哀的，因為基本設施的投資，必須要 30~50 年才能撈本，而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只有 20 幾年，連本都還沒撈到，就被國民黨收為國營事業，所以國民黨是很幸運的。剛剛孟洲提到江澤民說百萬的行政人才到台灣來經營，共產黨也和國民黨講同樣的話，可是如果你問老一輩的人，百萬人究竟有多少是所謂的「優秀的人才」？反而是他們擋了很多優秀人才的路，把他們逼到沒有用的地方去，所以，究竟這作用是正是負？應該對它重作評估。目前當道的「外省籍的第二代」在他們的自傳裡，常引以自豪的說：「我們是『流亡』的學生。」這些「流亡」的學生究竟帶了多少兩黃金來？他們只帶了一個身體，來台灣吃飯。這些人比真正的管理人才多了很多。即使帶了黃金，也掏空逃到美國去了，有部分人就是現在回來搞地下投資公司，想再撈一筆。

台灣經濟自主性之謎

楊：所以朝這個方向思考，當時接受外國資金或美、日的經援，是否變成一種負擔？這牽涉到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自主性，當時的經濟發展究竟在怎樣的歷史情境中？今天熱錢來去和黑市管道通暢，台灣金融的自主性，有一定的危機。所以由總體反省，台灣經濟有崩潰的可能

嗎？

林：美國在 1949 年宣佈終止對台的經援。可是，「幸運地」韓戰爆發，台灣由於其特殊戰略地位，使美國在國防上的防衛和經濟上的物價穩定——給予台灣幫助。至於由於美、日經濟投資，而使台灣喪失自主性，卻是在 60 年代以後。那是跨國企業開始興盛的年代，日本開始出現長期貿易出超，有過剩的投資資本。剛開始的策略，是向對日本較無敵意的國家投資，何謂「較無敵意」的國家？日本一位經濟學家曾說，就是社會文化因素和日本類似的國家。而美國的策略，是到工資較低的地方生產。所以美日都很著重對台的投資，這些投資就是台灣的加工出口業。所以，從跨國企業進入台灣開始，我們的自主性便降低了。而當時台灣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將台灣視作加工出口的基地，讓跨國企業盡情地在此活動。這使得台灣的經濟自主性持續降低。

其實，日本早先也是以出口倒向為主，可是，當它發展到某種程度時，便改變策略，以至於沒有失掉太多的經濟自主性。因為日本人以自己的國家為基地，因此，他們必須維持適的自主性，而台灣經濟的決策沒有把台灣當成基地，投資人隨時可以走，所以只期待經濟成長，從未考慮經濟的自主性。兩者結果的差異，便很明顯。1960 年，日本的出口占 GNP 的 12%，這幾年佔了 GNP 的 16%~17%。台灣的出口在 1960 年佔了 GNP 的 11%，而現在居然高達 58%，可見其自主性的喪失。決策者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承擔責任，而不能一味的責怪外資。

楊：請問何時是日本經濟策略轉變的時機，以及當時政府的決策是什麼？

林：大約 1976 年前後就開始轉變了。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不能老是加工裝配出口。早期日本資金少，規模小，投資市場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尤其是在台灣。可是，現在日本的對外投資卻分布在北美洲、歐洲和南美洲，轉變的速度相當快。台灣有很多人喜歡到大陸投資，也是因為社會文化的關係，而迷戀上這惟一的市場，不曾想到世界其他地方，這種偏狹的觀念，將導致未來自主性的喪失。

「對外開放，對內管制」的經濟策略

謝：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可以分為對內市場和對外投資自主性的問題。首先就對內市場而言，日本採取「對內開放、對外管制」的策略，對內開放的結果造成強烈的競爭壓力，因此到了國外市場，便能發揮強大的戰力。反觀台灣的經濟策略，卻採「對外開放、對內管制」的策略，以致造成不良的後果。例如菸酒的開放，外國人可以大搖大擺的在國內賣菸酒，而國內除了公賣局以外，卻一概不准其他人參與菸酒市場。而令人最痛心的是國內的汽車工業，雖然一直在呼籲自製率要提高，可是到現在我們究竟能生產多少部汽車呢？另外，對外投資的自主性方面，政府的策略欠缺整體性的考慮，民間對外投資需自求管道，以致於投資集中東南亞等華人集中的社會。除非政府決策能就對內、外投資的政策重新考量，否則導致經濟自主性的喪失將是很大的危機。

「國際觀」求生存

李：最近對美經貿談判有一些紛爭，國人很容易對談判代表的成就有所批判。可由此發現國人在這方面，有極重的民族主義色彩。我覺得大可不必這麼強

硬，我們寧願在談判上客氣一點，便可以在經貿上多獲得一點利益。另外，台灣經濟路線，其實是走向和國際經濟社會結合，以壯大自己的資本。若就傳統的民族主義觀點，這或許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就實質的利益，可能是在台灣目前環境下，求生存的方式。同時它也培養了國人一個很重要的生存基礎，就是「國際觀」，它的威力比船堅砲利還厲害。在這點上，美國人民的國際觀其實遠不如台灣百姓。為什麼台灣人民的國際觀，是將來重要的生存基礎？這牽涉到台灣經濟奇蹟是否有崩潰的可能？我認為，只要台灣人民繼續維持這種國際觀，而政府也採取了開放政策，透過各種資訊的交會，老百姓對經濟發展均持有不同的意見，會互相制衡，台灣經濟將可以保持在較穩定的狀態，使台灣走向成熟的社會。

謝：到目前為止，政府應該有全盤的開放政策，不該再有保護的心態。與其因為外國的壓力，不如自己主動對外開放。

次殖民地

楊：日本在對世界金融和自己連結的發展過程中，銀行家經營是很重要的動力者。而在台灣，40 年來，銀行家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就歷史觀點，是不是也該作一番檢討。

林：也許有一個名詞「次殖民地」可以用來說明這個問題。根據當時的解釋是：外國人把我們當成「次殖民地」。可是從台灣的「對外開放、對內管制」的經濟政策來看，是我們把台灣當成了「次殖民地」。在這種心態下，可以探討為什麼台灣沒有銀行家？其實台灣有銀行家，只是在當時對外開放、對內管制的政策下，他們均必須花精力在國內，和外來的廠商競爭，以致沒

有多餘的銀行人才向海外發展。所以，我們必須放棄「次殖民地」的經濟政策，這個問題才能解決。

李：我先舉一個例子。金融當局檢查到「台灣中小企業銀行」總經理貸款給龍祥九億多，記者訪問他，他回答：「他們有抵押品呀！一切手續都合法啊！我不貸、別人也會貸。」我倒覺得他的話很可愛。這也就是台灣未來金融自由化最需要的銀行家。我們需要「坦白賺錢」的銀行家。過去財金當局對銀行的管理，一方面，希望他們扮演真正的銀行家，但一方面，又被一些假的道德標準束縛。舉例來說，所謂「銀行具有公益性」，在台灣常被解釋成：要貸款給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而不要貸款給為非作歹的人。表面上規定的很漂亮，事實上受到牽制的，是經濟上的弱者。我很反對選擇性的金融管制，在台灣走向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這種無謂的道德束縛必須完全破除。讓銀行家根據成本收益的原則做生意，讓一切曝光，將來金融運作上才不會產生問題。

沒有銀行家

謝：最近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是，國內企業家一窩蜂的想開銀行，但很多人是抱著炒股票的投機心理。這和過去我們對銀行的印象是「穩定、殷實的實業」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開放銀行的後遺症。其實在銀行設立的初期，必須忍受 3~5 年的虧損。怎麼可能一下子就賺錢？其次，把地下投資公司這幾年的發展對照一下銀行的發展，可以發現，銀行不開放以及沒有銀行家造成了地下投資公司的逆流。由於銀行的不暢通和利潤不足，使得豐富的社會資金，轉投向地下投資公司。第三點是政治



李孟洲
(攝影/許村旭 素描/莊維仁)

官員干涉銀行的人事行政。例如，以前銀行的董事長、經理等的任命，都必須經過俞國華的同意。因此在政治干預的情況下，

一些政治的逢迎和個人的表現就成了必備的條件，但，是否能由此培養銀行家是很值得懷疑的。

楊：從日據時代一直到現在國民黨統治的期間，其實有很多的政治經濟與思想限制，而在那些資訊封閉的時代，很多年輕的知識份子閱讀「台灣銀行的研究叢刊」而受益很大。可是，很多人卻奇怪為什麼這些書會由銀行這類庸俗的單位來出版，這是不是投射到剛才所談的銀行家斷層問題？

林：在政治因素介入金融面時，金融強人的勢力是不被容許的，因為政治家擔心金融干預政治，所以便採「輪調制」來限制。也就是銀行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一次任期3年，只得以連任一次6年為最高期限，然後改調別的銀行，因此沒有人願意做永久性的規劃，因為通常一個永久性的規劃，至少也要等10年才能發生作用。

李：台灣為什麼沒有銀行家？可能和歷史情節有關。國民黨剛定都南京時，銀行是國民革命的經濟來源，所以那時候老總統親自掌管銀行，當時他是中國農民銀行的理事長。可見銀行和國民黨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另外1949年上海發生的金融風潮，一般被認為是大陸淪陷的主因。因為國民黨有這樣的歷史情節，因此剛撤退到台灣時，對銀行的管制十分嚴格。所以，當俞國華當政的時候，中央銀行總裁，好像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江浙人，因為他們和總統的關係較密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在乎所用的人是否有發揮功能，只要肯聽命令！一直到現在，雖然逐漸在改變，仍然無法走出歷史的陰影，

又怎麼能期望有銀行家的出現呢？

謝：所以培養銀行家的前提應該是在「銀行法」修正通過以後，銀行開放，業務上也能開放，使大家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使真正有實力的銀行家脫穎而出。但現在連銀行法究竟由誰來審查？到底通不通過？都還是問題！如果這些得不到公正的解決，將來還是會有很多毛病發生。

矛盾與選擇

楊：現在不管政府也好，民間也好，對將來美、日的角色都相當模糊。這幾年來，我們強調如何避免成為次殖民地或被當成殖民地，又同時要和世界之間有很好的合作關係；一方面不要把民族主義發揮得太強，一方面又不要讓帝國主義滲入，這中間很難尋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但如此，今天台灣還有國際人格的問題。大家講台灣未來可能成為世界的另一個金融中心，但問題是你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的話，那麼這個金融中心能否維持？我們知道金融與整個世界政治結構之間的必然關係，同時也受到大陸統獨情結的影響，市場的影響，經濟的影響，這些都會形成思考問題時的一些助力和障礙。

林：你說美、日影響是影響哪一部份？

楊：以日本為例，多年來日本在台灣的資金，包括投資、轉口，都佔了台灣GNP相當大的比例。日本人做生意的方法跟美國人不一樣，美國人在進入你的金融體系時會大聲嚷嚷，日本人不會，所以表面比例，實際是偏低的。這類影響，有人認為有助於台灣的穩定，因為跟美日有非常直接的關係，不會看著你垮。另外有人說美日有那麼龐大的資

金在你裡頭，到底是輸血還是抽血，頗有爭議，這就引申到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問題。

林：日本的問題是台灣關鍵性的問題，日本企業在台灣，法令上本有約束，但可以用人頭的方式隱藏起來。如果不破除所謂人頭問題的話，那就看不清楚自己了，這是其一。其次就是雙重國籍的問題，近來美國的影響，恐怕慢慢在消退中，現在看到很多美國的資本，是因為拿美國的護照，所以產生美資的印象。如果將雙重國籍廢掉，也許可以改善。總之，如果人頭和雙重國籍不解決，就沒辦法評估美日對我們到底有多大的影響。

楊：其實這一直是個謎，你知道它很大，在那地方，但你就是沒辦法。

國際人格的政治糾葛

林：另外國際人格的問題，依現在的情況，台灣應該走向國際社會，變成國際人的一部份。但台灣邦交國有限，應如何突破這一層障礙？貿易上的往來，最需要政治和外交做後盾，可是你都沒有，別人就多了一個恐嚇你的力量。即使條件很好，但在談判上還是輸了一些。所以要前瞻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否則到一定程度，就受到自我限制。

大陸的市場，從某一個程度去看，它是有前途的，但是如果它不肯改善它對經濟基本的態度，市場有一定的限度。

楊：我們最近發現在將近10年前，有一問題似乎就很緊迫，台灣逐漸要發展高科技，與加工出口比較有關的東西。但智慧財產權必須要加入世界性組織才能被保障，而要加入這樣的組織，要先講你的領域是多大。這時矛盾就來了，以台灣的情況，一定是說涵蓋整個中國大陸，那是絕不會被巴黎公約（世界專利權組

織）接受。所以一擱擱到今天，有些廠商覺得它們的工作和專利比較有關係，但不敢以台灣單一廠商去申請，就和日本或美國公司成為貿易伙伴。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這些問題結在一起談的原因。那為什麼又與大陸有關係呢？因為最有可能去仿冒台灣產品的就是大陸，而我們對大陸又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讓他不要模仿我們的東西，所以在這裏就形成了一個專利與仿冒難題，就不得不跟日本、美國結合。這些問題會隨著大陸的科技水平逐漸上升，一直會接觸到與你有垂直掛鈎的某些相關產業，所以才提出這些問題。

美日勢力的消長

謝：我們可以從美日的影響來看，台灣經濟在70年代發展過程中，美國對台灣的影響相當大。美國經濟的起落，供需的關係，大概都會影響到台灣整個經濟發展的成果。幾乎可以說70年代，美國是全世界的重心，美國打一個噴涕，全世界大概都跟著栽筋斗。

到了80年代以後，以至未來20年之內，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而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換言之，以亞洲4小龍和大陸、東南亞國協共14億的人口，很可能是下階段全世界經濟的重鎮，日本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台灣的投資企業，以潛水艇的滲透方式，越來越驚人。很多資料很難拿到手，但我們從一個例子可以看出來，日本勸業銀行前年賺3億，去年賺9億，去年為止所吸收的新台幣存款有12億5千萬，數字都很大。日資的企業在台灣正式登記的有2000多家，但日本和台灣文化相當，都用人頭投資，所以可能有上萬家也不一定。

日本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甚至台灣的壽險至今尚未開放，但日本保險公司的辦事處，卻已林立於台北街頭。由普利司通輪胎，進入台灣的方式，發現日本進入市場時一定用削價戰爭的模式，把價格壓到極低，讓同業都無法生存，把市場做了一番清算鬥爭之後，剩下來的再慢慢恢復市場的秩序。再從機電類來講，國內没有任何一家生產機電的企業，能夠脫離日本的陰影，這是很厲害的一招，他不但提供你技術，甚至連銷售管道也要掌握，所以台灣日後越來越難脫離日本的影響。

在此種情形下，討論國際人格問題，必須思考台灣是要依附在日本之下，求得一個生存空間？還是要走自己的路？這幾年來我們看到，在商戰上，日本很多產業將吸收不了的訂單從日本送到台灣來，慢慢把台灣當做它的衛星產業，近幾年在台灣這種產業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台灣產業的發展對日本的依賴性越來越高。

而台灣對大陸的市場始終有很熱烈的期待，不過天安門事件之後，尚需觀察大陸政局的演變。去年台灣和大陸貿易額有12億美元，台灣大概有7億2千萬的順差，數字雖不小，但就整體而言，佔貿易總額的1.4%。市場規模影響力也不算小，今年若是不受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估計貿易額30億都有可能，保守來看，20億的數額可能性很高。所以台灣產業，對大陸彼此間互動關係會越來越複雜，我們對大陸原料的取得，如煤、棉花，將使我們對大陸的依賴也越來越深，反過來講，大陸和台灣競爭的態勢也在慢慢形成。

政策變成一種藝術

李：我從金融面來談大陸市場



謝金河

(攝影/許村旭 素描/莊維仁)

的影響。現在台灣當政者大陸的政策，若以政經兩因素綜合來探討，將會發現一個很微妙的關係，就是政策變成一種藝術，考量的是，我要得到什麼？和要給什麼？這幾乎很難訂定出一個標準來。大陸對台之所以會採比較友善的態度，是因為看中了台灣有 40 億的外匯存底，可以給它好處。古代有一句話，「叟不遠千里而來，必有利於吾國乎。」在此情況下，台灣的執政者，多多少少要給大陸一點好處，不能走極端，現在就是在拿捏那個尺度。我們發現許多廠商到大陸去投資，政府只用道德性的勸說方式，而不會用很嚴厲的限制，頂多幾個月抓一個人去法院審判一下，因為它不敢完全禁掉。現在台灣資金很微妙的流過去一部份，讓中共覺得有個期待，台灣對我還有用。但政府怕另一個極端出現，就是台灣的廠商都去大陸，將來台灣的整個產業都被架空了。所以這個尺度的拿捏，就變成一種藝術，我想這是現在海峽兩岸最大的課題。

百噸黃金回大陸

關於台灣資金跑到大陸的狀況，歐洲有個流計資料，台灣去年進口了 300 噸的黃金，其中有 100 噸是搬到大陸去的。我們到大陸去探親，送過去當禮物，甚至用來和高幹結交，這種情形下黃金流過去 100 噸。而在資金方面，從 1987 年 11 月 2 日開放探親至今，台灣的資金，包括旅遊費用，贈與親友，以及投資，流出超過 30~40 億美金。剛才金河兄提到貿易狀況，數字可能記錯了，去年的貿易量是 25 億美金，台灣享有 10 幾億美金的順差，我們站在有利的地方。

林：貿易額 27 億，順差 17 億，其中大概有 10 億是機器出口。

李：10 幾億抵不過探親所拿過去的。

林：拿過去的官方有記錄，因為探親而增加的對外贈與，如果 90% 流到大陸，以去年和前年相比較，對外贈與多了 12 億，這樣計算起碼多了 11 億流到大陸。

假定站在中共的立場，可以用以往的一個名詞，叫做「僑匯」。因為中國沿海地區過去都是靠僑匯來維持，現在是用僑匯來讓它的經濟復甦。若從台灣的立場來說，就叫台援。台灣現在資金過剩，一定要輸一部份的資金出去，經濟才會健康。如果不援它的話，這些錢留在國內炒房地產、股票的話，會瀕得更嚴重，所以這對台灣也有幫助。

錢的價值改變人的價值

楊：近幾年來民間力量已有改變，我們從民間金融經濟的經驗來看，第 1 是物價，第 2 是股價，第 3 房地價，創造了許多錢的價值。事實上我們也必須透過這幾項，來認識社會文化所受的影響及社會價值感的改變。我講個例子，有一個醫師朋友，他一天大概 200 多個病人，一天可以賺 6、7 萬元，他是一家之主。自從股市興旺以後，太太拿著家裡的錢去做股票，進場出場有時候一天就賺 20 萬，所以，有一天太太回來就說：今天你換尿布，今天我賺 20 萬，他頓覺自己的身份地位不一樣。對整體文化發展而言，價值判斷已產生很大的變化，我只是以家庭來做個例子。

謝：我們從近代的歷史來看，太平盛世的時候，人民所得超過傳統生活水準，就會累積相當的儲蓄，如果當時生產技術瓶頸不能打破，缺乏新的投資機會，那儲蓄大概就會開始為非作歹了。因為生活愈來愈好，人變得無所

事事，人口就愈來愈多，如此一定會有戰爭；戰爭過後，人口消滅，另一個循環又重新來過。在這個閉鎖的階段裡，台灣所產生的問題，主要還是錢多。我們有幾個數字可以做參考，在 1980 年的時候我們的貨幣供給額是 3,968 億，去年平均貨幣供給額是 1 兆 9 千 5 百億，最高時是 2 兆零 59 億。去年政府開始壓抑了，降低貨幣供給額，曾經降低到 1 兆 7 千 9 百多億。我們若拿美國的數字來比較，美國 1980 年的 GNP 是 2,732 億美元，貨幣供給額是 2 兆 7 千 3 百 20 多億。1988 年是 4 兆 4 千 2 百 80 億，而當年的 GNP 是 7,659 億，增加的幅度不知差了台灣多少倍。從貨幣供給額的角度來看，已經面臨錢多而需要處理的問題了。

這幾年，台灣的投資管道實在有限，氾濫的游資，開始流向不能再生的資本財，這其中，最受大家歡迎的是股票市場，其次是房地產。愈不能再生的，漲得愈厲害，飆漲的程度土地佔第一名，其次是股票，再來是房產建築。台灣近年的消費財，凡是能進口的如家電產品、進口轎車，都一直在降，支付在生活上面的資金較少，儲蓄就越來越多。資金在沒有良好去路的情況下，一定造成股票和房地產的飆漲。這還牽扯到匯率緩慢升值的問題，當初就有兩派論戰，一派主張匯率急速升值，一派主張緩慢升值，後來緩慢升值得勝，而在匯率緩慢升值的過程中，夾帶大量的熱錢流到台灣，這也是台灣資本財大幅飆升的重要因素。

政府要負責

此外我想政府要負很大責任，政府這幾年，一直希望游資進入生產事業去，但所有的做法，都沒有收到落實的效果。所以台灣

所面臨的問題，包括公共投資落後，交通事業做的不夠好，環保勞資的爭議層出不窮，而這些問題至今沒有良好的解決辦法，所以企業在投資上感到十分灰心。而現在可看到苦心經營的企業家，已經越來越少，最近在企業界崛起的第二代，幾乎都耗在股票市場。可以說企業家第二代現在都不事生產，以比賽做股票為樂，甚至競相比較財富。

對當前文化發展上所造成的衝擊，我們可以歸結到幾個因素，第一就是投資大眾養成了追逐差價的短期過客心態，換言之，所有的投資都站在投機的立場。剛才憲宏兄提到醫生，實際上這種例子非常多，許多醫生不看病，在股票市場有所謂的醫生幫，這些醫生大概只看下午，因為晚上要研究股票。除了醫生之外，南陽街補習班的高 4 學生，白天都在環球證券進出，雖然錢很小，但也是股票市場的常客，其他像公務人員不上班，老闆炒股票，老師上課戴耳機，台灣病症已到很嚴重的地步。

嚴重的後遺症

第一個後遺症就是不事生產。大家怕吃苦，整個產業發展產生危機，願意上船的人只剩下山胞及外籍勞工，台灣一般青年已經無人願意跑船。建築工地找不到工人，大家都很慌張，但也不知道怎麼辦。

第二就是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參與投機與不參與投機的人，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使社會原本安份守己的人不得再安份守己下去，他們心理上開始產生浮動，過去傳統強調均富的社會，也慢慢產生了問題。像最近無住屋運動者出來露宿忠孝東路街頭，就是對現階段政策發出最强烈的批判及最具體的行動。台灣過去標榜民生主義均富

社會，在現階已遭受相當大的考驗。

第三就是整個社會重物質而輕文明的傾向。台北市休閒生活、精神層次的改革腳步非常緩慢，而社會上能競相表達奢侈的玩意卻越來越多，這是文化上的幾個負面影響。唯一對社會有點價值的，就是讓社會大眾對投資理財，比以往有更清晰的概念，更了解金錢的意義，包括對整個國家的財富與國家經濟，存有休戚與共的感覺。這是老百姓在 2 年投機狂潮裡，唯一精神上的進步。此時國家經濟是否能成長，股價是否能跟著上漲，已經和日常生活聯結在一起了。與以前國家大事與我無關的態度是不一樣。

股市崩盤時……

林：在歷史上很多社會，在開始出超之後，對出超的因果都不太清楚，這些都影響股價狂飆。彼得柏格有一部股價崩盤史，從 260 年前的南海泡沫寫到現在，我們就陷入了此情況。世界其他地方大都形成了股票市場過度繁榮，在此期間人人都以為他賺了錢，可是這個泡沫會崩潰，這時又來一次重分配。而在逆轉的時候，會產生一種情形，就是現在股票市場獲利的那些人，他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生活型態及工作態度。逆轉之後，又要回到原來的工作上去。中國有句話：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如果逆轉的過程很困難的話，就會影響到社會秩序。另外，相對產生，政府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相對於經濟繁榮所帶來的消費習慣，人們會覺得這種生活素質是不合理的，這就變成政治問題了。

第三個問題大概比較嚴重，社會由平凡而到股價、房地產飆漲之後，變成爭逐金錢的競賽。可是一個健康的生活態度，應該是



楊憲宏
(攝影/許村旭 素描/莊維仁)

多元而平凡，但這需要一番掙扎，且需要政府有適當的政策。回顧 1960 年代美國的變化，如嬉皮、新左派、新女性等，事實上是對 50 年代以前，美國走向富裕社會的批判，批判以後，慢慢形成一個社會平凡的狀態。而台灣目前反映 60 年代初期美國的狀況。關鍵是，這社會有無志之士以及政府是否能夠把它扭轉回來？而人民的民主性是否可能被塑造到另外的地方去？恐怕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這個社會對於知識的報酬太低，所以沒有人願意想這個問題，即使你想了，影響力也非常有限。台灣恐怕渡過了那個分界點，社會和政治的問題要出現了。但過去就讓它過去，過去也是一個陰影。重要的是，下來會怎樣？

財富重新分配

李：不過股票市場倒是有一個正面的作用，它有助於融合羣體的矛盾，例如以前外省籍朋友常跟我說，你們本省人不錯啊！在家庭有地，經濟都比較好啊！股票市場興旺起來之後，這種話就很少聽到了，外省籍的朋友現在很多在做股票，大家都有機會參與，財富大的重分配有利於經濟上不平衡的彌補。

也有人認為股市對於消除台灣社會階級矛盾有助益。以前工人在社會上覺得自己比較低層，給人家看不起，現在只要給老子抓到了幾個漲停板，我也可以開 BENZ 轎車，誰怕誰的心態正在蔓延。

「社會的根」消失了

楊：剛才林教授講了一句話，我很感慨，就是用腦思考的知識，在商業上沒有價值。社會上不管是短線化也好，落袋為安的觀念也好，都造成商業價格變動馬上牽動生活價值變動。以前二

者尚有遠程關係，現在幾乎是直接連接在一起。我們若從比較社會主義的思考方式，在社會裡與文化有關的，與維持人類生活價值比較有益的這批人，他們特別沒有生產力。以流行的經濟力角度來看，他們是特別沒有抵抗力。現在大家都向「錢」看，揮金如土，而這批人却被擠到社會的角落，沒有翻身的可能性。今天股價，房價，物價飆漲的狀況下，這些人很快就在社會上消失，或是被逼迫投入。事實上，幫社會保留文化元氣的這批人，迅速的在社會上消失，那可能是個很大的危機。

林：如果以社會主義方式來看，解決方式就是國家支配的資源要增加，其次必須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去評價，那一些文化財是真的文化財，然後由國家所能支配的資源去支持。這裡有兩種障礙，第一就是人人都在逃稅，國家所能支配的資源如何能增加？第二是如何判斷誰是文化人？是不和政府官員多勾結，就可以分配到這一部份資源？歐洲中世紀遺留下來許多藝術品，都是當時的君王控制了一些資源來支配，而後藝術家們能夠無憂無慮的來創作，中國古代宮廷的藝術品也是一樣。但現國家資源支配，不能用強力的方式來成交，而得用制度化的方法。但我對標準的問題很怕，你到底要用量還是用質來評估？如教職員升等的時候，你用什麼做標準？有一些年輕教員就訂出標準，規定要在國外的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才有效，為什麼國內發表的不算呢？於是就變成奴性文化，寫論文一定要用英文寫，而且要在著名的雜誌上發表才算。要發表幾篇才算好呢？每篇的質怎麼算呢？這個社會越來越陷入這個困境。

如何避免「商業化」

李：我覺得在這個經濟社會之下，文化人要求得到很好的生活應該不難。因為大家都富裕了，對這方面需求也大了，大家會投資。但我比較感慨的是，這種文化是商業的附庸，沒有獨立性，就變成馬克思所講的經濟是基層建築，而文化就成為上層建築。文化如何從商業的主宰中走出來，我不太知道。

美國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去年到上海復旦大學演講時說了一句名言，他說，「貝多芬的月光交響曲，不是黨中央叫他做出來的，是他自己做出來的。」為什麼歐洲資本主義能產生貝多芬？我想這是精神文明高度發展的表現。台灣表面上是自由民主，骨子裡還是做很多規定。我覺得台灣在商業發達的情形下，應該從軟體方面，去建立一個社會上思想解放的環境，不要受一些教條的拘束。這樣，雖然文化走不出商業的主宰。但在思想解放的環境下亦可創造輝煌的文化。

林：台灣這個社會要尊重文化財，大概還需要跨過一個界線，就是中國傳統的「自掃門前雪」的觀念。假若外面的環境破壞看不到，你就不會相信他會尊重文化財，因為他沒有美的感覺，他只到看到家裡，而家裡炫耀的就是裝潢。

楊：連廁所都用黃金打造的。

全民的理想是什麼

謝：面對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社會的病是整體的，不是個別的，如果將層次提高一點，可能跟政府的目標有很大的關係。到目前為止，老百姓很難看出政府立國和建國的大方向，到底在哪？早期還有反攻大陸，現在好像也沒有了。軍人現在最可憐，以前還有中共可罵，現在好像中共也不能罵了，只能罵台獨，方向是越來越狹隘，老百姓看不到

方向，不知道政府要帶我們走向哪？

不管怎麼講，我覺得政府要將這個理想標舉出來。讓老百姓能夠去奮鬥，這是很重要的原動力。

還有，就是我們的社會價值觀到底在哪裏？唯一能展現成就的，只剩下是否賺了很多錢。抽象上的文化貢獻，愈來愈引不起別人注意。價值的導引，我認為是將來要構思的方向。其次是要讓台灣慢慢步入國際化的道路，將本土的環境提昇到國際競爭的環境中，讓老百姓競爭的目標更多元化，這也許是可行的方案。

最後就是要將公共投資部份慢慢開放，老百姓有相當大能力，去幫政府做許多的事，但政府對老百姓，似乎始終沒有信心，所以很多事都獨攬自己做，最後卻見不到什麼效果。今天民間的實力正在醞釀之中，政府應將開放的腳步和幅度放大一點。

林：你首先提到的目標，是所謂向心力的集中，這絕對需要，否則這個國家沒有未來。第二點很重要，要國際化，要人家認識你，要用別人的語言，你不能用自己的語言要求別人認識你。

獨特的台灣經驗

楊：國際化未必是站在經濟結構上去看，也可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去照應經濟規模的問題。這裡就逐漸產生了一個疑問，台灣未來是發展大型企業呢？還是中小企業？理論上是相輔相成，不會有什麼衝突存在。但若從目前文化媒體來看，却似乎只有王永慶，施振榮等人才是企業家，其他的人好像都是白混了。韓國曾舉辦一「中韓中小企業」的會議，很有趣的是，韓國人對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有某種程度的羨慕。我們知道韓國的經濟發展和台灣的經濟發展結構非常

不一樣，他們是學日本，我們則是逆向發展。在這種情境之下，我一直想向企業中人，經濟學家以及在金融體系中直接的生活者請教，他們是否有意願剖析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過去依賴理論解釋不太通，其他理論也都解釋不通，台灣的經驗不管是好是壞，是不是可能有一套清楚而有未來導向的理論解釋？這也就觸發了剛才提到的一些論戰，如匯率的調動是要急速的還是緩慢的？企業發展是要合併的？還是要中小企業直接跟世界垂直分工去掛鈎不需要大企業和大貿易商等，這些問題至今都相當模糊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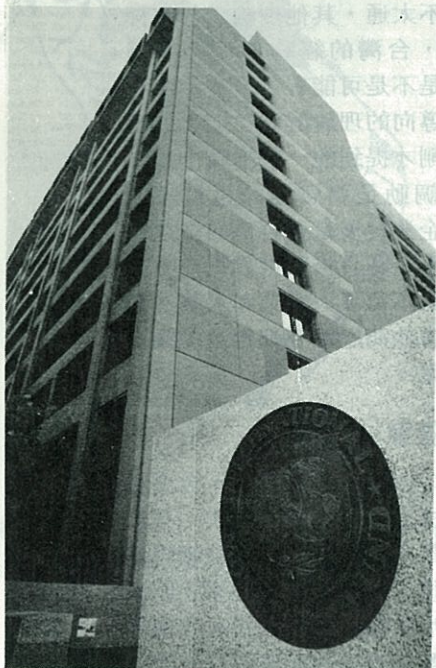
林：這問題沒有答案。台灣和韓國採取不同的發展模式。其實韓國最初學台灣，後來經歷幾個變化後，才改學日本經驗。原因是政治結構的變化，新的政權要重分配舊政權的經濟利益，於是把國營事業開放民營。台灣 40 年來政局都很穩定，所以沒有利的重分配，這是第 1 點不同之處。第 2 點不同之處，是日本在南進政策的時候，生產事業的投資放在台灣而不在韓國。所以我們有龐大的國營事業，這是不同的地方。

到底是大企業好還是中小企業好？牽涉到國家的視野。企業變成國際化，或成為跨國公司，並不保證賺錢，它很可能會虧本。基礎必須要很大，對其中幾個點的虧損還能夠支持下去，如果基礎是中小企業，你到外面跟人家競爭，對手跟你一樣大，甚至比你還大，若虧本，你連根都沒有，所以跨國企業一定是大企業。假定要以國際化來渡過現在的困境，一定要想辦法把企業弄到大型化，可是台灣在大型化的過程當中，遭遇到幾個障礙，除

COVER STORY

The Debt Police

Amid deepening crises from Africa to Latin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op cop of global finance, changes its methods



BY HOWARD G. CHUA EOAN

Debt-ridden Argentina has tasted bitter economic medicine before. Last week it swallowed again, as the two-week-old government of President Carlos Saul Menem sought to rein in hyperinflation—200% in July—by raising taxes, ending expensive subsidies and selling off state-owned industries. Gasoline prices promptly soared 600%, and Argentines went on a binge of panic buying. Nonetheless, Menem appeared adamant. His intention, to steer Argentina back onto the course it abandoned in early 1988, when it ceased to follow a program approv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reby ushering in a period of sometimes violent economic chaos.

In Mexico City government money managers faced prospects that were less bleak, even if most citizens did not agree. Unlike Argentina, Mexico did not spurn the IMF and, after nearly seven years of adherence to policies supported by the fund, won praise as a model debtor. Last week Mexican negotiators and a committee representing nearly 500 international banks were working on an agreement to shrink the country's \$100 billion in outstanding foreign obligations by more than half.

Yet for all that progress, Mexico's economy has not grown since the end of 1982, and a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eatens widespread hunger and even more illegal migration northward to the U.S. Popular discontent has weakened President 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who had the lowest winning margin ever in the elections held last July. "Mexico's political machine has lost its clout precisely because of its IMF program," says Jonathan Heath, chief economist with Macro Asesoría Económica, a financial consulting firm.

A \$1.3 trillion debt burden has spread hardship arou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no institution has been a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that pain as the IMF, which has its headquarters in a 13-story glass-and-concrete edifice in downtown Washington.



Blamed for spectacular woes: riots rocked Jordan in April after the government ended fuel subsidies to qualify for assistance

misist, statisticians and researchers stroll in and out, in the basement communications center, overlooking a sunken Japanese garden. Yet while supporters praise the IMF for much needed debt policing that saves profligate countries from ruin, the institution is frequently reviled as an organization that does out destitution, upheaval and social instability.

The woes blamed on the IMF are sometimes dramatic. Last February, as credit-shorthanded Venezuela sought the fund's support for its economic-adjustment program, consumer prices shot up well in advance of wage hikes, and furious slum dwellers swooped into the business district of Caracas, rioting and looting. As troops tried to restore order, at least 297 people were killed. Last April,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IMF assistance, Jordan cut fuel and irrigation-water subsidies and allowed the prices of consumer goods to rise; outraged citizens burned banks and government buildings. Trying to explain the disturbances, an adviser to King Hussein said, "As soon as people heard that the IMF was coming to town, they were filled with worry and anxiety about what was coming." Two weeks ago, in an episode to the April upheaval, the IMF granted Jordan a \$97 million long-term loan, to be doled out over 18 months.

At least 90 Dominicans were killed in clashes with security forces after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usterity measures while negotiating with the IMF. Similarly, Sudan was plagued by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as Khartoum halfheartedly tried to restart its austerity programs. By 1986 the country had fallen \$1 billion in arrears to the fund and was banned from further borrowing. Angry at bureaucratic mis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army officers overthrew the government in late June of this year.

The reaction the IMF can evoke frequently seem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financing involved. The fund has active programs with 50 countries and commitments totaling \$17.3 billion—a pittanc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1.3 trillion in outstanding loans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key to the organization's importance is not merely how much it lends but when.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with 151 member nations, the IMF draws clout from its role as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faltering economies—and as the bellwether of creditworthiness and solvency, the areas private commercial bank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examine in assessing how to treat overextended debtors. That role gives force to IMF prescriptions but triggers resentment and anxiety among strapped governments—and pro-

cry on banners around the world. In his 1988 election campaign, Venezuelan President Carlos Andres Perez railed against the IMF's "economic totalitarianism" and compared fund policies to a neutron bomb "that kills only people."

Why is the IMF so powerful? Are its policies unnecessarily draconian and disruptive? Or is it merely a convenient scapegoat for politicians trying to deflect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ineptitude? The fund has been wrestling with these very questions.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it has made important changes in its policies during the growing debate over debt reduction—as opposed to debt rescheduling—as a way to defuse the Third World payments crisis that began in 1982. The IMF supports the debt-reduction policies being championed by U.S. Treasury Secretary Nicholas Brady, but continues to insist on the kind of stringent recovery measures that have made it a lightning rod in the past. Fund Managing Director Michel Camdessus admits that the IMF is the enforcer for the world's financial order. Says he: "We are the center of this system, and we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we are doing."

The image of the IMF has been ambiguous from its inception. 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who helped establish both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in 1944, once

了民生主義的大帽子之外，光是稅的問題，就不能夠大型化，然後政治上的壓力，也不能讓你大型化，這些必須克服。

李：中小企業在過去 40 年來對台灣經濟的幫助，給一些草根出身的人，有機會參加工商業的行列。台灣為什麼能培養中小企業，是因為在民國 40 年代初期，採取普及教育的政策。而後大家都開些小店、小公司，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但展望未來，在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既定政策之下，企業的大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企業的大型化也有它的缺點，我提出 2 個觀念來彌補這些缺點，即股權大眾化和股市健全化，透過股票的發行和健全的市場交易，讓大家有機會來掌握企業經營的權力，我想這樣可以解決很多社會問題。

林：大眾化有缺點，所以健全化很重要。

謝：市場健全要花很長的時間。我認為大中小企業之間的關係，要有一分工的結構。台灣大中小企業間，始終維持良好的關係，這是難得一見的。中小企業的實力，應該也要被肯定，我和一個日本人聊過天，他說日本到泰國、馬來西亞去投資，常會為了一個模具，找遍了整個國家，沒有一個人能做出一個像樣的模具出來。在三重埔的小巷子裡，你要什麼樣的模具，師父都幫你設計好好的，我們中小企業有很高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準，經常可在小的鋼鐵廠，小的模具廠裡可以發現非常高級的技術人員。今天台灣有像王永慶這樣的大企業家，但他也是從中小企業做過來的。但我們若考量競爭因素，台灣大企業將來要走上國際競爭舞台。

楊：彼得柏格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論提出之後，也不斷有人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台灣的問題。

林：台灣事實上是一個很獨特的政經體，把那理論拿來用一定不合。我舉些例子——第一：全世界各國在 1950 年前後，對開發中國家的理論，其中一個就是土改，土改在每一個地方都失敗，就是只有台灣成功。第二：世界銀行說外匯不足的國家要採取式匯率，可是複式匯率成功的國家也只有台灣。

沒借錢反而賺到了

楊：最近Time雜誌講世界銀行體系，說IMF是個債務的警察，Time以跨頁的處理方式，一邊是寫IMF的辦公大樓，一邊是第三世界戰火連天，這其中深含意義。

林：國際債務題也很複雜，1970 年是個分界點，這點和台灣也有關係。1970 年以前台灣幾乎沒有新的國營事業，中鋼中船都是幾年以後的事，那是與國際債務問題有關。1970 以後國際銀行因為資金龐大，產生一個國際性銀行，不得不對外貸款，那是一個推的力量。台灣那時候本來要搭那班車去借錢，剛好退出聯合國，債信最低，人家不借你，所以只借了極少量。但其他開發中國家有獨立主權，留在聯合國，所以就借，那些國家是一個拉的力量。於是就開始發展國營事業，結果，每一個開發國家的國營事業也都負債累累。台灣運氣很好，想要借錢別人不借給你，所以沒變成債務國。其他開發中國家因為國家龐大，人家以為它有機會就借給它，結果國營事業都跨了。

楊：所以這期Time雜誌訪問了IMF的總裁，裡頭的標題就是IMF是不是變成了撒旦的化身。

不可移植，無法取代

楊：為什麼想要台灣的經濟的

發展，做一次整體的清算，並加以理論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幾年中共要在海南島學台灣經濟，我們都覺得不可能，分析為何不可能，其實反過頭有助於理清台灣中小企業及大企業，對於未來發展以及與世界垂直分工與水平之間的關聯。

林：海南島要發展得像台灣一樣，用現在的技術，用中共的力量，要把中共其他地區的建設全部都停頓，把所有資金用到海南島，然後 30 年後才可以像台灣一樣。

楊：從《人間》的觀點來看，「不可能」是由於它沒有那樣的生活式，也沒有日本給你的歷史背景。30 年還嫌太少，這跟中共學台灣的加工出口一樣，人力的素質就差了一點。

林：有一個人，是做皮鞋的，台灣工資貴，他計算一下，發現大陸投資划算，於是他到大陸去設製鞋廠。過了半年，他又回來了，我就問他說，不是到那裡怎麼算都划算嗎？他說：如果以台灣的條件去算是划算，可是條件不一樣啊，比如說台灣製鞋每一雙的損壞率是 2%，而在大陸那邊 15% 的損壞率已經是很不錯，這一算進去我就輸了。

楊：我們一直對三重，中和，永和這些結構相當關心，其實「中小企業」4 個字是種文化型態，這是過去 40 年慢慢演變而成，還牽涉到它的情境、政治、歷史過程，國際地位等，整個才結構起來的東西。生命力很強。

林：你沒有看到倒下來，只看到繼續存在的，因為它是不斷的淘汰的。

楊：希望能進一步理解這個生態。

借錢的撒旦！

IMF（國際貨幣基金會）是撒旦嗎？凡是向 IMF 貸款的開發中國家，莫不戰火連天，哀鴻遍野。原被視為援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的 IMF，如今卻被各債務國交相指責為製造社會動亂的因子。7 月 31 日出版的時代週刊，更將 IMF 喻為「債務警察」，並訪問到了從不接受訪問的 IMF 總裁 Camdessus，談論 IMF 是否已經「撒旦化」了。

左圖是座落華盛頓的 IMF 總部，巍峨高聳，寧靜安祥，右圖則是約旦在四月為了原油減產所引發的一場動亂，硝煙四起，民怨鼎沸，兩幅圖片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錢的問題不只是台灣一地的困擾，而是整個世界都在為它發燒。這是資本主義後遺症的總爆發嗎？

摘自 Time 雜誌，JULY 31, 1989, P.32

撰文■吳懷義

當我們有一天變成 REPUBLIC OF CASINO

宜加跑仍執着於使 MIT SHOES 成為世界第一



宜加跑® 關係企業 吉梵戈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7556226 (10 LINE)



W.GERMANY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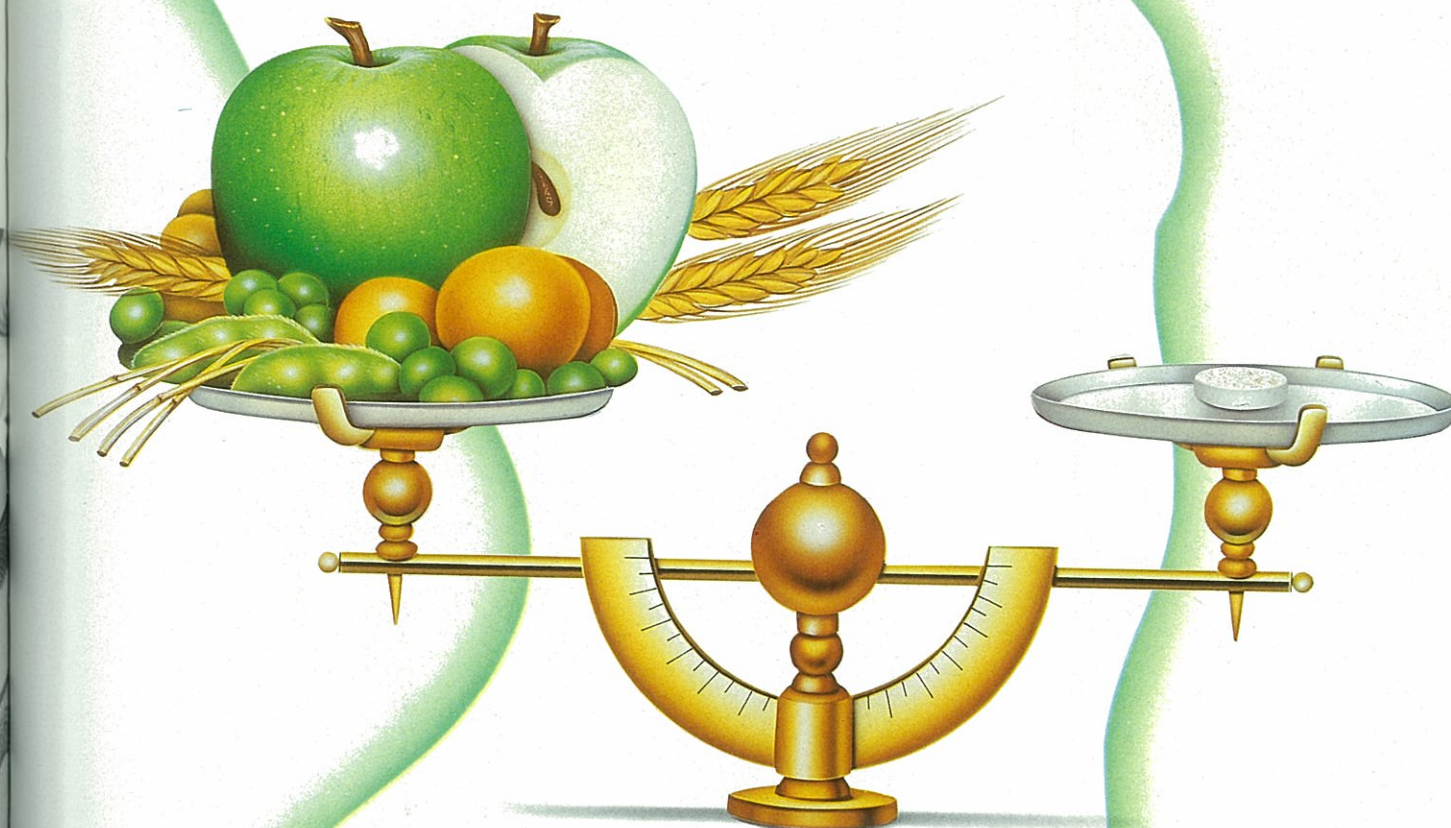
ITALY

ITALY

ENGLAND

4種? 8種? 不重要! 均衡才更健康

纖姿 含穀類、水果類及蔬菜類纖維，
成份均衡完整，食用更健康！



全省各大藥房及屈臣士均售 現在買送隨身盒

果蔬菜類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纖維成份是否均衡。依據「不同的纖維，對人體各有不同的功能」(如下表)原理製造的**纖姿**，由4種各具不同作用的纖維組成，除了平均包含各類纖維之外，其中具備良好吸水膨脹率，並對健康有重大助益的關華豆膠，更是**纖姿**獨有的成份。

纖維種類	纖維來源	功 能	對人體的幫助
豆 膠	關華豆	良好的吸水膨脹率、控制血糖、降低膽固醇	預防糖尿病、高血壓
果 膠	蘋果、柑橘等	幫助腸內正常菌落	幫助人體產生所需的維他命
纖維素	穀類、麥芽等	良好的吸水膨脹率	預防腸道疾病，使消化順暢

纖姿的纖維組成適於人體，不僅對節食的幫助極大，且比偏食單類纖維更健康！

纖姿由西德原裝進口，纖維有效含量高達80%；其以纖維吸水膨脹產生飽足感的功能，可節制食量，循序漸進地為您達成節食的目的。

Hoechst



此外，諸多特點更為您設想週全：

- **纖姿** 顆粒更小，食用最方便。
- 獨家採玻璃瓶裝，永保內容物不變質、不受潮。
- 明確的中英文成份標示，絕不欺瞞消費者。
- 唯一採180/270粒包裝，符合以纖維產品節食至少需時10天的原理，經濟合理。
- 在歐洲各國廣受歡迎的**纖姿**，由德國最大藥廠赫司特(Hoechst)推薦來台，經衛生署核准上市，保證無副作用。

每一粒**纖姿**，都以高品質向您致上最高的關懷。

值得信賴的節食夥伴

fibre fit 纖姿

總代理：台灣赫司特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746號11F TEL: (02) 716-9933 總機專線: (02) 716-8635
總經理：祥勝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550巷25號 訂貨專線: (02) 716-8633 (04) 223-2241 (07) 322-7474

荷蘭中國人

中國人在荷蘭，不在官方所承認的少數民族的名單之上。他們以一種隱密的方式來解決自身問題。許多中國人在中國餐廳裡，隱密地過了一輩子。餐館的服務窗口，不儘分隔了廚房與餐廳，也隔離了西方世界。因現實的驅使，近年來，中國人對失業救濟的排斥感減低，加上中國餐廳的繁盛期已過，在荷蘭的中國人有較為活躍的趨勢。

中國老人

中國人以逐漸而緩慢的步調接攬荷蘭社會。6個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同住在Hague的一個重劃社區的一戶人家中。他們剛在對街的救濟院中吃過飯，食物是典型的荷蘭Sauerkraut與香腸。走在後面的陳先生，肩上披著一件薄雨衣，手上拿著一頂氈帽。他是唯一必須爬上3樓的住戶，拄著拐杖沿著走廊走來。一陣冷風襲來，「走這麼多路，對身體是有害的，」這位84歲的中國老人說道，順手把氈帽戴在頭頂上。「但這也是没法子的事。」他無可奈何地說。在他起居室內一間小房間的玻璃後，可以看到滿屋子的中國飾物、茶具、玻璃器皿、彩繪蛋、繁複邊框的肖像。一個老式鏡框上佈滿了家庭紀念照和蔣介石的肖像。床邊則懸掛了一幅台灣已故總統的出殯典禮照片。牆上還掛上一幅他已故荷蘭籍太太的照片。他們結婚40年了。在此之前，他曾

在經濟蕭條的1930年代，
中國船員失業，……終於在街頭
販賣一種荷蘭人稱為「花生中國人」
的花生餅。他們引以為恥，却不少人因而賺了錢。
84歲的陳老人，曾有6家餐廳，
他免費邀宴荷蘭官員、為會計欺詐，
被台灣留學生白吃一年
受中國人幫派勒索。
財富像陽光下的雪融成水一般，消失了。

是一個富有的人，擁有6家中國餐廳，如今則是又窮又孤獨。他的財富，一如陽光下融雪般的消逝了。這肇因於：為促銷台灣免費邀宴荷蘭官方高階人士、被會計欺詐、被一羣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白吃了一年，遭中國人幫派勒索等等。

陳先生僅殘存了一點積蓄。絲毫沒有憤怒之情，他翻著破舊的照相簿，指著一些曾在他餐廳餐宴的達官顯要，如數家珍。如今，只有電視，伴隨他渡過孤單的日子。「以前，我還有

落寞的老陳抱著他已過逝的
荷蘭籍太太的照片。

攝影／撰文■Lambert
翻譯■曾伯堯

一點錢在餐館裏用餐或喝杯咖啡，」他說：「不過目前沒辦法了。」

據估計，荷蘭約有6萬2千名左右的中國人，確實數字不詳，因為他們各有不同的國籍。第一批來到荷蘭的中國人是來自廣東的水手。他們是大英帝國的船公司為了抵制水手們的罷工所招募來的。憤怒的貿易聯盟稱之為「黃禍」。中國籍的「船主」，在船東與外籍水手間，扮演媒介的角色。他們也經營所謂「寄宿舍」（Bording-houses），讓中國水手可以借宿，並兌換大多數水手們的薪水。

花生中國人

在經濟蕭條的1930年代，許多中國船員失業。當時並無所謂的失業救濟，最終他們淪落街頭，販賣一種花生餅。在很短的時間內，有



第二代的中國荷蘭年輕人
要娶荷蘭籍太太的比例
愈來愈高。

上百名的所謂「花生中國人」（Peanut-chinese），遍佈荷蘭全國。販賣花生餅是他們引以為恥的，但許多中國人却因而賺取了前所未有的財富。

1930年左右，第二波中國人遷移荷蘭，許多小販、商人來自浙江和山東。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一個小型的中國城已略具雛型，裏面有中國餐館、酒吧和鴉片煙具。

在這個時期，陳先生從臨近上海的一個小村落，坐船來到法國，追尋財富。他以一名伙夫的身份，從上海搭船到香港，再從香港偷渡到法國馬賽。他在一個礦坑找到工作，那裏約有700名的中國人。他們住在公司宿舍裡，把賺來的錢都花在賭博之上。

陳下定決心，不再廝混下去，他決定前往荷蘭。經過一段時間的流浪，終於在1934年抵達荷蘭的Hague。同時他也加入了中國人的社區。他在海上對這個國家的種種聽聞，與事實大有出入。寄宿舍是中國人的人力交易站，但這裏幾乎是無事可做。經過長期的找尋，終於找到一件差事——裁縫助手，「為婦女們裁剪衣服，一週約可賺40分錢（約台幣6元），也可以吃老闆用剩的隔日飯菜。其他的中國人則在賣花生餅，我起初引以為恥，後來也不得不幹，因為我又失業了，這實在沒有辦法。」陳說道。

在戰時（1940～1945年間，當時荷蘭被德國佔領），他在Hague開了一家中國商店。戰爭結束後，他的第四家餐館開張。房租是每日荷幣250元（約台幣4000元）。為了翻修房屋，他急需14000元的荷幣（約20萬台幣），「我向同胞們借貸了這筆錢。」他說。也就在這個時期，中國餐館業迅速發展繁盛。

1941年，陳與一名荷蘭女子結婚，她會的中國話與陳會的荷蘭話同一水平。「她說，如今你住在荷蘭，就必須學習成爲一個荷蘭人。我的回答是：我慢慢就會適應的。如果，我悶聲不響地給她一杯咖啡，她就拒絕喝，她會說：我不是一條狗，在荷蘭，你若給人什麼東西，一定要說：請用（Here you are）。」

1981年，陳的太太過世，三個女兒住在美國，一個兒子和女兒住在Hague，飽受癲癇之苦。而他本人則思鄉情切。他知道，沒錢他的家族就不會幫他。「我曾寫了幾封信，他們從來不回覆。他們只會要錢，不然就是要求讓他們到歐洲來。」

在1950年左右，這個中國人社區又加入了將近6000名來自印尼的中國人，他們大部分因為政治理由而滯留印尼。一般來說，這一批人的教育水平高於早期來自廣東、浙江，控制了中國餐館業的中國人。對這些餐館老闆來說，初抵達的這批荷籍印尼中國人，使中國餐館業情勢大好。

第一代中國人

「對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來說，香港是遷居西方的跳板。」29歲的張金順說，他畢業於Nijmegen的生物學系。4歲時，隨母親及其他人搭了一條舢板從浙江來到香港。由於食物的欠缺，他的一個哥哥被留置在大陸與祖母一起。他們在香港的寄宿舍住下，與其他相同處境的中國人擠在一起。他們有著相同的



目標：儘快到富裕的西方去。當時他父親老張已經在荷蘭，成功地當上了一個餐館的主廚，充滿了自信，且經常寄錢回香港。「我母親經常談到這個富有的國度，每個人每天都能吃到牛排。」金順回憶道：「這是一個典型，一切的談論都以食物與金錢為主，第一代中國人瞭解到這些基本需求對他們的重大意義。從文化上來說，他們普遍地未受教育。」

4年以後，老張存夠了錢，把妻兒都接到荷蘭。在香港出生的長子和女兒，則跟祖母一起留置在大陸。老張節衣縮食、奮力工作，積存了一些錢，頂下了一家位於荷蘭南方小鎮內的一家中國餐館。最小的孩子此時誕生，由一名荷蘭女人照顧。母親則忙著招呼客人而無暇管孩子。

中國人散佈在荷蘭各地，專門經營餐館行業。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國城，衍化成了一個商業、娛樂中心。小型的中國商店，如今遭到中

中國家族的團圓大合照。

式超級商店的競爭。中國書店販賣著作中文書及文學作品。中國旅遊代理人四處促銷到中國旅遊。但是作為一個生活社區，當夜總會、妓院不斷地在阿姆斯特丹這一帶成立，中國人覺得他們以前的鄰居的道德墮落了！

儘管中國人散佈荷蘭各地，中國人依然很難融入荷蘭社會。部份原因是他們忙碌的生活方式。「對我來說，永遠是辛苦的工作，」林爾齊說：「早上10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1點。」這名來自新加坡，41歲的餐館主人，自1975年來便住在荷蘭。1976年在鹿特丹開了一家中式「速食」店。1980年，他擁有一家位於Gorinchem（鹿特丹南方小鎮）的中國餐館。



終日在餐廳忙碌的
荷蘭中國人。

一名年輕的婦人
來向張李香萍的
社工基金會求助。

他雇用了一名廚子，忙碌時，他的父親會加入廚房幫忙。

這一家人，幾乎整天都待在餐館內，林太太維持餐館整潔，並權充服務生。4個小孩，最大的明年就讀高中。林也如同一般中國父親對撫養孩子的觀念是：孩子的生活一定要好過於

他。

他的孩子時也跟劉小姐學中文，劉小姐來自台灣，他在台灣學過英語，一年半後嫁給一位荷蘭商人來到荷蘭。她喜歡定居在荷蘭，她也不覺得嫁給荷蘭人有什麼困擾。「荷蘭的男人比中國的男人更浪漫，」她說：「一個荷蘭



男人肯幫他太太洗碟子，中國男人可就不願意！」

林的父母，幾乎不會講一句荷蘭話，過著獨居封閉的生活。林本人則較為西化。「一有空，我會跟孩子一起玩，過去的中國父母是不會這麼做的。」他對中國文化傳統有很高的評價，「中國文化有點像聖經所記載的，」在他的信念中，「特別是十誡」他說。

精神的天堂

他極少有空閒，這個餐館老闆在荷蘭的中國基督教會裡是很活躍的。這個教會的創設人是浸禮會的陳約翰。他的出生地是西 Borneo（位於 Kalimantan 上，是印尼羣島中最大的一個島），在馬蘭的中國聖經學校接受神學教育。1967 年，我應中國海外基督教會之要求，為在荷蘭的中國人服務。依這位中國牧師的估計，大約有 500~700 名的中國基督徒在荷蘭。他的教會則有 150 個教徒。

這所中國教堂是所有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台灣、新加坡、印尼、蘇利南的中國基督徒精神上的天堂。標榜的是團結勝過分散。「人數實在是少到不足以談區分的事。」來自阿姆斯特丹，是團體中執事的 H.H 林說。「在荷蘭，常有人提起要加以區分的事，在亞洲，我們並不太在意分隔。」

約在 20 年前，林先生和他的妻子離開印尼，起初，他們在荷蘭加入基督教改革會。「我們以為荷蘭基督教改革會與印尼的基督教改革會是一樣的，」林太太說：「但是在荷蘭，講道時，提的都是社會問題，而我們在福音上，極少提到社會層面上的問題。而且荷蘭教堂的氣氛也為較冷落。」

Kai Wah 位於
阿姆斯特丹
有 500 個中國學生。

在中國教堂中，講道人是來自雅加達長老會的菲利浦·張牧師，他以中國官話佈道，林爾齊則以溫州家鄉話翻譯，這是來自浙江的中國人的口語。張牧師說，他對於西方教堂的冷清有點震驚。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唯物主義的影響。「不要把你的生命建在金錢上」是他要傳達的訊息，他說：「甚至不要把你的生命寄託在子孫上，因為你會失望的。首先，你要祈求上帝的國度，追尋祂，直到你找到祂。」

雖然在荷蘭的中國基督徒是少數中的少數，可是他們在中國人社區裡的社會工作，有很大的成就。

張的太太，Erna·張李香萍，是中國文化、改革及社工基金會的董事，這個基金會的雙重目標是：(1)把中國文化傳遞給第二代的中國人，(2)幫助第一代的中國人認識荷蘭文化。為了能達到這個目的，其一是出版一份刊載中國訊息的雙月刊。

對張太太來說，中國文化中最重要部份，就是緊密的家庭關係、親權和謙恭。在荷蘭，她能感受到荷蘭人的誠意，「對荷蘭人來說，一頓爭吵並不就意味著友情的結束，這有別於我們的文化。中國人總是不計代價的避免爭吵，這不見得是好事。在荷蘭人的社會就沒有這個必要，對荷蘭人來說，你也不必老是微笑著說『是』。」

文化差異

文化的差異，常使第一代的中國人看到他們下一代日漸西化而感到疑惑。「在荷蘭的中國人比香港的中國人更加保守，」張太太說：「因為他們是如此的孤立，他們直覺地認為香港如同他們離去時仍一成不變，殊不知，香港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

中國父母也常為荷蘭學校老師的行為感到困擾。「在中國，教育不僅是傳遞知識，」張太太說：「為人師者必須身為表率。如果在中國，父母親看到老師穿 T 恤，他就對這個老師就沒有信任感。」

中國籍的社會工作者，面臨的是逐年增加的婚姻及家庭問題。儘管中國人試著加以遮掩，從許多個案顯示，他們問題的主要來源，大都來自失業。1970 年中國餐館業的衰微，肇因於：普遍性的經濟不景氣，以及荷蘭人降低對中國食物的興趣，導致大量的失業人口。中國人起初所堅持的不願請領失業救濟的觀念也日漸消除。這不僅是要適應荷蘭的社會規範，也是一種現實的需要。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來自大陸非法居留的荷蘭的中國人。雖無確切數字，依張太太估計，至少每一個中國餐館平均都僱用了一名非法居留的中國人。這意味著，在荷蘭至少有2000名的非法居留中國人。

「有些中國人一到荷蘭就進入餐館業，」張太太解釋說：「來自家庭的壓力，迫使他們必須照顧家中的其他成員，這是無法抗拒的。其實，他可能都自身難保。時常有這狀況發生，另一個家庭成員會提著包袱進入他的家中，說：『讓我住下來，只要供我吃住，付點薪水就可以了。』」

更糟糕的，是勒索者。有些中國餐館會碰到一些『要求』給錢的陌生人。視餐廳規模之大



兒童合唱團。

小，這些勒索的金額自荷幣15000~5000元之間不等。「幸運地是，最近較少聽到勒索的事情，」鍾瓊坡說：「去年問題就很嚴重，這些歹徒，大都來自新加坡及香港，他們一進入餐館就說『幫幫忙……』，有時甚至連『不給，就給你……』的狠話都不必說。」

第二代

年輕一代的中國人普遍對餐館業興趣不高，愈來愈多的中國人進入大學深造，大部份人選擇了實用科學研究。主要是語言的問題，其次是功利主義的影響。

張建順畢業自Nijmegen大學，他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他的兄弟姊妹，比他晚了幾年來到荷蘭，依父母的意思在餐館工作。「我的父親經常暗示我要娶中國女孩。他老是間接地提到，中國女孩的品德較好，荷蘭女孩抽煙、喝酒、愛打扮、會花錢……，這些事老被提起。自從我交了一個荷蘭女友後，父親老大不高興。但他最近從中國大陸回來，帶了一個手鐲給她，這表示他已經能接受她了。他也不再想回大陸了，太多的事情已經改變了。他之不瞭解荷蘭正如同我之不瞭解中國。」

第一、二代中國人之間的隔閡，似乎未給中國人帶來太大困擾。「我們總期望妥協，」Mary·王楊德美女士解釋說：「中國孩子不輕易離家，他們能接納父母且顧家，儘可能避免分散。」楊太太是個中文教師，在香港長大，任教於阿姆斯特丹的綜合學校，裡面90%是外國學生。「當我訪視中國學生的家時，許多中國學生礙於中文能力的不足，甚至無法和父母交談，當父母們問到在學校做些什麼事，他們也答不上來。」

目前，荷蘭約有30個中國學校，供約2500名中國學生就讀。Kai wah是其中最大的，約有470個中國學生，無年齡限制，學生從4歲到16歲的都有。不但有荷蘭語及社會課程，也教學生學習中文。每週三下午，許多學生熱心的練習中文方塊字。

楊太太是一個義務的社會工作員，她認為中國人經常面臨到的家庭問題，據她統計，大都肇因於耽溺賭博而無法自拔。「這是我們的弱點，中國人儘管工作很勤奮，却賭掉大部份的錢，天性使然，中國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打麻將。」

更不幸的是離婚婦女，她們被排斥於中國人社區之外，「對離婚婦女來說，這實在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楊太太說。

另一個不幸的羣體，就是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在中國他們通常是與家人住在一起的，在荷蘭則不太可能。子女常忙得沒空照顧父母，或是因西化影響而不願與父母同住。

對荷蘭食物的不適應，也是大多數中國老人避免在家的原因之一，他們寧可孤獨地自備食物，而不願與其他人共用荷蘭食物。



君子雜誌 Esquire 中文版
Man At His Best
200元試閱三期再抽獎

為慶祝在台創刊一週年，特舉辦“回饋活動慶週年”。

2) 訂閱一年(12+3期), 優惠價1500元(原價2375元)

3) 訂閱二年(24+3期), 優惠價2700元(原價4295元)

4) 訂閱三年(36+3期), 優惠價3700元(原價6195元)

抽獎辦法：A)試閱組 特惠獎：閣樓(PENTHOUSE)全真集乙本*(原價2,000 元) 100名

回饋獎：君子雜誌(Esquire中文版)半年份(6期) 200名

B)訂閱組 (訂閱1年抽獎1次, 2年2次, 3年3次)

特別獎：伯爵錶乙只(價值400,000元) 1名

頭獎：YAMAHA音響一組(價值85,000元) 1名

貳 獎：CARTIER男錶(價值50,000元) 1名

叁 獎：DUPONT鋼筆(價值13,000元) 2名

肆 獎：名錶乙只(價值10,000元) 6名

伍 獎：閣樓(PENTHOUSE)全真集(價值2,000元)* 500名

陸 獎：君子雜誌(Esquire中文版)一年份(價值1,900元) 1,000名

抽獎地點：台北市復興北路166號 5 樓 哈佛企管訓練中心

* 閣樓全真集，係閣樓雜誌的精彩美女單行本精彩絕倫，本獎品待新聞局正式核准出版後在台贈送，如抽獎後尚未核准，則發給兌換券可在香港換取。

1) 請利用信用卡(美國運通或聯合簽帳卡)，填寫右邊資料貼在明信片上或以信封寄來本社。

2) 請開支票，抬頭志平社文化事業公司，寄本社。

3) 請利用郵政劃撥第 0016448-4 號洪良浩帳戶匯款訂閱。

4) 請利用郵局滙票或現金袋寄本社。

本社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166號 9樓君子雜誌社

信用卡別：☐ AMERICAN EXPRESS ☐ DINERS CLUB ☐ MASTER CARD ☐ 聯合信用卡 ☐ VISA CARD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 _____年_____月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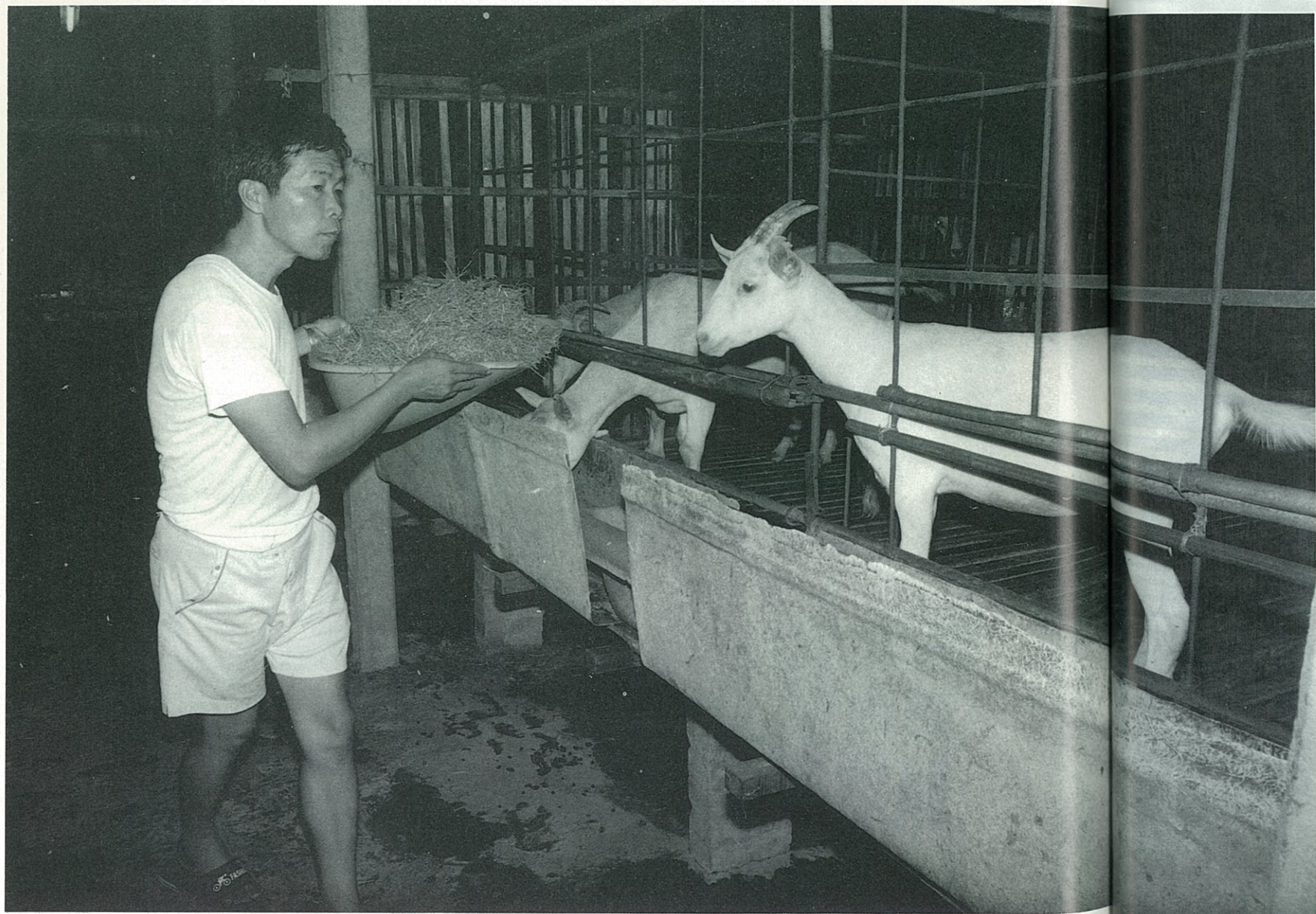
持卡人簽名： _____
(請與信用卡簽名同一字體)

訂購日期： _____年 月 日

在台出刊週年慶
訂閱特惠再抽大獎



羊，同人一般。
一天吃三餐，
也會感冒，
食慾不振。
瀉肚子時要吃
成人份量的
征露丸。



《人間芳草》

撰文■吳晟

攝影■何叔娟

山頂囡仔

來自南投縣偏遠的山區，
就讀屏東農專時，便在課堂上務實地學習，
畢業後，到濁水溪畔的養雞場，
隱匿學歷，虛心當學徒，赤手空拳在養畜業打天下。
在富裕，飽食的台灣社會，不願投身
牟利、致富的洪流，默默在鄉間勞動，奉獻所學。
他——劉慶修，在詩人吳晟的筆下，平凡卻有著山上孩子素來的，
勤勉、敦厚、踏實工作者的形象。

就

讀屏東農專期間，我雖然和你一樣，
學的是畜牧，卻不務正業，大部份時
間耽溺在追求文學的美夢，時常熬夜
編校刊、辦校報，與少數愛好文學的友人高談
闊論，並寫些虛幻浮淺的文章，自認不同流
俗，經常不去上課，也很少參與班級活動，因
此少與班上同學有所來往。唯一的例外便是
你。

為什麼在眾多畜牧科同班同學之中，唯獨你
與我情誼特別深厚，至今仍保持密切連繫；我
想，除了機緣，必然還有很多微妙的個性品質
相互吸引吧！

最先的機緣是我們初赴屏東入學之時，租住
在學校附近同一棟學生宿舍，那一棟宿舍有將
近 10 個房間，我自己住一間，你和高中同學
阿輝住一間。說不出什麼明顯的原因，在同棟
宿舍裏，我們 3 個人自然而然過從親密、特別
投緣。

我在中學時代因為課業不順遂，耽誤了 2
年。你雖然與我同班，卻小我 2、3 歲，而我
生性易耽於空思夢想、不切實際；你則凡事很
有規律秩序，腳踏實地、勤勉學習。因此，無
論是課業上或日常生活中，你反而有如大哥般
照顧我、寬待我的疏懶，對我甚多協助。

山頂囡仔

甚至寒暑假來我家作客，正逢稻田插秧期，
因欠缺人手，你和阿輝不顧霜寒或烈日，義不
容辭陪我下田插秧苗。母親經常記掛於心，並
常提起：「這兩個山頂囡仔，真正感心」。

你和阿輝都是來自南投山區，母親就以山頂
囡仔稱呼你們，那是飽含著無比贊許的稱謂。
因為母親認為，在山區長大的孩子，本性特別
純厚、樸實而勤勞。

農專畢業前夕，禽畜飼養科的實習老師，帶
我們去參觀多處較具規模的養豬場、養牛場。
記得有一回，我是那般地充滿憧憬向你表示：
希望日後也能經營畜牧場。然而，我僅只於夢
想一大片草原是多麼美麗浪漫，卻從不認真學
習實務。

返鄉教書後，我兼營了一陣子的養豬和養
魚，因管理不善，又遇上不景氣，以致虧損不
少。同時，我真正體認到，經營小型畜牧業，
繁雜工作很多，是多麼艱苦，並不如想像中的
如何有「情調」。最苦的是，任何情況下，沒
有一日可以休假，我因實在吃不了苦而作罷。

我們全班同學，包括兩位女生在內，畢業
後，大多數都和我一樣尋找較安逸清閒的教書

為避免近親交配，
公羊都是自國外購進
或與其他養羊戶交換。
母羊懷孕期是5個月，
通常一次生產2隻。
生產前的2個月，
就必須停止擠乳，
讓小羊吸收營養。



工作。少數則設法進入農業研究機構。真正學以致用、親身從事本行本業的全班數十個同學，屈指細算就只有你一人。

當學徒的讀書人

你服完兵役後，找到的第一個工作場所，是在二水鄉濁水溪畔附近一家養雞場，距離我家騎腳踏車大約40分鐘。我選了個假日去看你，你正在費力地清理雞糞。你悄悄告訴我，要我替你保守身份，逢人問起絕口不提你的高學歷，還屢次叮嚀「天機不可洩」。乍聽你的這番叮囑，心裡頭著實納悶了一陣子。後來，才從你細心的解釋下得知，原先你去應徵時，即抱定當學徒，從頭學起的決心。因此，每回在老闆問及你有否唸過書、識不識字時，你總是含含糊糊的告訴他：「有啦！唸過一些啦！」你的外表本就瘦瘦黑黑、又樸實得毫無讀書人的虛驕樣，老闆便認定你只是小學畢業，而分派給你最粗重的清掃、飼養等一類的工作，而且待遇微薄，你竟也欣然接受了！

老闆告訴我：你的朋友很老實、又很勤快，沒讀多少書沒關係啦！做這一行不必靠大學問，只要肯認真，學上1、2年，一般雞場事務，大概就能熟悉。我看著你苦笑，你也含蓄的笑了笑，誠懇地領首稱是。

因為路近，我去看過你多次。每次去，都遇見你忙得滿身大汗，或在清掃雞舍、搬運雞糞；或在調配飼料；或在替雞隻打針注射。那時你真是心甘情願，毫無怨悔哩！

你在養雞場待了將近一年，因老闆無意中「識破」了你的身份，轉而以「禮遇」的態度對待你。你也覺得已經學得差不多，便轉往其他養豬場、養牛場，連續數年，每到一處，都是從最基礎學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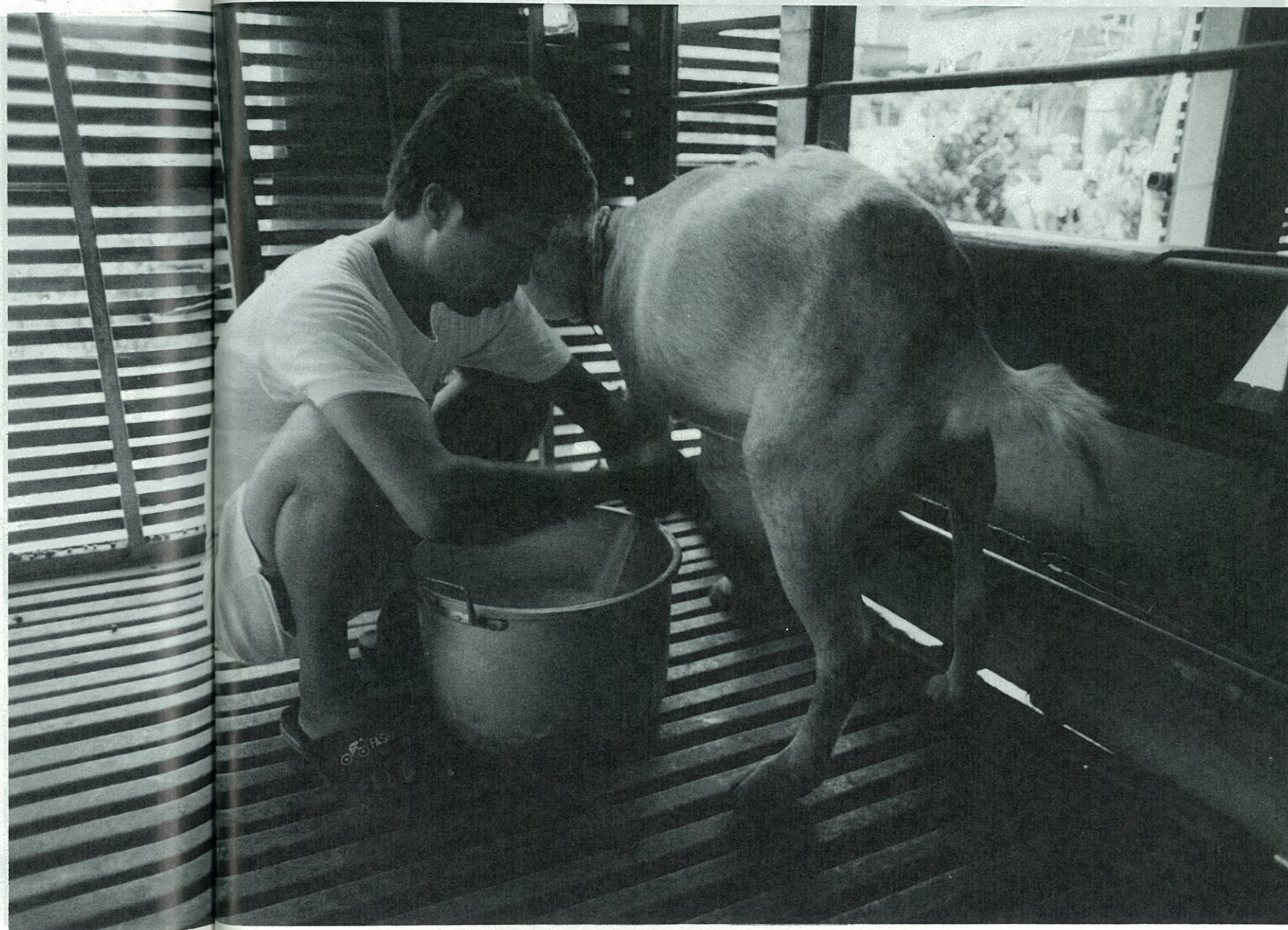
在那樣的年代有我們那樣的學歷，要謀求較輕鬆的職位和工作，其實並不難，有誰願意像你那樣耐住性子，費盡勞力、吃那麼多苦，去充實畜牧知識、換取實際的畜牧經驗呢？

歷經多年苦心學習，有些大資本的畜牧業者，發現你不可多得的紮實才能和忠厚可靠的本性，聘請你負責經營較大規模的畜牧場，從規劃到建設到管理，你總是盡心盡力無暝無日負責到底。待建設完成、飼養管理上了秩序軌道，你便抽身而退、從不居功戀棧，只因你認為該學習的還很多，不願太早固定在一個地方。雲林、台南、屏東、甚而遠至東部，都有由你籌劃、建設完成的頗具規模的畜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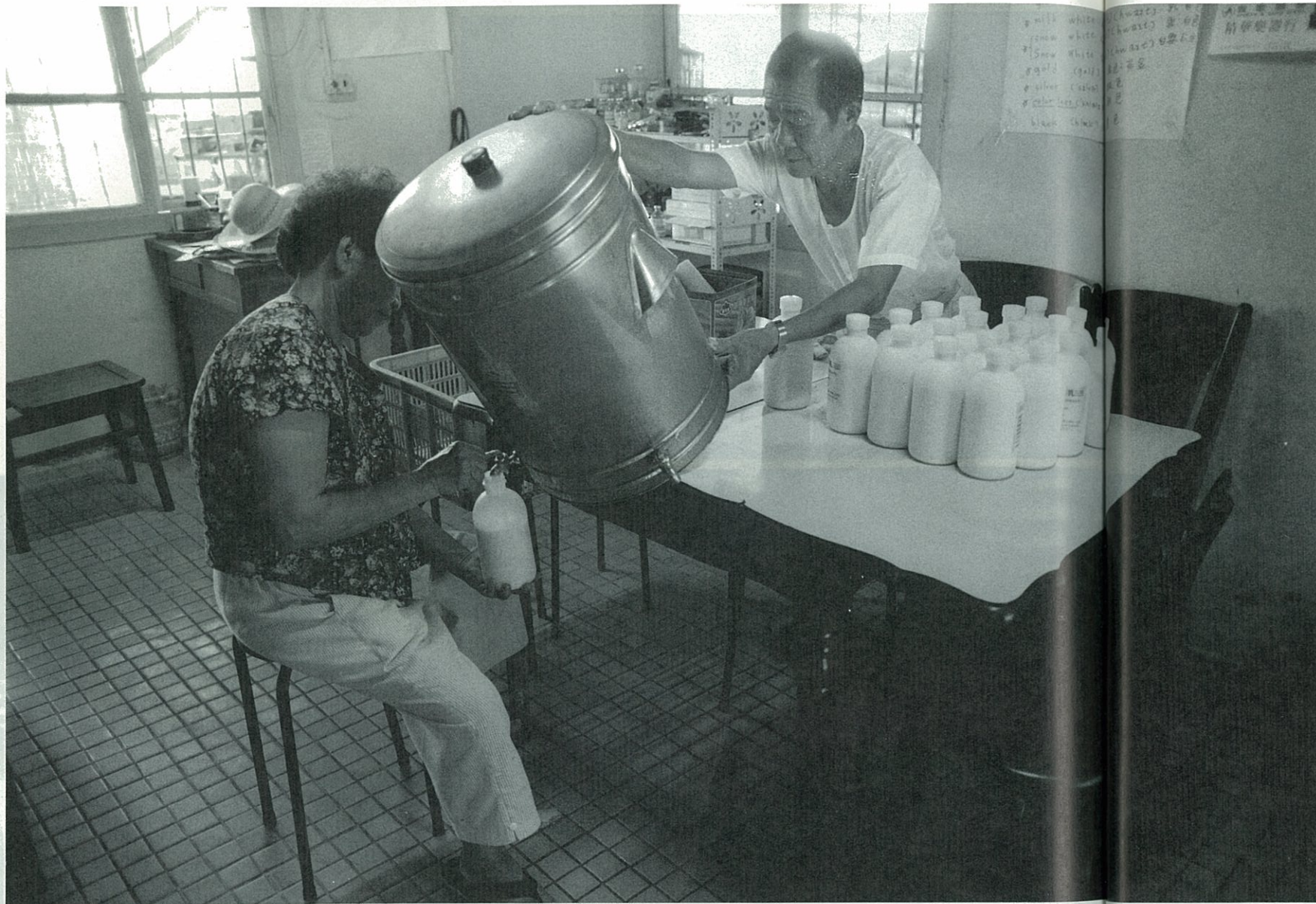
貧人人家的子弟，經營畜牧場

你流浪生涯的最後一站，是在台南新化畜產試驗所。只因為來接你工作的助手，是我們農專的學妹，這位學妹本性和你一樣樸實勤勞，終於從工作崗位上的好幫手，進而成為你終生的賢內助。你因而便在新化定居下來，開始經營自己的畜牧事業。

你空有那樣豐富的經驗，卻因為短缺資金難以施展。你的家境從小便至為窮困，沒有任何恆產，在竹山山區有一間竹筒厝，依靠父母做



羊舍內要保持在
攝氏25°左右，
除氣溫外要注意
通風及污水排放。
還要了解每隻羊的習性。
不同的人擠乳，
乳量會有差異。



一隻羊，平均一天乳量是 1000cc，早、晚，各擠一次。很費時間、人力，晚上擠乳尚得忍受蚊蟲的騷擾。



劉慶修在民國 75 年，全心投入成立台灣省嘉南羊乳運銷合作社。一方面督促飼養戶專業化，提高羊乳品質，另一方面又可減低成本。

台灣目前每年平均消費 3~4 公斤的羊乳，日本，平均每人 30 公斤。歐美，平均每人 100 公斤。在國民所得提高及乳類比肉類有營養的前提下，劉慶修對未來羊乳的消費量保持樂觀。



些零工維持生活。從農專畢業後，你既下定決心再從基礎學起。生性又客氣，從不計較薪資，身為長子，又要協助家庭、扶持弟妹，雖然一直維持著從小培養而來的儉樸習慣，從無任何娛樂，奢侈的花費，卻少有積蓄，只能從小規模的畜牧業做起。

你並不急切、不好高騖遠，而且，你並無任何怨言，只是就你能力範圍之內，實實在在的經營。

從年少至今，相交 20 多年來，經常上課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並時相來往。無論在多麼困厄的情況下，我未嘗聽過你有一項抱怨或牢騷，也未嘗看過你愁眉苦臉、或者發脾氣使性子。始終保持著平和的心情，充滿希望地勤奮工作。這是需要多麼寬厚善良的胸懷，才做得到的自然修養啊！

在各種畜牧業中，你選擇了飼養乳羊。根據你的心得，你認為台灣最適合發展養羊事業，也最適合你。你分析說，畜牧業本就是很有彈性的事業，規模可大可小。「尤其是羊耐熱、疾病少、繁殖力強，羊舍設備比較簡單，佔地又不大，搞副業或專業均可生存」你說，「而且主要飼料是牧草，不必完全依賴昂貴的配合飼料，無需龐大的資金。」

不過，親身從事畜牧業，本就是沒有權利生病、不可以有假日，飼養乳羊更是忙碌。除了日常的飼養管理，每天一大早 3、4 點，便要起來擠乳、高溫處理、冷卻分裝，再挨家挨戶分送，甚至還有不少遠在南投、台中、台南等

外縣市的客戶，你也不辭勞苦，開那麼遠的車子，每星期送兩次。你的生活真可以說是數年如一日，從無一天可以放鬆休息，卻從未聽你說過一聲疲倦。

從 2、30 頭的乳羊開始飼養，逐年增加，而今擴充為數百頭稍具規模的乳羊場，已不只是你要親自經營，你家人也都要投入幫忙。尤其是你堅持供應青飼料為主食，既可節省飼料費，乳質也比較好，因而需要大量的牧草，你便在羊舍附近租了 5、6 分小山坡的旱田，種植牧草，以人力換取資本。

偶有南下機會，順道去看你，看你家人在羊舍愉快地工作，看你父母在烈日下揮汗收割牧草、敦厚樸實的臉上，漾開誠摯的笑意，我的內心真有說不出的感動啊！

推動合作經營的理念

你們那個鄉鎮，除了你家之外，還有數十戶中、小型乳羊業者，但大都欠缺正確的飼養管理方法，甚至不合乎衛生條件，又各自經營得很辛苦，耗費很多人力，利潤卻不多。你依據豐富的專業知識，配合多年的實際體驗，開始尋思：何不聯合經營呢？同時更進一步萌發成立合作社的構想。

你的構想並非僅只於空想，而是可以實現的理想。你利用夜間有限的空暇，孜孜不倦地研究有關合作法規和理論。待你建立了成熟的合作理念，即付之行動，進行籌劃。

每當送羊乳到外縣市，如有餘裕時間，你常



來自竹山的山頂厝仔，
全家戮力經營養羊事業，
穩定的走出每一步，
經過 7 年的辛勞，
如今即將擴大經營規模。

順道送幾瓶來我家，並和我坐坐聊聊，總會向我敘述籌設合作社的進展情況，我也有機會加深不少這方面的認識。

你告訴我我要極力推動成立合作社的原因，是因合作經營有很多好處。由於產銷須專業化，產銷制度健全，生產者可以專心經營，節省很多時間人力，彼此不再有衝突競爭，在和諧的相處中，平日即可相互研究求進步，也可開辦講座，獲取新知，提昇生產品質。生產者既可降低成本，又有合理的利潤保障，消費者則可享有更公平的價格、更優良品質的產品。

不過，多數乳羊業者是農民兼營。而一般農民個性保守，既欠缺畜牧知識，更欠缺合作觀念，要讓他們真正明白成立合作社對大家的好處，費盡唇舌，非常困難。但你花費了經年的時間，很有耐性地連繫、說明，才逐漸取得多數同業的了解與信賴。

你常略帶感慨地說，農業生產本就是硬碰硬、很辛苦，而且沒有暴發致富機會的事業。在目前急功近利的社會風尚影響下，人們從事畜牧業的意願越來越低。同時，自掃門前雪的自私閉塞觀念，大大阻擾了合作社業務的推

展，你認為需要透過長期教育，不斷引導，才能培養真正的合作精神。

你的個性本是沈靜木訥，而不是能言善道、活躍廣交。然則，爲了理想的實現，從苦心說服、費心籌設、四處奔走、多方協調，到正式成立台灣第一家羊乳合作社——「台灣省嘉南羊乳運銷合作社」，並推出現代機械化處理的羊乳產品，數年來經歷的困難和挫折，實無從說起。若不是你有那樣強韌的意志力，和不辭勞苦的奉獻情操，怎能一一克服。

這些年來，我沈溺在消沈頹唐的漩渦中，越陷越深，無力振作。而你，不論整個台灣社會的逸樂傾向多普遍：巧取機詐的手段多盛行，你從來不為所動，從未有過投機取巧的念頭，始終堅守著腳踏實地的生產經營，始終過著勤奮儉樸的生活，並積極推動了台灣第一家羊乳合作社的成立，那是多麼厚實的本性支持著你啊！做為你的好友，每次面對你，我是既敬佩、又羞愧難當啊！

我一直相信，在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尤其是樸實的農業界，像你這樣沈默踏實地勞動的人，必然還有不少。只是你們不善於宣揚自己、不懂得替自己製造聲名；我更相信，真正維繫著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繁榮的主要力量，乃是來自像你這樣默默無聞，卻有為有守、甘於淡薄、不求暴利、不求虛名，實實在在地從事生產的廣大的平凡人啊！

羊糞曬個3、4天後，
可拿來當果樹和茶樹的肥料。
下雨前兆，
要用塑膠布蓋好，
免得流失。



重返台灣的黃順興！

黃順興著「黃順興看大陸」兩巨冊出版！



1985年從台灣深入中國大陸生活和工作後的台灣黨外前輩黃順興，以兩大冊「黃順興看大陸」回到台灣來，告訴您一個台灣黨外老將對大陸的觀察，批評、感受和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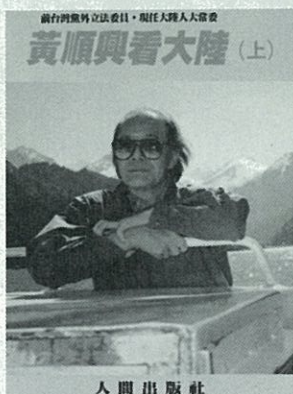
早在1941年和1944年，日本殖民地的兒子，才二十歲上下的黃順興就隻身自身從日本到中國大陸，參加抗日工作，參加中國的農村建設。光復後，黃順興回到台灣，投身於艱難險阻的黨外民主運動，當過黨外縣議員、縣長和立法委員。

1985年，他再次到中國大陸，為了大陸農業和環保工作的建設，他躍足神州五分之四的土地，孜孜不倦地調查、研究和批判。近年來，他出任中共人大台灣代表，對大陸政治社會的積弊放言無忌地撻伐和批評，幾次震動人大會堂，震動了全大陸對民主進程的期望。天安門六月學生民主熱潮中，黃順興也領導了一支示威隊伍，支持了民主。「黃順興看大陸」上下兩冊，是這樣的黃順興艱難嚴肅地走過大陸二十五省，以他一貫的批判的、民主的、民衆的眼睛和立場所做的豐富報告。內容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農業、風土文物、人民和土地……

定價：每冊250元，兩冊500元

劃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91~9號5F
電話：322-2357

蒸餾小品

喜怒哀樂・盡在人間

面對人間種種，心情總是抑揚紛雜，或許喜樂知足，或許激昂悲憤，所有的思緒沸騰後，總會凝結沉靜在心中。

因此，《人間》誠摯地邀請您寫下心頭點滴或生活省思，文長以不超過一百字為原則，請參閱背頁試例，來稿刊登後，即掛號寄贈《人間故事手冊》壹本。

投稿請寄：人間雜誌社發行部張惠雯小姐。請自留副本，未經錄用，恕不退稿。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讀者專線：708-1779

我願意與人間一起關心
我們的文化與精神

人間

喜怒哀樂・盡在人間

●我訂閱：

☐一年(12期)訂期 年 月至 年
☐新訂戶(NT\$1780) ☐續訂戶(NT\$1680)
☐二年(24期)訂期 年 月至 年
☐新訂戶(NT\$3500) ☐續訂戶(NT\$3300)

●請將雜誌寄至：

姓名：_____
電話：(H.) _____ (O.) _____
地址：_____

●我的付款方式：

☐將至郵局劃撥 ☐將寄支票付款(支票抬頭"人間")
☐請派專人來收款(限台北地區)
收款地址：_____

我願意與人間一起關心
我們的文化與精神

人間

喜怒哀樂・盡在人間

●我訂閱：

☐一年(12期)訂期 年 月至 年
☐新訂戶(NT\$1780) ☐續訂戶(NT\$1680)
☐二年(24期)訂期 年 月至 年
☐新訂戶(NT\$3500) ☐續訂戶(NT\$3300)

●請將雜誌寄至：

姓名：_____
電話：(H.) _____ (O.) _____
地址：_____

●我的付款方式：

☐將至郵局劃撥 ☐將寄支票付款(支票抬頭"人間")
☐請派專人來收款(限台北地區)
收款地址：_____

我喜歡人間，也願意邀請親友一
關心人間，關心文化。

我是「人間」的讀者，我想將「人間」推薦給下
友。我可以自貴社的過期雜誌中，任選一期，由
寄給這兩位親友，讓我的親友也能一起關心人間
化。

推薦者：

☐是訂戶(編號：_____) ☐不是訂戶
電話：(H.) _____ (O.) _____
地址：_____

姓名：_____ 希望贈閱第
電話：(H.) _____ (O.) _____
地址：_____

姓名：_____ 希望贈閱第
電話：(H.) _____ (O.) _____
地址：_____

人間

喜怒哀樂・盡在人間

●指定贈閱的期數，若
無存書則由本社代為
安排其他期數。
●本卡有效期限9月30日
止(郵戳為憑)。



福特的秘密

走在台灣任何一條車水馬龍的道路上，
您會發現：福特，不只是高品質汽車的代名詞，
福特，已經成為兩千萬人生活中息息相關的好朋友。

和您一樣，我們始終追求卓越，努力不懈，
或許您還記得：

福特是第一家來台灣設廠的世界級汽車製造商。
在十六年的不斷努力後

今天，我們毫不倖倖地成為台灣汽車市場的贏家。
從產品設計、生產品質、銷售成績到售後服務，
我們的努力，都得到最熱烈的肯定。

但是，卓越、優異、完美、出眾……這些形容詞，
並不會讓我們忘記我們一貫的目標，
您一定同意：成為台灣第一，只不過是更大挑戰的開始。

事實上，福特一路領先的秘密，
就是我們比任何人都關心您。



福特汽車關心您

報導的人間性 人間性的報導

《人間》雜誌是全中國、全世界極少數秉持傳播的「大眾」立場，從弱小者的立場看人、看生命、看自然、看生活的雜誌。《人間》雜誌凝視高成長的飽食社會背後深刻的人間破壞、文化破壞和自然破壞，懷著希望、信念和愛，進行深入的文化批判和體制批判。

《人間》雜誌是中國唯一具有國際水平的報告攝影和報告文學雜誌。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讀者服務專線：708-1779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人間雜誌訂閱單

89-4

訂閱人：☐新訂戶☐續訂戶 電腦編號

訂閱期限：自 年 月 日起 ☐一年 ☐二年

訂閱人：姓名 ☐男 ☐女

電話：(公) (宅)

寄書地址：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拾頭：

地址：

統一編號：

生日： 年 月 日

教育程度：☐①高中 ☐②大專 ☐③研究所以上

職業：☐①軍公教 ☐②自由業 ☐③學生 ☐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 ☐⑥金融業 ☐⑦資訊業 ☐⑧服務業

我是學生訂戶

就讀學校 學生證號碼

科系(所) 年級

贈品：〈人間故事手冊〉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